

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目錄

前言

四庫提要

瞿耀邦批語

清代禁燬書目著錄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著錄

販書偶記著錄

凡例

李清自序

陸廷掄序

魏禧序

一  
一三  
一五  
一五  
一六  
一六  
一七  
二二  
二五  
二九

跋  
南史注  
北史注

一一〇二六  
一一一七四  
三二

南北史合注南史目錄

第一冊上	卷一至卷三	一
第一冊中	卷四至卷六	七一
第一冊下	卷七至卷十	一三三
第二冊上	卷十一至卷十五	二〇九
第二冊下	卷十六至卷廿三	二九一
第三冊上	卷廿四至卷三十一	三七九
第三冊下	卷卅二至卷卅七	四四七
第四冊上	卷卅八至卷四十四	五二三
第四冊下	卷四十五至卷五十二	五九三
第五冊上	卷五十三至卷六十	六六七
第五冊下	卷六十一至卷六十七	七二七

第六冊上  
第六冊下  
第七冊上  
第七冊下

卷六十八至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至卷八十  
佚篇上  
佚篇下

七八七  
八四七  
九二三  
九七三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四册卷四十四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九七七

南史三十八

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為寇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宋書曰蠻斷驛道欲來攻郡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中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

九七八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三秦冠族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

入盧氏

宋書曰年已七十三

九七八盧氏人趙難納之

宋書曰時元景猶未發龐法起率魯方平薛安都諸軍前入

四

一



自脩陽亭出熊耳山。李明進達高門木城，復還盧氏，據險自固。頃之，招盧氏少年進入宜陽荀公谷，以扇動義心。

九七八元景率軍繼進，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為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

宋書曰：法起等入盧氏，度鉄嶺山，次開方口。李明與法起相會。元景大軍次白口。

九七八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

宋書曰：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偽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諸軍鼓譟以陵城。李明、趙難率義徒相繼而進，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士皆殊死戰，弘農人在城內者三千餘人，於北樓豎白旗，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等先登，遂克之。生擒守丞百姓安堵。

<sup>九七八</sup>法起進據潼關。李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

宋書曰宜陽人劉寬糾義徒二千共攻金門。屠之。殺戍主。李買得。買得勇冠戎類。為永昌。拓拔仁。王長史。仁聞其死。若失左右手。

<sup>九七八</sup>李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

<sup>九七八</sup>宋書曰國洛州刺史張是連提率眾二萬。度嶠來救。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待之。

宋書曰李明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趙難領盧氏樂

<sup>九七八</sup>從少年與李明為犄角。

<sup>九七八</sup>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眾無不披靡。

宋書曰元景命將魯元保守函谷關。敵眾既盛。元保率所部

四

二

作函箱陣。多列旗幟。據險而還。會安都諸軍與鹵交戰。鹵見

元保軍山下。以為元景大眾至。於奔退。

九七九  
魏軍大潰。斬張是連捷。

魏青島夷傳作洛州刺史張提。又內入諸姓有是連氏二書。

所稱不知何據。

九七九  
乃悉釋遣之。皆稱萬歲而去。

宋書曰。鹵兵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其為鹵盡力故。皆曰。鹵法後出赤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親見。非敢背華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北指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法起率衆次於潼關。先是。建義將軍華山太守劉槐糾合義兵。攻拔關城。力少不固。頃之。又集衆以應王師。至是亦至。鹵關城戍主婁須望旗奔潰。法起與槐據潼關。鹵蒲城鎮將何難恐。

向長安率衆欲濟河以截軍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射之，鹵退散。閔中諸義徒並鋒起，四山羗胡皆請奮。  
九七九  
時北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令班師。

魏書島夷傳曰：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闕鄉，元景退走。此魏書諱辭。愚按：宋為魏敗，則碣瑛難守，應退；魏為宋敗，則長安可圖。應進，乃沈慶之能矯文帝詔以退，而柳元景不能矯文帝詔以進何也？夫當魏太武敗王玄謨軍，進抵瓜步，宋岌岌矣。魏入宋腹，宋衝魏脇，惟元景攻陝一旅，差強人意耳。且斬將擒守，潼關破而長安取，如迎刃解，奈何因魏師深入，遽詔元景還師，嗟乎！彼岳忠武唾手燕雲，以十二金牌還師者，豈千古孤恨哉！此恨先之矣。

九七九  
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李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

(四)

三

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

宋書曰。除元景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龐季明為定  
蠻長。

<sup>九七九</sup>孝武入討元凶。以為諮議參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  
三軍皆隸焉。

宋書載。元景與朝士書曰。適凶人肆逆。民神崩潰。若無天地。  
南中郎親率義師。剪討元惡。元景不武。忝任行間。勢乘上流。  
衆兼百倍。諸賢奕世忠義。身為國良。皆受過先朝。荷榮日久。  
而拘迫寇庭。莫由申効。相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屈道。廓清  
惟始。企遲面對。展雪宸情。

<sup>九八〇</sup>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東西據險。令軍  
中曰。

宋書曰。凡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

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當倚我之不可勝，豈幸寇之不攻哉？元景營壘未立，為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劬出戰，不許。經日，乃水陸出軍，劬自登朱雀門督戰，賊遂薄壘。劬以元景壘壘未立，可平地決戰，既至，柴柵已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

<sup>九八</sup>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

宋書曰：劬步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騎將常伯與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強，麾下勇士悉遣出戰，左右惟留數人宣傳。

<sup>九八</sup>劬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劬僅以身免。

宋書曰：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劬手斬退者不能禁，奔還宮，僅以身免。陣猶未散，元景復出薄之，乃走，競投死馬澗，澗為之

四

四

滿。

九八。臧質、義宣並反。王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

宋書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以強弱不敵，遣垣護之告元景協力。元景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城，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

九八二。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為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死。

宋書所載，光世南奔始末，已註崔浩傳，不再註。

九八四。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羗胡伎，沂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

稍多。攸之大怒。於是二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返。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

南齊書曰。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尅。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

九八四

帝手詔司徒褚淵甚傷美之。

南齊書載。手詔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復可識。使人惻然。寶國寶也。

九八五

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武帝。穎胄從之。

梁書載。忱言曰。朝廷狂悖。日怒莫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獨不見蕭令君手。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竟為羣邪所陷。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踵及。且雍州士銳。

(四)

五



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

九九三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不守，何面目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

三國典略載：仲禮族兄暉謂仲禮曰：「天下事勢如此，何不自取富貴？」仲禮曰：「若為取之？」暉曰：「己當堅壁不戰，使賊平臺城。」因天子徐而縱之，既破景後，復扶天子令諸侯，仲禮從之，恐亦疾甚之辭。

九九三仲禮入城，並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

資治通鑑曰：又見其父津，津慟哭曰：「汝非吾子，何勞相見。」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南史三十九

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浹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朝廷，非惟匡主靜亂，乃可垂名竹帛。

宋書曰：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酬譬，并陳兵甲精強，主上欲委以前驅。

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眾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亮

(四)

六



并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

宋書曰二年正月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劬率甯朔將軍呂安國西討山陽王休祐為諸軍總統三月又遣甯朔將軍劉懷珍等馬步三軍助劬討琖琖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東據宛塘劬率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琖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士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惟不使統督二軍劬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既而劬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四月乃出軍攻劬順幢主樊僧整與臺馬軍主殺僧愛交稍僧整刺僧愛殺之僧愛勇冠三軍軍中俱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閔率軍來會初叔寶本謂臺軍住歷陽不辦進順等惟齎一月糧既與劬相持久軍食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劬軍副呂安國曰劉順

(四)

七

精兵八千。我軍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強弱勢殊。苟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將盡。我食有餘。若叔寶米至。非惟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惟從間道襲其米車。出其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勦然之。乃以瘦弱守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必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陣。叔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等相遇。仲懷部曲皆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即便前戰。回所領並淮南楚子。天下精兵。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

即復夜往。焚米車，驅牛二千餘頭還。順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勳方執而進，叔寶嬰城自守。勳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琰書曰：「今大軍長驅，日造城下，勢孤援絕。若閉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齎膾，妻息并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耶？」幸自思之言如皎月。上又遣王道隆齎手詔宥琰罪。勳亦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一。復嬰城固守。六月，勳築長圍始合。常珍奇遣周當、垣式寶等率數百人送仗與琰。式寶驍勇絕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領開門掩襲勳，入其營。勳逃免。式寶得勳衣帽而去。勳於是豎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塹。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頽落，既傷將士，又使人情沮懷，不如先自毀之。」勳從其言。又用草茅苞土，擲者如雲。城內以

(四)

八

火箭射之。草未及燃，覆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勦乃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八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勦因此又與琰書有云：「若命足下髮膚不全，兒姪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琰猶不決。及尋陽已平，叔寶閉絕。子勦敗聞，傳者殺之。時琰子邈繫建康。太宗送邈與琰，說南賊已平。叔寶等猶疑守備方固。時南賊降者，並送琰城下，與城內交言，由是人情沮喪。

一〇二  
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罪，勦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

宋書曰：晉熙太守闔湛之據郡同逆。沈靈寵自廬江攻之。湛

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偽敗。棄軍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遁。

劉劬

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位並郡守。

南齊書曰。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為三里。以別宋氏帝族。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

宋書曰。鹵汝陽司馬趙懷仁率步騎五百寇武津縣。劬遣龍驤將軍曲元德進討。鹵衆驚散。又斬鹵於都公闕于。拔於汝陽臺東。獲車一千三百乘。斬一百五十級。鹵復攻義陽。劬使司徒參軍孫臺瓘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帝以其書示劬。劬言元友稱鹵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為鹵自去冬。臨藉王土。盤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鹵。臣竊尋元嘉以來。愴

(四)

九



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從未信納，皆貽後悔。界上之人，惟視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為河畔所弊。上納之，元友議遂寢。遵自隨着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不追隨，一時不會遇。

梁書曰：酒闌耳熟，言志賦詩，校覆賢，摧揚文史。

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梁書曰：吾昨欲為誌銘，并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掄。

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為銘為集，何益既往，故痛惜不能自己。

一〇九 俊弟繪字士章，愷弟也。初為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為不亡也。及豫章王嶷鎮江陵，繪為鎮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禮。時琅邪王詡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

南齊書曰：父勔門多賓客，使與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爾後若東帶臨朝，可與賓客言矣。

一〇九 後歷位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胤撰修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南齊書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與此稍異。

(四)

十

一〇九  
隆昌中，兄浚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即位，為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暉為湘州，以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寶暉妃，浚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啟聞。寶暉以為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

南齊書曰：持喪墓下三年，食粗糲。

一〇一〇  
劉孝綽本名冉，梁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臺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轉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梁書曰：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

一〇一一  
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

遺事曰：到彥之初，擔糞自給。洽一日問孝綽：吾欲買東鄰地，蓋宅而其主難之，若何？綽曰：但多輦糞，其傍以苦之。洽怒甚，遂因事以劾綽。

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sup>使</sup>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

梁書曰：世祖出為荊州，嘗與孝綽書，有曰：心乎愛之，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如夢想溫玉，饑渴明珠，雖愧下隨，猶為好事。歷代吟譜曰：孝綽閉門不出，為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門罷慶弔，高卧謝公卿。妹令嫺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

蘭摘復生。

帝以<sup>一〇三</sup>孝綽工詩，即日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

梁書載其謝表曰：臣生未踈忤，與物多忤，兼逢慝怨之友，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菲。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寃，災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其密網，還同士伍，生死骨肉，豈侔其施。况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置，復齒盛流，徒成延獎，終無効答。又啟謝太子有云：一吠所噬，旨酒質其甘酸，一手所搖，佳樹變其生死。

四)

十一

瑱字士温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為當世所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世第一。

宋有蔡鉄善卜。梁有陳冕善相。丁覘善書。張僧繇善畫。僧繇另見後。梁有何山善射。陳有智永僧善書。皆採補藝術諸宮舊事。曰蔡鉄善卜。為南郡王義宣府史。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納函中。命鉄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狀之。曰。白色之鼠。背明。戶弯。弧射之。絕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腹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鉄言。賜萬錢。三國典畧曰。陳冕不知何許人。為梁宜豐侯脩參軍。善相人。簡文為皇太子。脩因法會將冕自隨。因問太子有天下否。冕曰。太子九州骨成。必踐帝位。然地部過苦。非但王畿蹙侵。兼恐不得善終。後皆如言。顏之推家訓曰。丁覘洪亭人。頗書屬文。兼工草隸。孝元先在荊州。書記皆委之。然為

軍府所輕，耻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獨之推愛，其手跡常所寶持。孝元常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祭酒蕭子雲。問曰：君王比賜詩翰，及所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何以畧無聲問？編以覘對。子雲歎曰：此子後生無比，乃不為世所稱，亦云奇矣。於是聞者稍復刮目。仕至尚書儀曹郎，未為晉安王方智侍讀。隨王東下，及西台陷沒，簡牘湮散，尋卒於揚州。前輕覘者，後思其一紙不可得。太平御覽曰：何山不知何許人，有鳥巢於庭樹，梁宣帝惡之，謂山曰：射中賜一車穀，其鳥雛並棲枝上。山曰：脫一矢中兩，請賜兩。臣無車牛，願官為送。帝許之。於是射之，中其二項。帝甚悅，即令載穀送之。法書要錄尚書故實及書斷曰：智永不知何許人，永書遠祖王羲之，歷紀專精，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大竹簾簾受一石餘，而五簾皆滿。或云有秃筆頭十

(四)

士

甕皆數千人來覓書。并請題額者。所居戶限為穿。乃用鉄葉裹之鉄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時丁峴亦善隸書。時丁謂直水草云。本寺又有僧智果。會稽人。隋煬帝甚喜其書。銘右甚瘦健。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果。唐世褚遂良善書。嘗問虞世南曰。我如何。永師。世南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官豈能如是。其見重可知矣。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

南史四十

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与休之北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

宋書曰宗之善於撫御士民皆為盡力衛送出境。

魯爽一〇二〇小字女生少有武藝弟秀封廣陵侯及太武北还与爽俱來奔。

宋書索鹵傳曰天祚為鹵主拓拔燾所愛天祚因其沉醉偽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罰群鹵莫敢問因得逃歸又載爽与南平王鑠書曰爽秀得罪本朝負譽三世生長絕域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属東日如痿人思步盲者望明萬霍咫尺江河非遥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

孝武即位以為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

(四)

十三



宋書曰：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亦欲賞其勇力，情契甚至。

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為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板為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為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克捷。

愚按：安都破魏兵事已入柳元景傳，故此傳翻覺寂寥。

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為前鋒，直入殿庭，以功封南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白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

宋書曰：安都至朱雀航，橫矛護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殺君主，何忍事之？

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

宋書爽傳曰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安都刺爽倒馬左

右范雙斬首傳送京都。

時王玄謨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為支軍義宣

遣將劉謨之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眾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其

陣右橫擊陷之臧遂大潰。

宋書曰臧馬軍發蕪湖欲來會戰望安都騎其盛隱山不敢

出賊陣東南猶堅安都橫擊陷之。

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華眾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奏啟事

請明帝歸款。

宋書載荅曰臣庸隸荒萌過蒙孝武殊恩犬馬有心實感恩

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有

歸群迷致屬輒率所部伏聽湯鑊。

(四)

十四

沈攸之一〇三之難，齊高帝入朝堂，豫章王疑代守東府，使深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袁粲據石頭。

資治通鑑曰：蕭道成聞袁粲欲圖己，遣淵同軍主蘇烈、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淵固辭，道成強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此？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今欲与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努力無多言。」

深驚起，率軍赴難。高帝即位，除淮陰太守。

資治通鑑曰：王蘊向石頭，期南門時，暗夜，淵據門射殺之。  
孝武起義初，琬為南海太守。

宋書曰：率眾伐蕭簡于廣州，攻圍踰年，乃克。  
以弟瓊占城，質同逆，遠徙，仍停廣州，久之得還。

宋書曰琬弟環亦坐誅琬在遠又有功免死遠徙。

二四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

宋書又載琬言曰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与群公卿士廢昏立明遂稱子勛教即日戒嚴。

二四景和元年冬子勛戎服出聽事宣旨欲舉兵四坐未答。

宋書載旨曰少主昏悖願命諸臣皆戮駈逼王公幽辱太后。京師諸王並見囚逼身義兼家國豈可坐視橫流今便舉九江之眾馳檄近遠以謀王室於諸君何如。

二四錄事參軍陶亮曰請効死前駈。

宋書載亮言曰少主昏狂醜毒已積鄙州士子世習忠節况會屬千載請効死前駈。

二四眾並奉旨

宋書曰初廢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張悅下至盆口琬稱  
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加征國將軍加琬  
冠軍將軍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率五百人出  
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  
十日內得甲士五千出頓大雷于兩岸築壘使記室參軍荀  
道林作檄文馳告遠近。

一〇二五  
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

宋書曰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至  
鵲頭聞尋陽兵起停住白太宗進止之宜上以子勛起兵本  
在幼主不欲先彰同異勅命進道信未報琬遣數百人劫迎

一〇二五  
子元于鵲頭。

一〇二五  
琬乃建牙于桑尾傳檄建鄴。

宋書載檄曰陽六數艱二凶縱禍宗王俛首姑息逆朝孝武

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袂我首親戮鯨鯢九服還輝兩  
儀更造而穹昊不惠棄離萬國嗣主荒淫孤以不才任居藩  
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故招徒楚郢飛檄京甸志遵前典黜  
幽陟明庶七廟復安海昏有紹豈圖宋未悔禍殺亂奄臻遂  
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反道効尤蔑我皇德于我昭穆寡我兄  
弟覆漢祚誣罔天人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  
饗昔隆周馳徹晉鄭是依盛漢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屬猶  
或忘軀况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號感一隅心與事痛是用  
飲血社金誓復宗祀。

二〇六

明帝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

宋書曰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雜  
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同賜  
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

四

十六

二萬雜穀一千三百斛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內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

一〇六胡因要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略。

宋書曰薛常寶等糧盡告胡求援胡率步卒一萬以布囊運米來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得入沈攸之率眾軍攻之策馬陷陣回還為追騎所刺武保救之得免殊死戰胡軍大敗捨糧棄甲緣山步走乘勝追之胡被創僅得還營常寶等俱用城突圍走攸之等拔赭圻斬其甯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陳紹宗單舸奔鵲尾。

一〇六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眾強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武檻選用將帥以下。

資治通鑑曰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  
玃進袁顛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  
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克。

宋書曰劉胡率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既而謂長  
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鬥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  
水戰在一舸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関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  
萬全計乃託疾住鵲頭不進。

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奮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

宋書載胡謂顛曰興世營若已立不可卒攻昨日小戰未見  
為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逼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軍  
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顛怒胡不戰謂曰糧運梗  
塞如之何胡曰彼尚得溯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  
越彼而下耶。



一〇三七  
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為錢溪所破。

宋書曰資實覆沒都盡燒米三十萬斛胡衆駭懼誑顛曰更率步兵二萬上取興世兼下大雷命顛悉渡馬配之。

一〇三七  
顛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

宋書曰胡率數百艘二萬人向尋陽詐報子勛曰顛降軍已散惟已率所領獨反宜速處分一戰當停據益城誓死不二。乃於江外夜走沔口。

一〇三七  
琬至謀斬晋安王封府庫以謝罪。

宋書曰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急矣計安出琬曰正當斬晋安王封府謝罪耳。

一〇三七  
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即斬琬。

宋書曰時中護軍劉順在坐驚起抱悅左右欲殺之悅頷曰無閑護軍乃止。

<sup>一〇六</sup>孝武即位，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

宋書曰：越率軍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岷，分遣偏將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五百拒戰，大破之。斬二將，爽平。又率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  
<sup>一〇九</sup>坐免官繫尚方，尋赦宥。

愚按：越逼略義宣子女，此一事便足死，不待黨於昏暴也。孝武宥之，何故？豈取同醜自慙耶？

<sup>一〇三</sup>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

宋書曰：黟歙二邑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王子尚遣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伐，再往皆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邑，誘說群賊，賊即日降。

<sup>一〇三</sup>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

四

六

宋書孔顓傳曰喜敬真及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等至國山縣界遇東軍于虎檻村擊大破之自國山至吳城去義興十五里子勛劉朔將軍劉延熙遣楊玄孫矯之沈靈秀黃泰四軍拒喜喜等兵力甚弱衆憂勢懸交戰盡日臨陣斬玄矯之秦餘衆一時奔走因進義興南郭外延熙屯軍南射堂喜遣步騎擊之即退還水北乃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与之相持庾業于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餘人器甲甚盛與延熙遙相犄角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太宗每遣軍輒多所求須不時上道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胆力性又簡率資給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東征時庾業兵盛農夫于延陵出長塘雖云千兵至者裁四百未至數十里遣人參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率廣武將軍高尚之永興令徐崇之馳往攻之因其城壘未立農夫

親持刀楯赴城入陣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戰皆著犀皮鎧執短兵。本應就佃夫向晉陵未發會農夫須人分配之。及戰每先登東人並畏憚。又怪其形飾殊異。舊傳狼獾食人每見之輒奔走。農夫收其船杖。与高志之進義興。援吳喜。十月一日喜乃渡水攻郡。分兵擊諸壘柵。農夫雖至。眾力尚少。喜乃与數騎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諸營一時奔散。惟龍驤將軍孔叡一柵未拔。喜以殺傷者多。乃用圍緩之。其夜庾業孔叡相率奔走。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斬首傳京邑。喜軍至義鄉子。勛輔國將軍車騎司馬孔璪屯吳興南岸。太守王曇生詣璪計事。会信还云。臺軍已近。璪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惟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為人擒。左右聞之各散走。璪与曇生焚倉庫。東奔錢塘。喜至吳興倉廩遇。

雨不燃，無所損失。分遣軍主沈思仁、吳係公追躡操等。陸攸之、任農夫自東還，進向吳郡臺。遣軍主張靈符即晉陵。其月四日，孫雲、譙陳景遠一時奔潰。諸軍至晉陵，袁標棄郡東走。晉陵既平，吳中震動。吳興軍又將至，顧琛与子寶素携其老母泛舟奔会稽。海盐令王孚邀討之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吳喜、沈全、景文、沈懷明与劉亮、孫超之、壽寂之等東平会稽。其月九日，喜等至錢塘。錢塘令顧昱及孔操、王曇生等奔渡江東。喜乃進軍柳浦。諸暨令傅琰將家歸。喜遣鎮北將軍沈思仁、强弩將軍任農夫、南臺御史阮佃夫等率軍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砦。農夫等攻破之，乘風舉帆直趨定山，破其大帥孫会之于陣，斬首自定山進向魚浦。戍主孔叡率千餘人據壘拒戰。佃夫使隊主闕法炬射殺樓上弩手，叡衆驚駭。思仁縱兵攻之，斬其軍主孔奴。於是敗散。其月十九日，喜使

劉亮由益官海渡，直指同浦，壽寂之濟自魚浦，邪趣永興，喜自柳浦渡趣西陵。西陵諸軍皆散潰，斬庾業，頌法直、吳恭傳首京都。初，子勛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塘詣喜，歸誠及孔顛，自合稽走，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二十一日，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入自北門，囚綏，付作部，其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于別署，縱兵大掠，庫空空盡。

<sup>一〇三</sup>及上有疾，為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

宋書曰：喜既死，上与劉劭等書，歷數其罪，有曰：將之為用，譬如解藥，當人羸冷，資散所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朕非忘喜功勢不獲已耳。

宋書曰：鹵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當。

<sup>一〇三</sup>明帝泰始中為將，在壽陽間，与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南史四十一

太子一〇四〇不悅學唯曼遊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為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為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為上以為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即本號為大將軍給油絡車

南齊書曰明帝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遙光計盡參議當以次施行

一〇四一遙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

南齊書載垣歷生棄稍降虎不知南史何以改作被擒若果被擒又言之侃侃遙光何以殺歷生兒當從齊書

一〇四一遙光舉事四日而敗舉事之夕月蝕識者以月為大臣蝕而既必滅之道

梁元帝金樓子曰遙光將敗都不識人孫樂祖曹樹生心腹

四

廿一



委任。乃問樂祖是誰。樹生曰：是樂祖。復問卿是誰。樹生以名  
答。時諸名士皆在側。見其不識人。沈昭畧、昭光等一時皆去。  
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  
右不忍視，其見思如此。

南齊書曰：詔斂葬遙光屍原。其諸子又齊書五行志曰：初永  
元二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流娶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  
相憩，跛不得起。誤殺老婁子，千里流者江柘也。東城跛脚  
遙光也。遙光夜舉事，垣歷生著烏皮袴往來之。老婁子，孝字  
之象。徐孝詞也。

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濂、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誅。  
南齊書曰：端，河內人。為遙光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否。  
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臺。徐世標殺之。  
渢另見。或問於余曰：遙光與馮異子，予曰：同。馮已成之遙光。

遙光未成之焉。如遙光亦幸而成，其不以焉。子若孫為道成。  
子若孫而盡歸屠剪者幾希，何也？皆焉教故。賊遙光即賊焉。  
一〇四

南齊書曰：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事，獨暉粗好文章。

一〇四  
霄城公寶宏皆遇害。

愚按：是時蕭衍將篡，故忌而殺之。本史何得云反？云伏誅，若

一〇六  
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諡曰忠侯。

南齊書載景先遺言曰：自省必無起理。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為作啟事，上謝至尊，以兒穀等素閱訓範，未有所識。傾累聖明，自丁荼毒，妓妾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解事。可以明月佛女、桂兒、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艷華奉東宮。所賜宅曠大，須喪服竟，可輸還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分

(四)

廿二

卹。

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

史糾曰。此傳大概與南齊書同。而微有異者。齊書所云。斬山陽。則劉懷慶。劉熙煜。蕭文炤。孫未陳秀。南史則有席闡文一人。齊書云。山陽至州。單衣白服。將左右數十人。南史則云。將步騎數百人。若屬小節。不足深論。若闡文。創辭首義。一史屢載。一書全削。傳信傳疑。後人何從。愚按南齊一書。梁武詔付秘閣。改其紕繆。當從之。南史皆附會也。

梁天監元年

追封巴東郡公。

梁武帝集載詔書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懷遠人。彌與事篤。穎胃締構。義始契闊。屯夷裁形。心事朕膺。天改物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追封云云。

一〇四九  
及受禪贈穎孚右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

梁書曰隸穎達啟乞留一軍稅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彈有曰  
陛下弘惜勲良每為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請勉所居  
以候還第詔原之。

一〇五一  
鬱林即位深委信謀謀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謀還乃安轉  
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救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謀回附明  
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曲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

一〇五二  
南齊書曰明帝有所匡諫惟遣謀及蕭坦之遙進乃得聞達。  
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救呼謀其見信如此。

或問王晏蕭坦之與謀同事同志何獨列謀賊臣予曰以鬱  
林呼謀定之負心哉此賊也。

一〇五二  
季敞粗猛無行在政貪穢謀輒掩之少日果為西江都護周世雄  
所襲軍敗奔山中為蛭所嚙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為村人所

(四)

廿三

斬論者以為有天道。

孟誕誅本宜另傳以其皆坐謀死故仍南史不改。  
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  
我其不敢言。

觀上文坦之力也四字去賊臣謀一間耳獨不伐功不蹈非  
故差之妙哉鬱林之假手東昏也。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二

會魏軍動，詔以疑為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劍二十人。

南齊書曰：鹵寇司豫二州，又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隨，鄧衆以為夏疑曰：鹵入春夏非動衆時，今豫司疆守過其津要，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南也。疑以荊州隣接蠻，蚤慮其生心，令鎮內皆緩服。既而鹵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

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

南齊書載：疑啓曰：臣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視此根體，常恐命不勝恩。比心欲從俗，解今職，但恐厝辭為鄙，或貽物誚，而又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副之重，實

(四)

廿四

非常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何以當此。若天假臣年。得預人位。惟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顏。此臣之願也。服之不哀。猶為身災。况寵爵乎。誓以命請。帝不從。又載永明二年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藩。晉之文獻。秩殊常叙。况乃地侔前准。勳兼往式。雖天倫有本。而因事增情。宜廣田邑。用伸恩禮。可增封四千戶。

一〇六二  
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為辦。無乖格制。

一〇六三  
南齊書又曰。臣五十之年。為玩幾時。亦復不能以理內自制。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

冊府元龜曰。太子不知臣有此屋。正以東宮無而臣自處之。體不宜爾。陛下若不照體。臣心便當永棄不脩。南齊書曰。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具上簡。巨細所資。皆

是公潤未知將來罷州後或當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疾之餘顧影單回無事蓄聚惟逐手為樂耳。  
百六五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

南齊書載疑啓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術官泉開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蔭無幾願陛下審賢與善極壽蒼旻強德納和為億兆御臣命違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

百六五詔斂以袞冕之服温明秘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

南齊書載竟陵王子良啓上曰臣聞春秋稱王母弟者尊其所重也。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袞章之典廢而不傳實由人缺其位非禮虧者故大司馬豫章王疑協贊皇基經綸伯業

(四)

廿五



功業高顯。清譽憲彰。富貴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斯美。况與陛下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覩貌。而天心不歡。見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身。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動天地。慟驚鬼神。乃至徹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顏。誰不悲悚。既有若斯大德。而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為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詔曰。宜加茂典。以協徽猷。

一〇六六  
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帝便歔欬流涕。

南齊書曰。諸王邸不得起樓臨瞰宮掖。上後登景陽。望見樓悲感。乃敕毀之。

一〇六七  
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為文。

南齊書載藹與子良牋曰。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浸遠墮。

稱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藻，豈伊彫篆之無沫。故文獻王業茂，惟賢功高，則哲下官，輒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壠首。昔子香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况道尊前往，惠積聯綿者哉。又與右率沈約書曰：故文獻王獨秀生民，無得而稱。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永惟道蔭，日月就遠，緬懷遺烈，觸目崩心。又曰：斯文之任，歷選惟疑，必待文蔚嗣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

一〇六八  
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於後。降封新淦侯。

愚謂齊明篡本非正統，梁武宜封高武後為巴陵王，如宋汝會王例。若明帝之後降侯可也。如此方不倒置。

一〇六八  
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帝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

南齊書曰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隽共謀少緩其事須臾帝覺景略啓子恪已至與此稍不同然南齊書叙次井井當從齊書。

一〇七。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

愚按梁武既云有天命者害不能得又云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國祚例不靈長何以先殺齊明諸子又再弑巴陵王蓋緣高武諸兒既盡為明帝所害則子恪等皆仇於明帝者故不殺觀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卿家二語可見餘皆飾辭也。

一〇七一王爰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

獨異志曰周興嗣為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

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卒。開視之心。如掬燥泥。此又云子範。豈有兩千字文耶。

<sup>一〇七四</sup>子雲字景喬。弱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十卷。表奏之。詔付秘閣。

顏氏家訓曰。子雲自歎曰。吾著晉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惟以筆迹名。亦異事也。

<sup>一〇七五</sup>子雲乃傳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

唐國史補曰。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尚存。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玩之。名蕭齋。

<sup>一〇七六</sup>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欲。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愚按南齊豫章北魏彭城。其賢可雁行。然皆有後。於凶虐屠

(四)

廿七

剪後，可為南北兩快事。雖然豫章後彬彬矣。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南史四十三

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

南齊書曰：使兼祠官於太廟，遣兵於廟中收之。

初，鏗一〇九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

弘景內傳載：弘景嘗題桐葉作詩，遺鏗曰：願為雙白羽，常拂

學前塵。

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身無罪，後三年當

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

內傳多秘不出，作相執悲泣。

(四)

廿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南史四十四

宋元嘉中，<sup>二。</sup>嘉中，<sup>一。</sup>凡事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阼，使督逋切調，相望載於道。子良陳之，請息其弊。欽定南史無上兩句，疑係衍文。

南齊載子良所陳曰：前臺使督逋切調，相望載於道。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鉞槩徵具，顧盼左右，叱咤自專。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疆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橋，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

(四)

廿九



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飲。即許附申救格。明日禮輕貨薄。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筆捷肆請。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狃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托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申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臣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遠外鎮宰。明下條流。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奏。徒相疑憤。反更淹懈。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實為不少。兼折姦竊。遠近暫安。

二二  
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

南齊書載子良表曰。京尹雖居都邑。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紫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過古塘。非惟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遣官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者。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過。

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

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

南齊書曰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殖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禔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漢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駁為盜耳臣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積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得恩前答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

(四)

卅

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徭役。且部曹檢核誠存精密。今史奸黠鮮不容情。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詳而復取。於事未遲。明詔深於獄圖。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為峻察。負罪離堡。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夏之氣。足感天和。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為遠矣。何得不愛民。緩政。湘區與密。變寇熾疆。如開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復絕。一陸。實惟荒服。置之度外。不足絰言。今懸軍遠伐。經塗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臣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己。更俟後會。詔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啓曰。比天嘗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啗穀價。

雖和比室饑、嫌、縑、繡、雖賤、駢門、駢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與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哀剋、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惟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民特尤貧、連年失稔、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哀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庵、不違涼暑、扶准聚落、靡有生向。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並奈其重費、許以賈街。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唇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貨載。夫獄訟惟平、書

(四)

卅一

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誓，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俱非先王立理之本。

二。三  
武帝射雉，子良啓諫。

南齊書載子良諫曰：登輦亟動，陵犯風烟，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權，忽至重之誠。頃郭郭以外，科禁嚴重。日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冊府元龜曰：今馳騫外野，交侍踈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此愚臣所震迫。况狡鹵玩威，甫獲欵闕。二漢全富，猶加欵待。如聞使臣，頗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例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殿。今既反命，宜賜優禮。

二。三  
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邢顗，上書諫射雉。武帝為止。久之，顗竟被誅。永明末，帝復將射雉，子良復諫。

南齊書載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當射雉。伏度陛下信心明。

照傾金寶於禪靈，得使禽魚養命，江澤豈惟國慶，民權乃以  
翱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此無異。一損  
福業，道悔便難。

<sup>二〇三</sup>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

本史曰：子良、做進沙門，誦經殿戶前，帝為感，夢見優曇花子。  
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插御床四角。

<sup>二〇六</sup>時胡松領軍，左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

南齊書載，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胃入  
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  
足得也。

<sup>二〇六</sup>吏於麝膳中得其事迹，昭胃兄弟與同黨皆遇害。

原文作伏誅，今改之。

<sup>二〇八</sup>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教，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念殷

(四)

卅二

景繁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脩之王賢宗魏景淵等俱入於禁臺  
下併斬之。

南齊書曰子響詰問之寅等無言脩之曰既降敕旨正應方  
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

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畧棄之江流。

南齊書曰子響始命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二千人  
從靈溪西渡克明旦与臺軍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  
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明日凶黨与臺軍戰子響又  
臺上放弩。

愚按南齊書所言與南史不同當從南史。

子響及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臺城縊之。

南齊書曰子響部下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出降詔賜死蓋  
蕭子顯著書梁世故為武帝父順之諱也。

伏願二九一下天矜，使得旋窆餘麓，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為魚復侯。

齊書又曰：臣提携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條，歸體璇萼，循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布此悲乞。

豫章王喪服未畢，帝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

南齊書載：子懋常謂仗世祖敕之曰：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為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悉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當優量覓送。

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涓陽翻成梟獍。

南齊書載：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與此不同。

和帝即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愚按：寶源以中興二年薨，恐非令終，疑與寶脩等三人皆為梁武所害，北史遺之耳。

(四)

世三上



<sup>一一三二</sup>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鄴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愚按寶寅載寶寅謀反奔魏。不奔則死。何云反。今削之。若他日負魏而反。乃為真反。

<sup>一一三二</sup>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愚按文惠太子諸子盡為明帝所殺。今明帝諸子又皆以宣德太后令誅。宣德文惠妃也。雖蕭衍所假。亦見天道之巧。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四冊上

卷卅八至卷四十四

本冊編集者

蘭谿

金初昇

全書統纂者

鄂山

徐靜波

四)

卅三下

明興化李 清映碧著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四册(下)卷四十五至卷五十二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五

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

南齊書曰：時四貴集議，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

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送臺庫，以為便宜，帝許之。

南齊書載：竟陵王子良啓曰：伏尋三吳內地，百度所資，民庶彫流，飢寒尤甚，可為痛心。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足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郵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剪散，金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貿，鞭捶

(四)

齒

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為劇。臣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通欠，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襍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值，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獲其滙。若救民極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宜蒙寬政，少加優恤。畧其目前小利，取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計不阜也。上不納。

二  
三  
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

南齊書曰：危拱傍遑，畧不矜倨。

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並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

南齊書曰。詢答縣丁卒不可上。祖願稱傳物多未輸入。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柴盡力攻之。

南齊書曰。興盛使軍人送告敬則曰。公免死已盡。公持許底作。

劉勰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

南齊書曰。太祖欲還衛官城。或諫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乃止。遣顯達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堂。宮中恐動。得顯達至。乃稍定。

顯達於座手斬之。遣表疏歸心齊高帝。

(四)

卅五



<sup>二三四</sup>此二人皆忠於宋者。顯達他日之不免，肇此矣。  
及見武帝流涕悲咽，帝亦泣，心甚嘉之。

南齊書曰：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率鹵衆萬餘攻舞陰。天生被瘡退走，顯達進據舞陽，遣征鹵將軍載僧靜先進，與天生及鹵戰，大敗之。天生還竄荒中，稍稍降散。

<sup>二三五</sup>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

南齊書曰：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阻敗。  
<sup>二三五</sup>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又表解職，並不許。

冊府元龜載詔答曰：昔衛霍出師，往往無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况公規謀肅舉，見可知難，無損威畧。方振遠圖，廓清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

<sup>二三五</sup>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又遙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主。

南齊書載顯達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曰。後主行悖三才。淫犯先宮。穢興閭闔。皇陛為市廛之所。彫居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臣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并噬之刑。四剝於海路。家門之釁。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並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涓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巨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軍在懸車。將念機杖。歡歌園藪。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闔。罷金張之胤。蟬冕為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豐之坐。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此而未廢。孰不可興。我太尉公。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刃。但忠讜有心。節義難遺。信次之間。森然十萬。此蓋捧海澆瑩。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

(四)

卅六

從無令竹帛空為後人笑也。

<sup>二三六</sup>又擊胡陽蠻官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

南齊書曰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矢中左掖。

<sup>二三六</sup>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輿勞樓下敬兒與黃回白齊高求詐降以取之。

南齊書載敬兒與黃回白高帝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必可擒也。

<sup>二三六</sup>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百人皆散。

通鑑考異曰休範傳作數十為是若有數百回敬兒敢徑取之耶。

<sup>二三七</sup>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齊高帝終無二心。

南齊書曰攸之聞敬兒上慮見掩襲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絕每得太祖書論選用方伯密事輒示敬兒以為反間。

<sup>二二七</sup>集部曲、傾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

沈約齊紀曰、攸之謀為亂、敬兒遣使詣攸之、賀冬、攸之呼使密使謂之曰、奉太后令、得袁司徒劉丹陽書、呼我速下、可令府州知此意。復敬兒書曰、信口一二而封、雞毛桃耳、數物置函中、敬兒賀冬使即乘驛白蕭公。

<sup>二二七</sup>敬兒使猶擊之、蓋以青織、徇諸市郭、乃送建鄴、進爵為公。

愚按、沈攸之忠於宋室、敬兒乃忍殘其首耶、宜其兇日不保首領也。

<sup>二二九</sup>敬兒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熟矣。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

愚按、武帝既殺敬兒、不得不假此為辭、我車前猶少班蘭物、志不過如此。

(四)

卅七

二三九

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被殺。少子道慶見宥。

愚按。敬兒殺邊榮程邕之事。是足以死。不獨吳秦不肯相捨也。

二四〇

及高帝受禪。封樂安縣子。為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

南齊書曰。梁州賊李烏奴。屢為官軍所破。走氏中。乘間擾動。梁漢。慧景發漢中兵。象進屯白馬。時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劍閣掩討。慧景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奔武興。

二四一

慧景密啓送誠勸進。建武四年。為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

南齊書魏鹵傳曰。鹵主元宏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象二萬騎千匹。向襄陽。及至襄陽。五郡已沒。慧景與太子中庶子蕭衍及軍主董仲民。劉山陽。傅法憲等。率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須臾。望鹵數萬騎奄至。諸人登城拒守。時慧景等募食輕

行皆有饑懼之色。因遣軍趨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又遣軍屯城東城北，衍欲出戰。慧景曰：「鹵不夜圍人城，待日暮當去也。」而鹵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衆軍不相知，隨後奔走。鹵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且戰且退。慧景過閘溝，軍人踰襲，橋皆斷壞。鹵軍夾路射之，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杖填溝，乘之得免。鹵主率大衆追之。時至河陽，據城苦戰。至暮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登舟還襄陽。愚按：梁武、慧景共事，又同敗，乃獨云欲出戰何也。南齊書作於梁世，故多飾辭。資治通鑑聊仍之耳。南史不載，有以夫。  
<sup>二四一</sup>慧景俄繼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

南齊書曰：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軍主曰：「吾荷三帝殊恩，膺顧託之重。少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

(四)

卅八

二四一  
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寶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

南齊書曰：臺遣驍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等據竹里為數城，遂射慧景軍，因合戰。覺及恭祖領前鋒，皆僉楚善戰，又輕行不火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為軍糧。每見臺軍及城中烟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欲降，佛護不許。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元稱降，餘軍主皆死。臨沂令索至之，發橋断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硯，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虎，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惟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

北籬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入樂遊苑。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

<sup>二四二</sup>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中。慧景擒殺之。

<sup>二四二</sup>南齊書曰。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既而為榮之所斬。以頭內鮑籃中。擔送都。

冊府元龜曰。初。慧景推江夏王寶玄圍臺城。有一五色帆飛翔雲中。半日不見。衆皆驚怪。私曰。幡者事尋當覆也。數日敗。<sup>二四三</sup>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被害。

南齊書曰。覺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為大樂。况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平生素志。士大夫皆知。既不能附驥尾。安得施名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



二四三  
和帝西臺立、以覺弟偃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上書申寃、言多指斥、尋下獄死。

南齊書載偃所上書曰、臣竊維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也。祖業之重、國家之切、江夏行於先、陛下蹈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如此勿恒、其餘何幾、所以然者、猶倖小民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未審朝廷何以應之。若天聽迴光、發惻愴之詔、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節、暴日海內、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事寢不報、偃又上言曰、近冒陳江夏之寃、未蒙褒贈、臣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為不可、未審陛下亦是人臣否、而鎮軍臣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聞

王臣之節。竭知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寃滯。薦  
達羣賢。鎮軍將軍穎胄。以伊霍之功。荷稷旦之任。中領軍臣  
衍。受惟慳之寄。副宰相之任。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  
室天命未遂。亡與而不為。陛下瞥然一言。是不忠也。若以先  
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為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  
實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  
遂耳。夫惟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惟知盡死。安顧成敗。先  
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伸。而  
為褒貶。然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為多感。惟  
公聽並觀。伸人枉屈。則普天之下。皆為之死。何則。理所不可  
已也。是故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而又何況由  
之犬。堯之客。若陛下猶疑鎮軍未決。乞下征東。共詳可否。何  
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

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而事皆同、惟成敗殊耳、若僥倖萬一、天鑑昭然、則軻沉七族、離燔妻子、人以為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寬切、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追以慨然、當顯加贈諡、愚按、偃言痛切、乃爾、何既奉溫詔、又下獄以斃、無乃慧景本蕭懿所伐、故梁武欲為兄諱、不加得雪乎、雖然、偃二疏不朽矣。

<sup>二四三</sup>敬兒、<sup>三四三</sup>扶震主之勇、當烏盡之運、內惑邪夢、跡涉覬覦、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愚按、四子者、身仕宋朝、而心黨齊室、以反覆取榮、自應以反覆及禍、宜其舉事無成、身家同盡也、雖然、亦云悲矣。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南史四十六

明帝時三四七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禦晉安王子勛所向克捷。

南齊書曰軍世張興世據錢溪糧盡為敵所逼安民率舟數百赴敵五城送米與興世偽軍主沈仲王張引軍自鱣口欲斷江安民進軍合戰破之前後屢有功。

二四王元初聚黨六合山自云垂手過滕州郡討不能禽積十餘年安民生擒之斬建康市。

南齊書曰鹵攻朐山連口角城安民引水步軍屯淮陽與鹵戰破之鹵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長文率騎二百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等係其後分軍隱林及長文至宿豫鹵見衆少以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敵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鹵軍大敗赴清水死者不可勝數。

四

四一

<sup>二五〇</sup>武帝踐阼，出為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荒情。

南齊書曰：陳顯達討荒賊桓天生於比陽，僧靜前進，未至比陽四十里，頓深橋。天生引鹵步騎十萬奄至，僧靜合戰大破之，殺獲萬計。又圍天生於比陽，天生軍出城外，又擊破之。

<sup>二五三</sup>焦度於城樓上罵，辱攸之，攸之怒攻城。度親力戰，事寧，度功居多。還都，每為貴戚追叙郢城時褻露穢褻之事，其慙如此。

南齊書曰：說郢城事，宣露如初。

<sup>二五三</sup>建元四年，乃除度淮陵太守，性好酒，年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同時又有桓閔、吳均、齊春秋、閔字叔通、太祖輔政，使褚淵致意為子晃求婚，閔曰：「辭霍不婚，常所嘉揖，齊大非偶，敢承殊眷，太祖雖嘉其退挹，心不歡也。」

<sup>二五三</sup>曹武字士威，本名虎頭，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即位，累遷

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勅改之。

南齊書曰：荒賊桓天生引虜據隔城，遣虎督軍討破之。進至隔城，賊黨拒守。虎因圍柵，絕其走路。俄虜援至，天生率馬步萬餘人迎戰，虎奮擊大敗之。明日攻城，隔城斬其偽將，殺二千餘人，賊棄平氏城退走。

二五三  
鬱林侯。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為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為

南齊書曰：虜寇河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急赴救，未乃移頓樊城。虜主元宏遺虎書曰：神運北中，皇居闌洛，而南有朱賓之吳，作為兩主之隔。幽顯含嗟，人靈壅闕。且漢北江邊，密邇乾縣，故先動鳳駕，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智，退闕關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城，憂頓長河，機勇兩乏，何其嗟哉！朕比欲造卿，逼宄未果，且退新郡，饗厥六戎。

入彼春月。遲遲揚旆。善脩爾器。以俟義臨。虎答書曰。自金精  
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秋交侵。五胡代起。顧  
瞻中原。每用弔焉。如棄臯蘭。隨水漚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  
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  
塞。乘秋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為  
唇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擅裘。妄自尊大。我皇開  
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即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不  
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游魂不戰。亂猾孔熾。孤總  
達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  
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  
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志退。當金鉦  
戒路。雲旗北掃。長駟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鼻不祀。  
兵交無遠。相為憫然。又曰。永泰元年。都督陳顯達。停襄陽伐。

鹵。度支尚書崔慧景大敗於鄧城。鹵追至沔北。元宏率十萬衆，羽儀華蓋，圍樊城。虎閉門固守。鹵去城數里，立營頓，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虎遣軍主田安之等千餘軍出逐之，頗相傷殺。資治通鑑言：虎閉門自守，宜從之。

<sup>二五四</sup>武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

南齊書作伎女食醬菜，無重肴。

<sup>二五五</sup>呂安國泰始二年為勳軍副，征殷琰，以功封鍾武縣男。

南齊書曰：安國擊敗琰軍於橫塘，又抄斷糧道，燒其運車，多所殺傷。琰衆奔退，安國追至壽春。琰閉門自守，安國屯據城南。衆軍繼至，安國功第一。

<sup>二五六</sup>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

南齊書曰：山圖為龍驤將軍，歷陽令。有豫章賊張鳳聚衆康

(四)

四三



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雙等數攻不克。至是軍主毛寄生與戰，又大敗。山圖先以羸兵偃衆，遣幢主龐嗣厚遺鳳，要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衆百餘束手降。

二五六  
攸之

事起，武帝為西討都督，啓山圖為副軍。

南齊書曰：世祖留據盆城，衆議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大衆致力，川岳可為，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乃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

二五六  
建元

元年封晉興縣男。

南齊書曰：時淮北四州起義，太祖使山圖倍道應赴，勅之曰：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吾應鑄金待卿成勳耳，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衆為鹵所沒，乃拔三百家還淮陰。

二五七  
周盤

龍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軍功封晉安子。

南齊書曰：盤龍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鬥戰，陷陣先登。

<sup>二五八</sup>鬱林

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為心膂。

南齊書曰：高宗廢帝之日，道剛直閣省，蕭湛先入戶，若欲論

事，兵人隨後奄進，以刀刺道剛，洞胸死。因進宮內廢帝。

<sup>二五九</sup>既而

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說諭乃

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

尉盡之。

南齊書曰：勇士數人拳擊久之乃死。啓帝曰：奉叔慢朝廷，不

獲已，可其奏。

<sup>二五九</sup>王廣

之字士林，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為馬隊主，隨劉劭征殷

琰，兵既盛而合肥戍又阻兵為寇。

南齊書曰：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米五百車乘，援其

將劉崇寧。朔將軍劉懷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回等要

四)

四四

擊於橫塘。叔寶結營拒戰。廣之內薄攻營。自晡至日沒。大破之。殺傷千餘。焚其運車。從聞之。棄壘走。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南史四十七

二六七荀伯玉字弄璋仕宋泰始初隨子勛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齊高鎮淮陰伯玉為其冠軍刑獄參軍。

南齊書曰建平王景泰聞而招之伯玉不往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結事。

二六八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

南齊書曰世祖任左右張景真使領東宮主衣食官穀帛賞賜什物皆御所服用。景真於南澗寺捨身齋有元徽紫衣袴褶餘物稱是於樂游設會伎人皆著御衣又度絲錦與崑崙船營貨輒傳令防送過南州津。

二六八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武帝拜

四

四五

陵後密啓之上大怒。

南齊書載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為如是豈得顧死蔽官耳目。我不啓誰啓者。

二六九

武帝東還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

南齊書曰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歲於東府乘飛燕來迎具白上怒世祖夜歸上亦停門鑰待之二更盡方入宮。

二六九

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

南齊書曰敬則言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

懼願官往東宮解之。

二六九

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

南齊書載高帝言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必為其作口過。

汝弗信。可令往東宮。長侍白澤。小却以南哀州處之。

<sup>二七一</sup>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並除。

南齊書載祖思言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

<sup>二七一</sup>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

此。

愚按。宋議封高帝為梁公。祖思既勸其稱齊。以應天命。與識。

今何得又有此言耶。二者必有一訛。

<sup>二七二</sup>漢來習律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

曆。抑此之由。

南齊書曰。漢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

故張于二氏。絮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今廷

尉律生。乃令史門戶。非咸宏庭。缺于訓。刑之失措。抑此之由。

(四)

興

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微，擢為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則美其績。若劉累傳守其業，則庖人不乏龍肝之饌。

矣。

二七二

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惟置鐘簋羽戚登歌而已。

南齊書又云：論儒者以德化為本，談法者以刻削為體。道教治世之良憲，肉刑亂世之葯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且天下所以治，賞罰而已。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今甲勲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責輕，罰丁而捨丙，天下必有不悛矣。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

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厲朝僚。徵訪芻輿。是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于事。在言為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已。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默。慚人中丞。雖謝咸元。未有不廢職。目前之明効也。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召自至矣。

三八  
建元

各獻嘉謀。玩之表言便宜。多見采納。

南齊書載玩之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不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脩身故耳。古之共治天下。惟良二千石。今欲求治。

四)

四七



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奸。奸彌深而却愈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秦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與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吏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為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已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勲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游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復為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為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衆。舉卹為祿。實潤甚微。而

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為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甯喪終身。疾病常卧。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媪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逕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為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

<sup>二七九</sup>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稍。為諸將法。上寵將也。既誅。內外莫不震肅。

<sup>二七九</sup>南齊書沈文季傳曰。天福善馬稍。至今諸將法之。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許之。

南齊書載玩之表曰。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為王府行佐。於今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性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日本聰明。而聾瞶轉積。脚不支身。而喘不緒氣。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為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邱墓。以此歸塗。始終之報。遂矣。

三八一  
明帝

脚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既而祔勸其出以示人。

愚按。祔果忠於海陵。何既說。以君臣大節。又勸出赤誌。示人是自反也。南齊書無說。以君臣大節語。不知南史從何採得。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南史四十八

穀梁二二八舊有麋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

南齊書澄言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訛禘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坏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由王庾。皆僞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弼而用康成。豈其妄然。秦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

四)

四七

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弘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閔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方。公羊為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為范善。便當除麋。

<sup>三九</sup>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惟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

南齊書無位字。當從齊書。

<sup>二九一</sup>時陳郡謝朓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

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

南齊書載融言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

<sup>二九二</sup>亮曰、角其二者、則韶璫緩拒寇切、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切者。

愚按、慧曉家之世為侍中、獨是公幾得復失、亦一惜也。

<sup>二九九</sup>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

殺害五十許年。

顏氏家訓曰、雖姜菜有切割、皆不忍食、舉家惟以搗搗供厨。

<sup>三〇〇</sup>太清元年雲公卒、張纘時為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

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逝、非惟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

梁書又載書曰、平生知交、零落稍盡、老夫記憶、其數幾何、至

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又曰、京洛游故、感成

雲雨、惟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跡之外、不為遠近、隔情襟素之

中、豈以風霜改節、如何此別、永成隔世。

四

五十

三〇三  
太子

為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

陳書載後主書曰：吾學術不逮古人，欽賢慕士，茲情尤篤。梁室亂離，書史殘缺，未生後學，非無情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論其博綜子史，諸究儒墨，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為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長，頗用談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艷什迭至，鋒起每清，風明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澗瀆，或玩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雁，未嘗不促膝舉觴，達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詭，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為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為悲為恨，當復何言。遺跡餘文，觸目增法，絕絃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叙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三〇三  
琛

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也。琛少警俊，事後母以孝。

聞。

陳書曰、世祖為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詞采、由是知名。

(四)

五一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南史四十九

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

南齊書曰上每嘆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坐云云不言柳世隆。

華字休野杲之叔父也。

南齊書曰父深之宋應州刺史華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

為州黨所稱。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

南史作孔珪。

至九年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又立律學助教依五經例。

詔報從之。

南齊書載表曰臣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律文雖定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

(四) 五二

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網。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干和氣。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剥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已血濺九泉矣。尋古名流。多有法學。釋之定國聲。光漢臺。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遑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壘。恐此書永墜矣。今若宏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矣。臣謬

司大理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仕

流。

<sup>二三五</sup>建武初

為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乃上

表陳通和之策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

南齊書載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謂請和示弱良非國計臣以為戎狄獸性本非人倫惟宜勝以深權制以遠筭豈足發雷霆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蜂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霜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惟漢武藉

四

五三

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大事匈奴、連兵積歲、轉戰千里、衛霍出關、千隊不返、賁師入漠、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山淵反覆、黔首塗地、近元嘉不量、復挑強敵、遂乃連城覆徙、鹵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今烽亭不靜、五載於斯、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書、使河塞息肩、闕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為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耻、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所慙、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

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哀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鹵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彼言戰既殷勤。臣言和亦慊濶。伏願察兩塗利害。檢二事多少。

三二七

大明二年。以軍功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

南齊書曰。大明二年。鹵圍泗口城。青州刺史顏師伯請援。懷珍將步騎數千赴之。與鹵戰於廩溝湖。破七城。

三二七

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夏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

南齊書曰。泰始初。除寧朔將軍。率步騎五千。討殷琰於壽陽。偽廬江太守劉道蔚以五千人頓建武澗。築三城。懷珍遣兵三

(四)

五四

百餘掩擊斬之。引軍至晉熙。偽太守閻湛拒守。偽將王仲虬率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兵三千襲擊。大破之於莫邪山。遂進壽陽。又曰。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暲北征。僧暲遣將築壘五城。以逼青州刺史沈文秀。為文秀所破。仍進攻僧暲。帝命懷珍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沿海救援。至東海。僧暲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恟懼。或欲具保郁州。懷珍謂衆曰。卿等傳文秀厚賂胡師。規為外援。察其徒黨。何能必就。左衽齊士庶素見名義。積葉聲介一馳。東萊可飛書而下。何容沮軍。緩邁遽止於此。遂進至黔陬。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偽長廣太守劉桃根領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引軍次泮水。衆謂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單。我懸彼固。政宜簡精銳。掩其不備。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桃根走。偽東萊太守鞠延僧以數百人據城。又劫留高麗貢使。懷珍又遣寧朔將軍明

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高麗貢使詣建康。文秀聞諸城皆敗。遣使請降。懷珍乃還。

<sup>三三七</sup>沈攸之在荆楚。遣使人許天保說結懷珍。斬之。送首於齊高帝。封中宿縣侯。進平南將軍。增督二州。

南齊書曰。攸之在荆楚。朝廷疑惑。懷珍遣使致誠於武帝。并陳計策。及攸之起兵。眾謂當沿流直下。獨懷珍曰。攸之矜躁夙著。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數千衛京師。

<sup>三三八</sup>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

南齊書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

<sup>三三八</sup>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

四

五五



愚按魏孝文好文。搜雋如恐失之。而不能知峻。想爾時學問未充。學問亦未顯。觀峻自謂所見不博。可知且入南後。以求異成名。益知人不可無學。

峻成類苑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畧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為申析以答之。

梁書載論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不可緩之寸陰。長不可急之於箭漏。是以放勳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顏淵敗其釐。蘭冉耕歌其芡。苾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感。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行乎。至

乃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璉。并一時秀士。瓛循循善誘。服膺德行。璉亭亭高竦。不襟風塵。皆毓德於衡門。馳聲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二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彭與殤子。嵇頓與黔婁。楊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来。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必御物以効靈。亦憑人而成象。而惑者覩湯武龍躍。謂寵亂在神。

(四)

五六

功聞孔墨之徒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負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夫靡顏賸理。哆鳴顛頽。形之異也。朝秀長終。龜齡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知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驅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馭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鱉。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盛德。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

后之璜不能無玷。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名入，牧豕溜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耻，豈崔馬之流乎。及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甯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媸，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鴞不接翼，是使混沌擣杓，踵或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比之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及，天地板蕩，左帶沸膏，乘間電發，遂覆纏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種

(四)

五七

落繁熾。充物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歸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丹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命自剪。千里來雲。善惡無微。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表。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脩善立名乎。斯逕庭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亦何異乎夕。

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勳華之高，延年殘獠，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漏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重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三三。

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其文論並多不載。

峻集載追論劉沼書曰：劉沼既重，有此難未之致也。尋此君長逝，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得示其家，未予青編，尚新宿草。將傳，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故存其梗概，更訓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之西，靡蓋

四

五

三三三 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冊府元龜曰：時薛淵為寇軍將軍，魏遣薛道標攻壽春，帝以道標淵之近親，敕懷慰曰：聞道標兒婦並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可多方誤之，縱不全足，使豺狼疑惑，令為淵書與道標，示交購意，魏得書，果追道標，以它將代。

三三三 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為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贊於壁，仍報杳書，共相歎美。

梁書云：君惠以二贊，辭采妍富，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

三三五 天監十七年，忽著革終論，以為形者無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梁書載其言曰：昔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

生為徭役，死為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也？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原憲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殷人用祭，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有無之辨，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為生本，形為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絕滅。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夏后明器，示其復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反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謂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不其然乎？若廢偏携之論，探中途之旨。

<sup>三三五</sup>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

梁書曰：神已適彼，祭何所祭？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壝。

四)

五九



三三六 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何補於已遷之神乎。  
親故誅其行迹。諡曰貞節處士。

三三九 歌可入隱逸。以其三雁行同美。故不欲離之也。

使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使動魏兵。善明勸靜以待之。高  
帝納焉。

南齊書載善明言曰。宋氏將亡。愚智所辨。胡鹵若動。反為公  
患。公神武世出。當靜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  
本。自貽猖獗。

三三〇 本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已籠之鳥耳。

冊府元龜曰。昔謝晦失理。不鬥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  
袁粲。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愚按。善明數言。不  
識逆順。特錄之以著其背。

三三一 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叙舊。因相勗以忠

概。

南齊書載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携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吾以絜瓶小智。名叅佐命。夏深責重。轉示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藩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無猜無托。惟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說之人。為鄉導之使。輕裝啟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四)

六十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

南史五十

劉璣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臨，賀太守。

南齊書作治書御史，以避諱設其官。

友人劉之遴啟皇太子為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真長舊塋。

冊府元龜載啟曰：顯耽讀藝文，聰明特達，合棺郢都，魂歸上

國。夫懷珠抱璧，沒世名不稱，其為民太息。孰過于斯，畧撰其

事，今輒上呈，伏願鴻慈，藻其枯骨，以慰幽魂。

勃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

宋齊之儒仲也。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

南齊書曰：世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

五年，又假節攝北袁州事，後卒官，贈侍中，諡曰質子。

(四)

六一

冊府元龜載山賓卒後太子與殷芸曰比位至明常侍遂至  
殞逝此賢儒術該通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  
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攝宮連率行當歸與不謂長往  
渺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為悲端往矣如何其酸感如此。  
三三八  
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于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  
何。

三三八  
梁書有曰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  
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令。

三三八  
三國典畧載詩曰髮與年俱暮愁將罪共深聊持轉風燭暫  
映廣陵琴。

三三八  
仍問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  
常侍中書令。

顏氏家訓曰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能看細字鬢髮猶

<sup>三四</sup>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也。

南齊書虬作蚪。

<sup>二四九</sup>竟陵王致書通意，虬答曰：虬四節卧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

山澤，託暮情於魚鳥，甯非虞夏重恩，周邵宏施。

丹府元龜載書末數語曰：虬進不研發，入玄無洙泗稷館之

力，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即，遠澤既洒，仁規先著，謹

收樵牧之嫌，敬加載龜之義。

<sup>二五二</sup>侯景初以蕭正德為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綬，之遴預知，仍

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曰：傳聞伏

不鬥，化為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

此之遴一生氣節，應為時人欽敬，何云笑之，史言謬。

<sup>二五三</sup>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小南

(四)

六二

郡。

渚宮舊事曰之亨本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說明人遺生鯉二頭之亨曰是矣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之亨弟之遲位荊州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為御史中丞隨莊終鄴中。

<sup>二五</sup>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嘗在湘州多舊恩。

梁書載坦言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用武士則民畏侵漁若遣文人則威畏不振必欲鎮靜一州城軍民足食則無踰老臣先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

<sup>二五</sup>道迎者甚衆

梁書曰坦下車即問堪事吏分詣十郡悉發人丁運租米三

十餘萬斛致之義師資糧用給。

(四)

六三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南史五十一

乃用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益  
三六惠徇擊志於潺溝大破之。

梁書曰生擒志長史杜景斬首萬餘流屍覆漢水。

勃乃鎮嶺南為廣州刺史後江表定以王琳代為廣州以勃為晉  
三六州刺史。

資治通鑑曰勃自以非帝所授內不自安帝以是疑之勃啟  
求入朝。

及陳武禪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  
三六

資治通鑑曰勃在南康同其黨歐陽頌等軍敗軍中恟懼德  
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殺勃。

愚按勃於梁元即位則求入朝於陳武篡位則舉兵是不能

(四)

六四

忘家國者吾取之。

<sup>一三六</sup>懿既勲高，獨居朝右，深為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將加酷害。

<sup>一三七</sup>梁書載法珍說東昏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既先卑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譏之。

<sup>一三七二</sup>梁書所載不然。武帝知禮詎肯為此，已改正本紀。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

北齊書又曰：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自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非梁主本心。直侯景扇動耳。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吾不敢違先王旨。俟及諸人，並即放還。

<sup>一三七三</sup>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明書告武帝，方致書以慰高澄。

資治通鑑載武帝與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啟足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隣睦。

<sup>一三七三</sup>承制置百官，漢軍漸進。

梁書王僧辯傳載文宣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如  
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陵極為沖藐祭則衛君政由甯氏幹弱  
枝強終古所忌真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  
金陵故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立今主并心一力  
善建良圖。

<sup>二七三</sup>淵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

資治通鑑載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倘  
能入朝同興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  
<sup>二七三</sup>及渙破東閩斬裴之橫僧辯懼乃納淵明。

梁書王僧辯傳僧辯啟曰奉敕伏具動止謹遣臣第七息顯  
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曰周弘正  
至歷陽奉迎舳艦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入。  
<sup>二七二</sup>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元年大赦境內。

四)

六五

愚按北齊書載淵明詔未云可大赦天下惟宇文黑獺賊登  
等不在赦列可發一哂。

<sup>二七二</sup>以方智為太子授王僧辯大司馬遣其子章馳到齊拜謝。

梁書王僧辯傳曰初僧辯遣使迎明請以敬帝為太子明荅  
曰晉安王東京胎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但世道喪亂一旦  
立長君若建祿華合歸皇胃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  
神明所殛。

<sup>二七五</sup>宣武之難兄弟皆被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梁武師下宏至新林  
奉迎。

梁書曰高祖在雍州嘗懼諸弟及禍謂南平王偉曰六弟明  
於事理必先還臺及信至果如所策。

<sup>二七六</sup>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宏與數騎逃亡。  
梁書曰會征役久有詔班師殊為不實。

<sup>二七六</sup>十二年加司空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

梁書曰宏與母弟南平王偉侍疾並衣不解帶每二宮參問輒對便涕泣及太妃薨水漿不入口五日。初齊之末年宏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宏曰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啣淚對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觀宏後悖逆如此恐梁書飾詞宜南史削之。

<sup>二七七</sup>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男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橫于都下。

北監本男免作難免皆不甚可解。

<sup>二七八</sup>主志死帝竟不臨之。

愚按梁書不載此事若其有之瀆倫賊君二人當得何罪乃可聽其自死耶梁之無法不待侯景亂而知其亡矣。

二三八二  
及臺城閉正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  
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為侍中大司馬。

魏書烏夷傳曰景令正德通啟云前為景所擒使攝四海辭  
不獲免權總萬機今既入輔乞解僭盜以王還耶。

二三八二  
仍興主通呼柳夫人生二子焉。

讀至此令人追恨而父宏通永興公主事也。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南史五十二

<sup>二三八</sup>京口自崔慧景亂後累被兵革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

愚按梁武與慧景等耳。功成則義事敗則亂悲夫。

<sup>二三八</sup>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

梁書載教曰鶉火之禽不遂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

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處士河東韓

懷明南平韓望孝友純深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形骸枯槁

或椽紱菁羹惟日不足或葭蔭艾席樂在其中豈曰場苗實

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

<sup>三三八</sup>是歲魏縣瓠城人反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為援援之宜

速待救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

梁書曰巴陵馬營蠻緣江寇害屢討不克秀遣防閣文熾率

(四)

六



一三九。 衆討之。燔其林木。絕其溪徑。盡失其險。暮年而江路清。

機字智通。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強記。所著詩賦數千言。

孝元集而序之。子操嗣。

姚士彝後梁春秋曰。機子欣。幼聰警。博總文籍。兼屬文。孝宣

踐位江陵。以欣嗣機。封天保間。為一代文宗。專掌詞令。歷侍

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令。有集三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

亂失本。

一三九。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武帝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起兵。留行雍

州州府事。

梁書曰。義師發後。州內儲備及人皆虛竭。魏興太守裴師仁。

齊興太守顏僧育。並不受命。舉兵將襲雍州。偉與始興王憺

遣兵於始平郡。侍師仁等要擊。大破之。州境以安。

一三九二。 世子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太清中。為郢州刺史。及亂。

邵陵王至郢，恪郊迎之，且讓位，綸不受。

資治通鑑曰：綸在郢州，以廳事為正陽殿，內外齋閣，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將佐，怨之。恪謀主江仲舉說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寧靜一鎮，荆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若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息之，仲舉不從，分諸郡將發謀泄，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諭，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凡也。』凶黨已斃，兄弟深憂。」

<sup>三九六</sup>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迹露，範屢啓言之，朱異每抑而不奏。

資治通鑑曰：初，範密啓景反帝，報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曰：「不早剪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勞汝憂。」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不許。

一三九八

範弟諮字世恭。以文弱得出入卧内。及南康王會理事敗。諮不忍離帝。朝覲無絕。賊惡之。令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

愚按。陳殺江套王後。封諮子季卿為江陰王。見陳本紀。其以酬恩也夫。

一三九八

諮弟脩字世和。局力貞固。風儀嚴整。元帝慮其為變。命劫竊之。脩入覲。望閣悲不自勝。帝亦慟。舉朝皆泣。尋拜湘州刺史。

三國典畧曰。陸納反湘州。分其衆二千人。夜襲巴陵。晨至城下。脩出壘門。坐胡床望之。納衆乘水來攻。矢下如雨。脩方食甘蔗。畧無懼色。部分軍旅鼓而進。獲其一舟。生擒六十人。納遂歸保長沙。

一三〇一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

梁書曰。數歲所生。母吳太妃卒。哀感傍人。

一三〇一

憺自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

無留事，下無滯獄。

梁書曰：命佐吏直言，於是小人知恩，君子盡意。

三〇二  
愴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蜀郡太守文翁，由是  
人多向方者。

梁書曰：愴開立學校，勸課就業，命子映親往受經，由是多向  
方者。

(四)

六九

明興化李 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四冊下 卷四十五至卷五十二

本冊編集者 蕭谿 金初昇

全書統纂者 鄧山 徐靜波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五册<sup>(五)</sup>卷五十三至卷六十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三

烈傳第四十三 梁宗室

南史五十三

三年三月太子統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以寢疾聞。四月乙巳暴惡馳啟帝。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

梁書載司徒左長史王筠奉詔作哀辭曰。式載明兩。貫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儷景騰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期。旦暮斯在。外私莊肅。內含和愷。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倬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利濟聖。三善逆宣。萬國同慶。軒偉檢精。陰義弛極。纏哀在疚。殷憂銜恒。孺泣無時。疏餼不溢。禫遵踰月。哀號未畢。寔惟監撫。亦嗣郊裡。問安肅肅。視膳恂恂。金華玉璫。玄駟班輪。隆冢幹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機是理。

五

一



矜填庶獄。勤恤闕市。誠存隱惻。容無溫喜。殷勤博施。綢繆恩  
紀。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宗師。卑躬待傳。寧資導習。匪勞  
審諭。博約是司。時敏斯務。辯究空微。思探幾蹟。馳神罔緯。研  
精爰畫。沈吟典禮。優游方冊。饜飲膏腴。含咀有核。括囊流略。  
包舉藝文。編該網素。禪極丘墳。騰快充積。儒墨區分。瞻何準  
訓。望魯揚芬。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  
黠竄。筆不停帛。壯思泉流。清奉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  
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圃。四友推德。七子懸秀。  
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搗文拔藻。飛觴汎  
醪。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輶  
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雲物告徵。浸  
沴褻象。星糞垣耀。山頽朽壤。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陰。  
諮承安仰。嗚呼哀哉。里情悼愍。切心纏痛。胤嗣長號。跼蹐增

痛。暮結親遊。悲動氓眾。憂若殄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  
司閒。參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莘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  
饋饜餹。孤燈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風啟。  
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  
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河以遠徂。輶青門而徐轉。指馳  
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修阪之威今。遡平原之悠緬。驥  
蹠足以酸嘶。挽淒鏘而流炫。嗚呼哀哉。混哀音於蕭籟。變愁  
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  
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于容質。嗚呼哀哉。即玄  
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閼。傳聲華於懋典。觀德業於徵謚。懸  
忠貞於日月。播鴻名于天地。惟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愧。  
嗚呼哀哉。

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衾冕。謚曰昭明。

五

二

五月<sup>三二</sup>庚寅葬安寧陵。豫章王棟嗣位。追諡昭明皇帝。後梁因之。

孝元帝之世。昭明陵掘骨。見杜蔚傳。然唐世之八葉宰相

自如也。袁家老父何說牛眠耶。

太子統所著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後世選文自昭明始。

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來襲江陵。元

帝懼。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

使三反。譽並不從。

太清紀云。初。上遣諮議參軍周弘直往湘州。報河東王譽云。

侯景既須撲滅。今欲遣荊州兵力。使汝東往。但使諸蕭一人

匡難。吾無所惜。譽對弘直。攘袂云。身使至鎮。百度俱闕。征伐

之任。使未能行。又遣舍人虞預至。譽所曰。周弘直還。知汝必

不能同出師吾今便長驅席卷還望三湘兵糧相給譽又拒  
絕意色殊憤上又遣錄事參軍劉毅往雍宣旨岳陽王譽曰  
吾舟艦足乘惟糧仗闕少湘州有米已就譽求雍部精兵必  
能分遣行留之計尔自擇之譽答曰兵馬藩扞所須非敢減  
撤襄陽形勝豈可暫虛於是湘雍二藩遂成亂謀矣是月上  
遣世子方等往湘州具陳軍國計誠方曰吾近累使往湘並  
未相唇齒今故命汝至彼必望申吾意若能相隨下可留王  
冲權知州事譽遂不受命潛圖構逆此皆蕭韶為孝元隱惡  
飾詞耳。

<sup>三三四</sup>孝元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

梁書曰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內日夕苦攻矢石如雨城中將  
士死傷者大半。

<sup>三五</sup>初譽之將啟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敗其

五)

三

臍。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三九周書曰：答即位江陵，贈譽丞相諡武桓。

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宣天子意，咸勸拒之。

資治通鑑曰：時紹先眾不及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其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

三九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遂納紹先，紹先入，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勸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

愚按會理殺劉納不仁，禦魏師無能，然以每思匡復一念卒。

死逆手蓋棺論定信然。

及侯景內寇入理入齊為質乞師。至都會祖皓起兵入理奔長蘆為景所害。

梁書曰收衆得千餘人其衆有應景者因間劫會理眾遂駭

散。

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離景已度采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

三國典畧曰初綸將發營于樂游苑始入牙門有飄風吹旗竿折。及次鍾離將殺牛勞士牛走入馬殷觸殺綸所乘服馬。又以兩角貫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幕軍中驚亂。

綸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胼支自相屠害。即日大敵猶強天仇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

五)

四

梁書有曰。惟應剖心嘗胆。泣血枕戈。感蓋蒼穹。憑靈宗祀。晝  
謀夕計。共思匡復。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更將奈。  
國寬未雪。正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  
悼。弘懿以理。通識勉之。今已杳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  
沸。吞水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效尤。攸非獨罪。  
幸寬于眾議。忍以事竄。

三五  
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効。醜徒聞此。  
何快如之。

梁書有曰。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  
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瘤腫。直置關  
中。已為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大事去矣。  
必希豁照。茲途解汨州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輸運糧儲。應  
瞻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

功豈非幸甚。

<sup>一三五</sup>綸將劉龍虎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躡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

資治通鑑載：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於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爭，帝遂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于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

<sup>一三五</sup>岳陽王譽遣迎喪，奠于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

周書及北史皆曰：謚壯武，當從周書。

<sup>一三六</sup>又綸獻曲阿酒百器，帝以賜寺人，飲之而斃。

若論綸與繹書藹然，又洞然，疑無此二事。

<sup>一三七</sup>侯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為後患，啟求召確入城。確知此

五

五



盟多貳欲先遣趙威方入。綸聞之逼確使入。確流涕而出。遂入城。魏書烏夷傳曰。行之永安侯確。直尙將軍趙威方。頗有勇略。為景所憚。景乃曰。確與威方隔岸頻罵。云天子自與汝和我。終不置。汝今不敢去。若召二人入城。吾當解圍。行遣使徵確等。皆不從。行又為手書與諸軍云。確若不入。當治以軍法。確等不得已。乃入。與此不同。

三三怍勉從子僧略僧辯弟。怍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以為反於已誅之。

資治通鑑曰。初臺城之圍。怍勸紀速入。援紀不欲行。內銜之。會蜀人費合告怍反。怍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即以為反。徵謂怍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乃盡誅之。梟於市。愚按二人錚錚如此。南史何以不附徐勉王僧辯傳。

<sup>三</sup>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為謂二月子而玄之敗實在仲春。

大亨一號不見晉書。

<sup>三</sup>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為潼州刺史楊法深求為黎州刺史亦不得以為沙州刺史二人皆憾不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

<sup>三</sup>資治通鑑曰孝元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五月己巳紀次西陵軍容甚盛。

資治通鑑曰帝聞紀東下使方士畫板為紀像親釘其支體厭之。

<sup>三</sup>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

資治通鑑載孝元言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本為今日仍許妻以廬陵王續女。

<sup>三</sup>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歆傍險出法和後臨水築壘禦琳

五

六

及法和孝元書遺紀。

梁書載書曰自天長喪亂獯醜憑陵虔劉象魏秦離王室朕  
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予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披屬  
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集  
扣心飲胆志不圖全直以宗社綴旒鯨鯢未翦嘗胆待旦冀  
行天罰雖復結坛時將蹇帷納士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  
燒為巢之米不妨于荀攸才知將殫金幣殆竭傍無寸助險  
阻備嘗遂得斬長狄于駒門挫蚩尤于楓木怨耻既雪天下  
無塵經營四方專資一力方与岳牧同茲清靜隆暑炎赫弟  
三三  
比何如今遣來使指宣往懷。  
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  
資治通鑑曰奉業知紀必敗啟帝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  
亡可待。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南史五十四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聰朗，善屬文。

三國典略曰：大心小名英童，與大器年俱十歲，並能屬文。嘗  
宵朝入見，武帝詠雪，令二童各和，并授筆立成。梁簡文集  
載：成大心書曰：汝年幼乏學，可久可大，其惟學與面墻而立。  
吾所不取。立身之道，典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

蕩。

其母陳淑容不從，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

梁書載淑容言曰：汝久違二宮，不思拜謁闕庭，且吾已老，乃  
欲遠涉險阻，豈謂孝子，吾終不從。

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

冊府元龜曰：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以備賞賜。大臨獨曰：物

(五)

七

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城內賴以享士。

大連三四一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為賊所獲。

資治通鑑曰。異為子仙鄉導。追而執之。送建康。帝聞之。引惟自敬。掩面而泣。

侯景三四一以為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梁書曰。大連既迫賊手。恒思逃逸。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皆不與。候我存亡。但聽鐘響。欲軍與相見。因得亡。賊亦信之。事未果。

汝南王三四二大封字仁叡。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剋江陵。遇害。

愚按。北史云。大封同弟大圜。充使西魏。周保定中。封晉陵縣公。此云二年遇害。大誤。

謚忠壯世子並招魂葬之。

顏氏家訓曰元帝在江州不豫方等親拜知醫中兵參軍李猷。

五

八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南史五十五

王茂字休連，好讀兵書，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

資治通鑑考異曰：茂若與梁武不睦，武帝何敢以大事豫告

茂，安能使響應信斯言也？則或云一段可刪。

發雍部遣茂為前驅。

梁書曰：茂進平嘉湖，破吳子陽等，斬馘萬計。

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大破之。

梁書曹景宗傳曰：茂衝其中堅，應時陷。景宗縱兵乘之。又本傳曰：茂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赴淮死者不可勝計。

(五)

九



景宗於象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為樂。

南史於馬足下脫一鹿字，簡梁書補之。

及至竟陵，以景宗為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

梁書曰：居士以重兵頓新亭，先遣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

宗北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敝，居士望而輕之，鼓譟而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

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

時立，必見狼狽。

史糾曰：予讀韋叡傳載景宗次邱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

怒，詔叡會之，觀此傳則武帝怒景宗不進，觀彼傳則武帝幸

景宗頓軍，南史二傳抵牾乃爾。

自踐昨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

本史曰時魏軍攻圍鍾離將帝神報救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後廟中人馬足盡泥濕當時並目覩焉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眾咸異焉

梁書曰服闋刺史殷琰召補主簿宋泰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劬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求救於魏詳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魏兵近在淮次懼有異圖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藉詎止免罪若謂不然請充一介琰允之詳見劬曰將軍嚴威峭壘石矢如霜城內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願將軍霽然垂惠解圍退舍則相率至矣劬允之詳請反命劬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劬辭即日琰及眾俱出一

(五) 十

州以全。

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典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由此微有忤，出為征虜長史，義陽太守。

梁書曰：魏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為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銳志攻之。魏眾大潰，皆棄城奔走。

及南康王為荊州，詳為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

梁書曰：詳使道先至江陽，時始安王遙光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胄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在州，其副潘紹謀亂，詳偽呼紹議事，即斬之，城門州府乃安。

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

梁書曰：高祖圍郢城未下，獻議曰：今頓甲堅城，攻取勢難，若

人衆食少，宜計日守之，食多力寡，宜悉衆攻之。若糧力俱乏，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知者不用，愚者懷疑。此魏武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仁德所感，萬里同行，金帛素積，糧運又充，大可列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翦所以克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未可下，問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此則宜思更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英斷。

一三六  
夔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

梁書曰：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烏合募人，不可禦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為得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官軍旗，鼓衆莫敢妄動。

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齊和帝即位，為右衛將軍。

梁書曰：魯休烈自巴蜀連兵寇上明，命道恭西討，將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敗之，封漢壽縣伯。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

梁書曰：在郡六年，資無擔石。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為武寧太守。

梁書曰：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之。蠻帥田孔明附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遁。仍戍三關。郢州刺史張冲督河北郡事，元起屢與冲書，求旋師。冲報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裡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舍去，荆棘生矣。乃表元

起為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為用，命者萬餘人。

<sup>一三六</sup>梁武起兵，蕭穎胄共書招之。即日，上道率眾與武帝會于夏口。

梁書曰：時張冲待元起素厚，眾皆懼冲。及書至，元起部曲多勸還郢。元起大言於眾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皆朝幸，免不孝之罪。」

<sup>一三六</sup>中興元年為益州刺史，仍為前軍。

梁書曰：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等合長圍，身當鋒鏑。

<sup>一三六</sup>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

梁書曰：元起自率兵進至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遣使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將往救，敗還，乃舍郫。

五)

十三

徑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墜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車持楯叱之，眾辟易不敢進。

一三六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眾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

梁書曰：藻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通鑑考異曰：若止以逗留表元起，安敢擅收前刺史付獄殺之。南史

誣以反是。

一三七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邑。

梁書曰：魏軍攻鍾離，惠紹與馮道根等攻斷魏連橋，短兵接戰，魏軍大潰。

一三七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爭之，師入洧口。道根說顯達曰：洧水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方道步進。

梁書載道根言曰：洧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

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鄴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則立破之矣。愚按南史節去數語，便辭不達意。今詳錄

之。  
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

梁書曰：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

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

梁書曰：魏軍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又曰：魏分兵於大小峴，東桑等連城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

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

梁武起兵，絢奉郡以應。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

梁書曰：絢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又曰：東昏將吳子陽壁於加湖，軍鋒甚盛，絢隨王茂力攻屠之。自是

五

十三



常領游兵有急立赴斬獲居多。

初<sup>三七五</sup>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己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子甚慚。

梁書曰俄敕豹子受絢節度每事先諮。

是冬<sup>三七六</sup>英果率眾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

梁書曰鍾離城北阻淮水魏於郟陽州西岸作浮橋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攻城。

時<sup>三七六</sup>城中眾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

梁書曰魏軍乃以車載土墊塹使其眾負土隨之嚴騎戲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追之俄而塹滿英與大眼躬自督戰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又設飛棧及衝車撞之所值城輒頽落義之以泥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害義

之善射。其被攻危急處，輒馳往救之。每彎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

魏一三七六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硖石。義之又率朱衣直閭王神念救之。

梁書曰：時魏兵盛，神念攻硖石，浮橋不能克，故援兵不得時

進。

魏克硖石，義之班師。為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

冊府元龜曰：武帝崇佛道，祭祖禰不設牲牢。義之數曰：宗廟不血食矣。又武帝祖陵前一旦失石鹿，義之曰：蕭祚將盡乎。後果為侯景所滅。王侯妃主以下為景軍所掠，漂流它國者數萬。

(

F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南史五十六

及今三六三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

梁書載弘策言曰：今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會應有主。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岷兄弟英武，當今無敵。虎據二州，三分天下，糾合義兵，為民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則不世之兵可建，無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愚按：兩書所載微異，今兼收之。

弘策三一三踰垣匿於龍廡，過賊見害。

梁書曰：弘策方救火，盜潛夜害之，典此不同。

緬三六四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

五)

十五

梁書曰尤明後漢及晋代眾家。

緬居三憲司五推繩無所頌望號為勁直武帝乃遣固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

梁書載太子典緬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蒞事明敏倚相讀墳典卻穀穀詩書茂以斯過自列之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何嘗不同茲賞共此言寄如何此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

子野三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典纘過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之交大通中為吳興太守居郡有煩苛務清靜人吏便之。

三國典略曰吳人陸雲曾製太祖廟碑纘罷郡經途讀其文嘆美之曰今之蔡伯喈也至郡言於武帝召兼尚書議郎項

之即真。

答襲江陵帝載纘隨後逼使為檄固辭以疾。

太清紀云答使纘為檄纘曰吾蒙朝廷不世之榮又荷湘東

五國士之眷今日雖死義不操筆。

及軍退敗行至澧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

太清紀載纘言曰若南師必振北賊將亡吾死無所恨。

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祆道聚黨攻郡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

梁書曰南中久不習兵革吏民恒憂奔散或勸綰宜避其鋒不從仍脩城隍設戰備募召敢勇得萬餘人。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南史五十七

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子於導篡范雲，僅改置佞倖傳夷之，媚子僉人以示愧，而獨於約則徑改賊臣傳以夷。王偉謂侯景尚未弒簡文，而偉教弒典梁武，初未弒和帝，而約教弒等耳。或曰：約才人，典范嘩同宜憐，雖然竟絕矣，以大逆絕。

范雲一四一五字彥龍，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侯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

梁書曰：雲八歲遇宗豫州刺史殷琰於途，琰異之，邀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讀者噪焉。嘗就親

五

十七



人袁熙學書一夜不怠。熙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

<sup>一四二</sup>梁臺建雲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為言，未之納。後典王茂同入卧内，雲又諫。

梁書載雲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為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大

<sup>一四二</sup>業，海内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為累。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

<sup>一四二</sup>愚按：雲典沈約同導武帝篡齊，有約傳可考，故恩倖以此。范鎮字子真。

梁書曰：南鄉舞陰人。

<sup>一四二</sup>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

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鎮神滅論。梁書全載其文。今補錄。其後一則云：浮屠害政，桑門蠹俗，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赴僧，破產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吝於貧友，千鍾委於富僧。又懼以阿鼻之苦，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土木。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况爾而無來不禦，去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下有餘以奉上，上無為以待下，全生匡國，用此道也。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南史五十八

叡素羸，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眾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鬥艦，高典合肥城等，四面臨之。梁書曰：魏人計窮，相與悲哭。叡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守城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

梁書曰：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

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駝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

梁書曰：魏已墮吾腹中，卿曹弗憂。

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

通鑑考異曰：按魏軍共止數十萬，似為太誇。當從曹景宗百

五

十九

萬為是。

一四三二帝後

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為其主不足推

此事梁書無之不知南史本自何書獨不宜為忠臣諱耶而

須莫須有若梁武各為其主一語是何言典此蕭氏同室操

戈之見端也。

一四三三

聞侯景作逆粲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裝之高自以年位高耻居

其下粲請為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

梁書載粲言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即今二宮危逼

滑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

鋒鏑便有所歸。

一四三四景登

禪靈寺門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敗。

梁書曰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命軍主鄭逸逆擊

之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進逸逆敗。

陳武帝一四三五聞文育軍不利，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勅，載解兵，載得書，乃以眾降。

還寇記曰：載為僧辯固守，屢攻不克，霸先遣人說之，曰：王僧辯親黨皆盡，一孤城相拒耶？載曰：士感知己，本為王公抗禦，大軍致成仇敵，恐不見全。老母在堂，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公乃遣刑白馬為盟，遂開門。

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吉凶慶吊無所往來，不入離門者幾十載，卒於家。

還寇記曰：陳主遣載從征，以小違因夙憾殺之，尋視事大殿，見載至，驚走入內，移坐光嚴殿，復見載入，因此得疾死，無此不同。

侯景一四三五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

隋書曰：卒於京城。

五

廿

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  
下一家。

隋書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鑑深遠，亦非羣賢所逮。  
初，黯為太僕卿，而兄子祭為左衛率，黯以故常怏怏，謂人曰：幸祭  
已落驂駒前，朝廷是能用人，才不識者，頗以此觀之。

梁書曰：叡，族子愛，字孝友，事母以孝聞。性清介，為志好學，每  
虛室獨坐，游心墳素，塵埃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游京師，值  
天子游南苑，邑里喧嘩，老幼爭觀。愛獨端坐讀書，見者異之。  
及長，博學能文，尤善周易。春秋左氏義，袁顛刺史雍州，引為  
主簿。遭母憂，廬墓側，負土起墳。武帝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  
服闋，引為中兵參軍。及義師起，以為壯武中軍，帶襄陽令。時  
京邑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叛，州內驚擾。  
愛素為州里信服，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率募鄉里，得千餘。

人与僧都羊战於始平郡南，大破之，民乃安。梁受禅，累官驍  
骑将军，宁蜀太守。卒，赠卫尉卿。

梁天监初，自拔南还，除后军諮议参军。还求边境自効，以为廬江  
太守。

梁書曰：魏將呂頤率眾五萬奄來攻郡，還率麾下拒破之。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南史五十九

景素為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

梁書載淹每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祗句啣怨

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行麋鹿

霜露棲於姑蘓之臺矣。

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為侍中中書監等，封宣城公，使昉具草。

梁書載昉辭曰：臣本庸才，知力短淺。高皇帝為猶子之愛，降

家人之慈。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當大漸時，于玉几之

側，遂荷頌託，導揚末命。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

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

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訶誓在耳。家國

五

廿三

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處奉  
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徵。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  
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型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  
管王言。臣命輕鴻毛。責重山岳。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  
黷朝徑。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  
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為期。不敢聞命。愚按任昉此草  
冷刺狠於毒罵。當令負心賊罵。汗淚俱下。乃南史削而不載。  
何也。

始武帝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  
室。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  
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

梁書又曰。雖情謬。先覺而跡淪。騎餌。狝具而非吊。大廈構而  
相驩。

昉<sup>一四五</sup>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隋唐佳話曰昉善經籍時稱為五經笥。

建武<sup>一四六</sup>初舉士為始安王暹光所薦除儀曹郎遷書侍御史出為錢唐令。

梁書載暹光奏曰僧孺照螢映雪編蒲緝柳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誕說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

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妻寓之行還妻遂懷孕為王典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坐免官久之不調。

梁書載僧孺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繩又曰爵羅裁舉微禽先落閭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碩步高軒悲如叢委踟躕下席淚若綆縻。

五

廿三

友<sup>一四六一</sup>人廬江何炯。猶為王府記室。僧孺乃與炯書。以見其意。後為安成王參軍事。鎮石中記室參軍。

梁書載書曰。吾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湘縹之上。翮躑搏俎之側。委曲同之。鍼鏤繁碎。比於米鹽。加以疏澁。拙於進取。未常去來。許史。逮將梁寶。是以三葉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從。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訟謳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雄。官參人倫。顯職雖古。爵人不次。未有奔驟。若此者。基薄墻高。頃蹶必然。竟以福過災生。人指思間。不能早從。曲景遂乃取疑。邪徑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華端上可投畀。比方次可論輪。左校幸聖王善貸。止除名為民。幅巾家巷。敢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此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興。物多悲。况復霜消草色。風搖樹影。

寒蟻夕叶合輕重而多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知蹶落  
幕熠耀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雞鳴犬吠。方當長為傭保。  
溘死溝渠。悲夫。倘不以垢累時存寸札。雖先犬馬。猶喬松馬。  
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五

昔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

列傳第五十

南史六十

諸子準有文才。後梁宣帝時，位度支尚書。

後梁春秋曰：準有文才，善詞賦。以西中郎參軍，隨宣帝之鎮。

歷今官，卒贈太常卿，謚曰敬。

及昭<sup>一四七</sup>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女言輒慟。

梁書曰：映涉紀傳，有文才，褚淵屈與子賁等遊處，年未弱冠。

淵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須昭仕乃官。永元三年，參鎮

軍江夏，王寶玄軍事，出為武庫令。及武帝師次建康，吳興太

守袁昂自謂門世忠貞，固守誠節，乃訪於映。映曰：元嘉之末，

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明節，司徒當寄托之重，理無苟全，所

以不顧夷險，力殉忠義。今嗣主昏虐，狎近羣小，親賢誅戮，外

難屢作，曾無浚改。荆雍協舉，乘據上流，背昏向明，勢無不濟。

五)

廿五



百姓思治，天人之意可知。既明且哲，忠孝之道無爽。願明府

思之。

<sup>一四六</sup>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

梁書作筆勢所至。

<sup>一四六</sup>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為流別起居注六百六十卷。

梁書云：乃加刪撰為流別起居注六百卷。

<sup>四八六</sup>凡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為人章表集十卷。

梁書作又為婦人集十卷。

<sup>一四六</sup>排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

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為相東王繹友，俄遷晉安

內史。

梁書載勉客喻有云：排好學不倦，多所著述。其所遊往，皆一時才俊，賦詩頌詠，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

任要當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  
吉吾奈竊若是幸無大過皆此子之助其痛惜排若此  
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因集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焉懋建議  
獨以為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

梁書載懋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  
決云封於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曲說  
非正經通義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  
若以禪授為義則禹不應傳啟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  
外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  
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没子  
繼也若謂禪奕奕為盛德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為三  
皇伏羲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  
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顯

五

共

項封泰山。禪云云。帝嘗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為五帝。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没子繼者。禹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泰山。禪梁甫。是為封泰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柏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故心淳朴。不應全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

義後第十六王何得云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乃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得封泰山。禪社首。神農典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分為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泰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為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典霍嬭俱上。既而子侯暴卒。殿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嘆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之君。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夫封禪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

五)

廿七

國亦不謂為封禪。鄭云有參禋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侯之書，斯為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享帝於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員邱方澤者，摠為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為封禪，何其數也。此為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於高禘，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禱水旱也。是為合郊天地有三。

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典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為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神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傳云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終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四六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

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  
梁書曰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袞冕。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於明堂儀注猶云服袞冕。懋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教問凡求陰陽

(五)

廿

應各從其類。今嘗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為疑。懋荅曰：嘗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二言為早而祭天地，並有瘞埋文，不見燔柴說。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不用柴之證矣。昔嘗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

一四八  
亨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晉安王方智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

冊府元龜曰：王僧辯為征東將軍，以亨為從事中郎。及晉安王授官，亨奉牒辭府。僧辯荅曰：卿學優而官，自致青紫，夕郎之選，雖為清顯，位以才升，固無自愧。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

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  
思按永興公主即後典叔臨安王宏私通謀弑武帝者，事見  
宏傳，不止險虐而已。

五

廿九



明興化李 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五冊上 卷五十三至卷六十

本冊編集者 諸暨 何槐昌

全書統纂者 鄖山 徐靜波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五册<sub>(下)</sub>卷三一至卷六十七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一

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為江州刺史子武牙為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梁武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眾軍俱下

梁書曰伯之雖受命猶豫兩端偽云大軍未可東下武帝曰伯之此谷其心未定宜及其猶豫逼之

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梁武疑其復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

梁書載武帝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猶未信

五

卅

伯之一四九五每旦常作伎。日晡輒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聞叫。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

梁書曰。初元冲兵起。要尋陽張孝季從之。及敗。伯之追孝季不得。得其母。即以蠟灌殺之。

慶之一四九〇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若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

梁書曰。諸軍若疑。慶之請獨取之。

自春一四九一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

梁書載慶之言曰。今兵來一歲。糜費極多。諸軍並無鬥心。皆謀退縮。豈欲立功名。皆聚為抄掠耳。吾聞置兵死地。方可求

若欲一四九二班師。慶之別有密教。仲宗壯其計。乃從之。

梁書曰今日犯者便依明詔。

時魏濟陰王元暉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暉業仍趣大梁。

梁書曰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

梁書載慶之言曰吾到此以來屠城略地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為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仇讐。

初魏莊帝單騎度河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典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

梁書曰外同內異言多忌刻。

慶之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啟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

五

卅

資治通鑑載慶之言曰彼若知我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應之。

顓由是疑慶之乃密啟武帝停軍洛下南人不一萬魏人十倍。梁書載顓表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已定惟爾朱榮尚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宜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擾動百姓高祖遂詔眾軍暫停界首。顓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顓憚之遂不遣。

梁書載顓曰主上洛陽全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不為國計恐成僕責。

會<sub>五</sub>有<sub>五</sub>祿賊沙門僧強自稱為帝土豪蔡伯寵起兵應之攻臨北徐州詔慶之討焉。

梁書曰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

景邀得之一五。二。逼听令更射書城中。云挑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听不從。遂見害。

梁書曰。听不肯為書。期以必死。

蘭欽一五。四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趨捷過人。梁天監中以軍功至冀州刺史。

梁書曰。欽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郭仲進攻擬城。破其大都督劉厲眾二十萬。進攻龍城。獲馬千餘匹。破其大將柴集等。又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將楊目遣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刺史劉海遊。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目又遣將率數萬眾來援。欽于陳斬其將曹龍牙。傳首京師。

欽一五。四以軍功封安懷縣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軍。

梁書曰。魏將賀拔勝冠襄陽。欽受勅往援。擒其行臺元子禮。

五

卅二



欽<sup>一五</sup>子夏<sup>五</sup>。大將薛儁、張善、蔭魏梁州刺史元羅遂降。梁漢定。  
愚校。欽有子京。為東魏大將軍。高澄所擒。命為膳奴。以辱之。  
後竟殺。澄尤為快事。事見北史。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二

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

資治通鑑有曰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堆事徵斂。

國家之於闕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祖調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

梁書又載曰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窮齒之鄉亦皆必至屬所搔擾深為民害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而貪殘細民棄業流亡者多雖年降復業詔下蠲租文而終不得反其居。

(五)

卅三

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

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

梁書又曰今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家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于後應多即事未須皆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無益妨民所宜除除之所宜減減之凡殿興造討召徵求雖闕國計權其事宜皆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

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

梁書又曰自普通以下二十餘年刑役薦起民心彫流今魏

民和親疆場無微若不及此時息四民省國費令生聚蓄積  
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國弊民疲安能遠略事至方固知  
不及矣。

武帝大怒一五二責琛曰。御珥貂紵組博河洽聞不宜同於鬮耳。止取  
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

梁書曰。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于千里。或誦老子知  
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樽皆其人也。  
救一五三又曰。何者是宜具以奏聞。

梁書又曰。其餘條陳並宜具列。極言其事。傳聞重奏。當復省  
覽。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

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  
之西行。將發。幼方子擇伺殺謙之。謙之兄巽之又刺殺擇。有司以  
聞。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五)

卅四

愚按朱幼方之焚昭之誤也。非故也。謙之手刃幼方過。若從輕流配。便可省擇典異。逆報怨怨相尋。操戈無已。皆緣齊武處置未當耳。

朱<sup>一五</sup>昇<sup>一六</sup>字彥和。吳郡錢唐人。大同八年改加侍中。

資治通鑑曰。異奏項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講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時帝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祥柯。南平理洞。紛綸甚衆。故異請分之。其下亦皆異國之人。徒有州名。而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為之。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賦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太守州郡。

雖多而戶口日耗矣。  
昇探帝微旨。荅曰。今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昇言。遂納之。及貞陽侯敗沒。帝憂曰。今勿作晉家事乎。

資治通鑑曰。帝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異啟事。帝駭之。遽起乘輿。至文德殿。異曰。寒山失律。上聞。悅然。將墜牀。僧胤扶就坐。嘆曰。吾將無復為晉家乎。又曰。帝危亡將至。神不守舍矣。

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啟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有一客。並不為聞奏。故朝廷無備。

資治通鑑曰。景引兵臨江。羊侃陳計討之。見侃傳。異猶言。景必無渡江意。寢其議。

(五)

卅五

景兵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給稱反賊請勿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安可使其獨在殿上异曰徐思玉豈是刺客邪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啟。

資治通鑑曰啟言異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表薦之。

梁書載繹表稱其行稱鄉閭學兼文武安貧守靜苦執貞退雖行年六十可謂東都遺寶。  
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愔不報。

陳書全載其書不能全錄末有云吾等修好尋盟多歷寒暄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足下若鄙言為謬來旨必

通分請反釘甘從斧鑊何必期令我等坐斃齊都是趙魏黃  
塵加幽并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  
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

<sup>一五三</sup>紹泰六年陵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權傾朝野直兵  
鮑僧叡假王威風柳塞辭訟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

<sup>一五二</sup>陳書曰陵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

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網維綜覈名實時有冒  
進求官乃為書宣示之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

陳書有曰秦有東府令趙高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  
為丞相此可為例耶。

<sup>一五二五</sup>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  
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

世說新語補曰徐常侍聘齊時魏收以文學為北國秀收錄

五)

冊六



其集尔徐令傳之。江左徐濟江即沈沈曰吾為魏公藏拙。  
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喻旨儉曰呂嘉  
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

陳書有云轉禍為福未為晚也。

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沉于江如其夢。

梁書曰泉友人夢泉將罪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頃  
之又夢泉著朱衣行水上復告泉曰君復憂尋見免矣。因說  
其夢俄見任皆如其夢。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南史六十三

楊華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魏胡太后逼幸之，懼禍來降。華後位太子左衛率，卒於侯景軍中。

梁書曰：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為賊擒，遂降之。

元帝除荊州侯，景反，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臨沒。

梁書曰：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

於景，方入朝。

荆湘疑貳，元帝令僧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使泉先言之。泉入不敢言，孝元問僧辯，僧辯以情對。

梁書以僧辯之言入本傳，而南史改入絕使傳，今以梁書為

五)

卅七

是。

會岳陽軍襲江陵，人情搖擾。孝元遣就獄，出僧辯以為城內都督。

梁書曰：元帝遣左右往獄，問計僧辯，僧辯具陳方略。

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元帝命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

資治通鑑曰：湘東王繹遣王僧辯擊侯景，遺之言曰：賊既乘勝不勞，遠擊但守巴邱，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將佐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以委任。若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

景軍濟江，輕騎至城下，語王領軍，何不早降。荅曰：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肉薄苦攻。

梁書曰：景執王珣等至城下，珣為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一壇屋，耀軍城東壠上。芟

除茅荷，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兔頭肉薄苦攻。  
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

梁書曰：賊已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唇，肉薄而上。城上放木擲火，礮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更起長柵燒城。大列舟艦，以樓艦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泮柯椎蝦蟆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燒水柵，風不利，自焚而退。

元帝一五三七以僧辯為征東將軍，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之，乃降。

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

梁書曰：命給舟百艘，以老其意。

五

卅八

子仙一五三八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

梁書曰：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遥率樓船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

孝元一五三八命生釘和舌，斃之。

冊府元龜曰：時有沈禮明為吳興令。子仙據吳興，使召禮明，委以書記之任。禮明固辭。子仙命斬之，或救免。子仙愛其才，終，過掌書記。及子仙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募得，訓所獲者，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禮明手。

陳武一五三八名蓋，僧辯、僧暉之。既至益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為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

梁書載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違天背義，破掠我國家，毒

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勛勞兆庶五十餘載，哀景以窮見歸，全其將戮之首，功以非次之崇。於景何薄，而景長戰疆，弩陵蹙朝廷，踐牙郊甸，殘乍含靈，剗肝斫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屍，不謂為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巖恭默，復加忍毒，皇枝強抱，以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豈有率土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掉心？况臣僧辯，臣霸先等，荷臣湘東王繹泣血之寄，身當將帥而不能瀝胆抽腸，共誅奸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臣繹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辯等協和將帥，必誅凶豎，尊奉臣繹，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不推己讓物，先

一  
僧辯

身帥眾，則天地百神之靈，共誅共責。

五三八

師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拜告天，言訖風止，自

五

卅九

此遂泛安流，行甚迅疾。

梁書曰：王師次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挑戰。又以鵝舫千艘并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過風電，僧辯皆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眾軍乃掉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皆赴水，僧辯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石頭之斗城，連營逼賊。

一五三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走朱方，僧辯命眾將入据臺城。

三國典略曰：初，侯景未平，僧辯獻嘉橘一蒂，二十五子於湘東王。王荅曰：凱歌之聲已極，嘉瑞之橘遠臻。後果平景。

一五四僧辯命蔡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指麾勇敢，遂斬賢明。

梁書曰時杜蔚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百餘人因與賊交戰。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入。

一五四及僧辯罪免母深相責厲辭色俱嚴。

梁書載母曰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

子孫。

一五四承聖三年魏遣兵及梁王譽合眾將襲江陵孝元徵僧辯於建鄴為大都督荊州刺史。

冊府元龜載敕曰黑秦背盟忽便舉谷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陝悉非勁勇卿宜星夜就路以赴倒懸。梁書曰僧辯處分既竣乃謂元帝使李膺曰魏兵驍猛難與爭銳眾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扼其後路十里饋糧尚有饑色况魏越數千里乎此孫贖克龐涓時也。

一五四初僧辯平建鄴遣陳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蔭之分且為第三

五

四十



子顛許娶陳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辯母亡，然情好甚密，其長子顛屢諫不聽。

梁小史曰：霸先女與陳子高私通，絕愛之，嘗書詩於白團扇，以遺子高。會僧辯有母喪，未及為頽娶，子高嘗陵其侶，因竊扇與頽，且告之。故頽忿恨，以語僧辯，用他事停婚。霸先不知其故，疑僧辯先圖，遂襲僧辯。

時<sup>一五四</sup>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之譎，殆天授也。

愚按：此史臣佞語，以成敗論耳。與人推心結姻而圖之，非譎而何善乎？子友朱昭，史糾曰：忠梁者僧辯也，賊梁者陳霸先也。僧辯所短在誤迎貞陽耳，於梁實有再造功。姚伯審父子代為陳史，詆僧辯及柳仲禮、趙伯超、屈膝侯景。夫殺景者僧辯也，初見勢不可為，姑隱忍固得當，及力能制賊，則剗刃仇復雪國耻，事有補而義無嫌，且師援臺城，仲禮實盟主，時

僧辯偏將耳。白幡解軍。僧辯尚思一戰。仲禮覩顏媚賊。望風送款。則屈膝於景者。仲禮非僧辯。即降在偏裨。事難立異。為首為從。應不同科。史臣當為賢者諱。削而不載。以明實錄。不然。亦宜効太史公立傳法。不見本傳。而見他傳。以彰錄功。掩過之休。今皆反是。不過廣陵之襲。霸先作賊曲。借此相婚。代為釋慙耳。掩莫大之功。而橫加以辱人賤行之名。安乎傳復云。霸先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此時僧辯成名已重。霸先名地實微。何由得畏。總之授人北門之管。結人姻婭之戚。倏然反噬。事在不圖。僧辯以大度亡身。霸先以猾賊竊國。姚史高下在心。慚直筆矣。

顛弟五十四頌。少有志節。恒隨梁元帝。及荊州覆滅。入於魏。愚按。隋滅陳後。頌掘陳武陵。焚其骨。投水飲之。宜附其後。以結復仇之局。

五)

四一

僧愔一五四二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僧愔復得奔齊，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

三國典略曰：僧愔與侯瑱共討江曲侯勃，吳州刺史羊亮說

僧愔襲瑱而反，以告瑱，瑱攻之。僧愔奔齊，與此不同。

羊侃一五四三字祖忻，秦山梁父人也。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

梁書曰：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

正光中一五四三秦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遣其弟天生攻臨岐州，寇雍州。

侃為偏將，隸蕭寶寅往討之，射殺天生，其眾即潰。

梁書曰：侃潛身巡警，伺射天生，應弦即倒。

初其父社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

梁書載：社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附本朝。

侃一五四四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併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昏。

拜刺史。

梁書曰侃以安北將軍兗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討武帝召侃問方略因得知卿願為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跡還朝常思効命未嘗願與元法僧同行北人雖謂臣為吳南人已呼臣為鹵今與法僧行猶群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鹵奴輕漢高祖強侃使行以為大軍司馬謂曰此官廢久持為卿置之軍罷入為侍中。

<sup>(五四七)</sup>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重鎮方城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人臣豈宜至此。

<sup>(五四九)</sup>梁書曰吾荷國重恩當稟廟以掃大逆。

帝大怒鴉仁鴉仁懼頓軍于淮上及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

資治通鑑曰景邀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朱异曰景數百叛鹵何能為救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放之景益無所憚。

(五)

四二

啟上曰。如臣事是實。應罹國憲。若蒙照答。請戮鴉仁。  
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  
恩。

梁書曰。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活。以至于今。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南史六十四

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度子一帥舟師千餘人于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乃退還南洲收餘众步赴建鄴見帝曰不死關前終死關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

梁書曰子一啟太子云賊圍未合猶可出蓋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

子一五五三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

梁書曰子一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群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

大寶二年元帝令僧祐援僧辯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孝元聞而壯之。

(五)

四三

三國典略曰元帝厚撫其家謂僧祐曰景便陸道不關水戰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自當必克若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邱不必交鋒。

五五三

前至赤沙亭。合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軍。禽約送江陵。

梁書曰僧祐至楊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白塔遙以待之。僧祐從前路西上。約謂畏已而退。急追之。及于南安羊口。大呼吳兒何不早降。僧祐不與言。潛引卻。

五五三

承聖二年。魏軍至。以僧祐為都督。城東諸軍事。城中流矢卒。城遂潰。

梁書曰魏軍四面進攻。百道齊舉。僧祐身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于賞罰。眾皆感之。咸為效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

及建鄴平，<sup>三五</sup>前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腕之酷，<sup>五六</sup>繹亦不責也。

愚按前兄弟身為人臣敢發帝兄陵，雖云復仇亦云酷矣。蓋

明知元帝殺答仇答必不代死，兄報怨故敢為此。雖然元帝

薄兄乃爾，猶責宣帝厚叔耶。觀此一事可以原答矣。

龔三五與僧辯等守巴陵，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太府卿定州刺

史。

梁書曰龔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逃

龔追至楊浦生擒之。

龔三五乃據吳興以拒之，頻敗陳文帝軍。

梁書曰龔遣軍副杜秦攻陳蒨於長城，反為所敗。愚按蒨

即文帝也，當是陳人自諱耳，宜從南史。

後杜秦降文帝，龔尚醉不覺，文帝遣人負出項王寺前斬之。

梁書曰霸先遣將周文育討龔，龔會從弟北叟出拒，敗績走

五  
四四



義興霸先親率眾圍之。會齊將柳達摩襲建康。霸先恐與齊連和。龕聞齊兵退，乃降。遂遇害。與南史不同。三國典略曰：龕敗，乃降周鐵虎，送龕祝項王神，使力士拉於坐。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並賜死。愚按：龕既與陳氏為仇，降亦不免。安肯降降者陳人誣辭，當從南史。

<sup>五五九</sup>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克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

梁書謂擒子仙者杜龕，不知誰是。

<sup>五六〇</sup>陸納啟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為奴婢。元帝乃鎖琳，送僧辯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并諸樓車以示之。

三國典畧曰：納造二艦，衣以牛皮，高十五丈，一曰青龍，一曰白虎，選其驍勇者乘之，以戰。

<sup>五六〇</sup>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資治通鑑曰：僧辯不許復送江陵，帝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納。

乃復遣琳許其入城。  
為詩一絕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為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愚按楊氏不死前夫乃死後夫亦隨蘭陵公主之同車歟  
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豈易知乎。  
煞彙朗多詐然未應王琳知所歸矣當即取焉。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南史六十五

<sup>五十五</sup>天嘉元年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巴陵王蕭沈等上表請以昌為湘州牧封衡陽郡王詔曰可三月入境詔令主書舍人緣道迎接丙子濟江殞之中流使以溺告

愚按侯安都傳昌與文帝書甚不遜故罹此禍武帝從此絕矣初責王僧辯舍敬帝而立淵明詞旨何忠壯乃爾賊僧辯旋弒敬帝昌之罹禍具武帝餘殃乎

<sup>一五七五</sup>紹泰二年齊兵攻逼建鄴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為質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武帝難之而重違眾議乃決遣曇朗

陳書載武帝言曰孤謬輔王室致蠻夷猾夏何所逃責今在位諸賢皆欲與齊和好以靜邊疆若違眾議必謂孤惜猶子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且齊人無信謂我浸弱必當背盟若

五)

四六

其果來，須為我力鬥。

<sup>五七五</sup>使質於齊，齊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誅之。

陳書曰：齊人請割地，并入馬牛贖之，不許。

<sup>五七七</sup>禎明三年，隋師濟江，都督東衡州刺史王勇征兵于方慶，欲与赴援臺城。方慶不從，勇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斬方慶於廣州，而收其所將兵。

陳書曰：是時辜洗兵已上嶺，鄭萬頃不受勇召，而高梁女子浩氏舉兵，應隋攻陷旁郡，勇計無所出，乃以衆降。行至荊州道，病卒。

<sup>五七七</sup>文帝十三男，三子早卒，無名。

叔陵与文帝子伯固，乃見叔慎，見忠義。

<sup>五七六</sup>光大二年，皇太后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為溫

廢侯。

陳書載太后今日伯茂圖為禍亂煽動官闈嗣君喪道由此  
亂階是諸凶德成作謀主讀此數語則伯茂忠於廢帝可知  
五七九君範鄱陽王伯山長子未襲爵而隋師至從後主入長安隋文帝  
並配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處之。

陳書曰君範與尚書江總友善至是總贈君範五言詩以叙  
他鄉離別詞甚酸切當時文士咸諷誦之。

五八二宣帝四十二男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

叔獻乃宣帝元配所生。

五八六叔堅少而嚴整又頗使酒兄弟憚之。

陳書嚴整二字作桀點凶虐。

五八六時後主患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決于叔堅權傾朝廷後主由  
是疎忌之。

五)

四七

陳書曰：叔堅因肆驕縱，事多不法。

<sup>五六</sup>至德元年，出為江州刺史。未發，尋以為司空。實欲奪其權，又令上書告其事，案驗使實。

陳書曰：叔堅不自安，為左道厭魅，以求福助。又云：有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並實。與南史不同。當從南史。

<sup>五六</sup>後主召叔堅囚于西省，將黜之。令近侍宣救數之。叔堅自陳為佞人所構，死日慙，見叔陵。

陳書載叔堅言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于九原之下。

<sup>五六</sup>陳亡，入隋，遷于瓜州。叔堅素貴，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酣飲，不事耕種。

陳書曰：與沈氏酣飲，以灌保為事。

隋師至湘州。叔慎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并伏兵斬之。叔慎招士衆數日，中兵至五千人。

陳書曰：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赴難，未至。  
聞龐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胄擒叔慎。

陳書曰：薛胄兵次鸞羊山，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之。因合戰，自旦至日昃，隋軍迭息迭戰，而正理兵少不敵，大敗，生擒叔慎。是時鄔居業率衆自武川來，赴出橫橋，江聞叔慎敗，乃頓新康口。隋總管劉仁恩兵亦至橫橋，據水置營，相持信宿。合戰，居業又敗。与叔慎及黨羽十餘人俱被擒，皆斬之。愚按：見理侃侃數言，可貫金石，但不知所殺黨羽十餘人，正理在內否，惜史不明言。

秦王斬之漢口。

(五)

四



陳書云時年十八。

<sup>一五六九</sup>義陽王叔達字子聰宣帝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位丹陽尹。

劉昫舊唐書曰年十餘常侍宴賦詩十韻授筆使就。僕射徐

陵甚奇之。

<sup>五六九</sup>入隋武德中位侍中封江國公。歷禮部尚書卒。

唐書曰叔達字子聰入隋久不試。大業中為絳郡通守。高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溫大雅同筦機密。方禪代時書冊記誥皆其筆也。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為容。每占奏縉紳屬目。江左士長安作客多薦諸朝嘗賜食得葡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賫物百段。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坐忿許不恭免官。未幾居母喪又有疾。太宗憂之遣使禁卻吊者。喪除為遂州都督病

不拜。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聞間太宗，高祖惑之，叔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為陛下，乃社稷計耳。後圍薄汗漫，為有司露，劾帝以名臣護掩之，授散秩歸第。卒，謚曰繆。又贈戶部尚書，更謚曰忠。

<sup>二五九二</sup>時張貴妃孔貴嬪並愛幸。沈皇后無寵，日夜構成后及太子短。

陳書曰：沈后近侍左右，數往來東宮，而太子亦使人至后所，後主疑其怨望，甚惡之。故張孔二貴妃皆構其短。

<sup>二五九三</sup>錢唐王恬字承懷，後主第十一子也。禎明二年封，入隋，卒於長安。

愚按文宣後主諸子，多有以無所表見，應刪者。然予不刪也。一明宣帝猶能矯宋明齊明之失，則猶子生矣。一明隋文猶能矯周武之失，則亡國之後又生矣。明原故不刪。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六

南史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僧<sup>一六</sup>惜<sup>七</sup>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其徒黨僧惜奔齊

三國典畧所載王僧惜奔齊始末與此不同注僧惜傳內且此傳典王僧辯傳內所記僧惜奔齊始末又不同何也令讀者何據

之。明<sup>一六</sup>日齊人遣兵數萬助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頓蕪湖洲尾以待

陳書曰琳引眾向梁山欲越官軍以屯險要齊儀同劉伯球帥兵萬餘助琳水軍戰行臺慕容博德子子會領鉄騎二千在蕪湖西岸博望山為其聲援

將<sup>一六</sup>戰有微風至自東南眾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

五 五十

陳書曰。瑱發船中琳艦。其餘冒突青龍。各相當值。又以牛皮

冒蒙衝小舟。觸琳艦。并鎔鉄鋼之。

脱走。以免者十二三。盡獲其舟械。琳因入齊。

陳書曰。其步兵在西岸。自相蹂踐。馬騎並淖於蘆荻中。又曰。

琳乘單舸。冒陳走。溢城。猶欲收合離散。眾無附者。僅與妻

妾十餘人入齊。

明<sup>一六二</sup>日。安都坐御坐。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

此侯景無君故事也。安都何尤而効之。獨狂乃爾。必有鬼物

附焉。其衡陽王昌乎。

帝<sup>一六三</sup>引安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尚書朝堂。於坐收

安都。囚于西省。因出景歷表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明日於西省賜

死。

陳書載詔曰。安都愛初締構。頗著功績。飛驂代邸。預定嘉謀。

款謀期於話言。推丹赤於造次。策馬甲第。羽林息倣。置酒高堂。陛戟無衛。何嘗內隱片嫌。去柏人而弗宿。外協猜防。入成臯而不留。而勃戾不俊。驕暴滋甚。招誘文武。密懷異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

時法甌出頓新淦縣。景遣行臺於慶來襲新淦。法甌敗之。

陳書曰：武帝亦遣文育討慶。文育疑慶兵強，未敢進。法甌率眾會之，因克生屯，俘獲甚眾。

太建五年，大舉北侵。法甌為都督，出歷陽。

陳書曰：齊遣步騎五萬來援，於小峴築城。法甌分兵於大峴禦之，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

於是為拋車及步艦，豎柏以逼之。砲加其棲堞，剋之，盡誅其戍卒。陳書曰：歷陽人窘蹙乞降，緩之則又堅守。法甌怒，親督士卒攻城。

五)

五一

淳<sup>一六二七</sup>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父文成仕梁為將帥位梁州刺史  
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以軍功封廣晉縣  
男

陳書曰量屢遷府佐常兼中兵荆雍之界蠻左數反山帥文  
道期積為邊苦中兵王僧辯征之頻戰不利遣量助之與王  
僧辯大破道期斬其酋長俘戮萬計

昭<sup>一六二八</sup>達踰嶺討陳寶應典戰不利因据上流為筏施柏其上壞其水  
柵

陳書曰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於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  
甲不動俄暴雨江水大長昭達放筏衝突寶應水柵水柵盡  
沒

昭<sup>一六三〇</sup>達子大寶襲邵陵郡公位豐州刺史在州貪縱百姓怨酷後主  
以太僕卿李暉代之乃襲殺暉而反尋被禽

陳書曰大寶遣其將楊通寇建安不克官軍漸近人情崩離  
大寶與通俱遁既入山路阻險不復能行通背負之稍進尋  
為追兵所及生擒之。

<sup>一六</sup>厨膳飲食並同羣下將卒莫不踴躍。

陳書曰初秦郡屬南充州後隸譙州至是詔以譙之秦盱眙  
神農三郡還屬南充州以明徹故也。

<sup>一六</sup>明徹以憂遘疾卒於長安至德元年詔追封郢陵侯以其息慧覺  
嗣。

陳書載詔曰吳明徹招定淮淝長驅彭汴方欲息駕陰山解  
鞍瀚海不就結纓之功無辭入褚之屈埋恨絕域甚可嗟傷  
自是以往屢逢肆赦獨此孤魂未沾寬惠遂使爵土湮沒饗  
醑無主景瑕錄用宜在茲辰。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南史六十七

徐嗣徽任約等來寇武帝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頭使度頓軍治城寺。

陳書曰時賊已據石頭市鄧居民并在南路去臺遙遠恐為賊乘乃使度將兵鎮治城寺築壘斷之賊悉眾來攻不能克武帝尋亦救之大敗約等。

文帝崩度預頌命廢帝即位進司空。

陳書曰華皎據湘州反引周兵至沌口與王師相持乃命度總督眾軍由嶺路襲湘州悉獲其所留軍人家口以歸。

鐵武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敗績典文育等為琳所禽琳見諸將與語唯鐵武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虎見害贈侍中護軍。

五

五

陳書載武帝詔曰周鉄虎竭忠盡力致臨凶徒神氣彌雄肆言無撓豈直温序見害方爾理積龐德臨危猶能瞋目忠貞如此惻愴兼深。

<sup>一六三</sup>天嘉五年文帝又詔配食武帝廟庭子瑜嗣。

陳書曰時有盱眙馬明亦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軍敗明力戰死贈征西將軍郢州刺史。

<sup>一六三</sup>程靈洗字玄條新安海寧人也侯景之亂據黟歙聚徒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新安太守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

陳書曰梁元帝承制荊州遣使問道奉表劉神茂自東陽建義拒賊靈洗攻下新安與相應。

<sup>一六三</sup>及武帝誅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夜力戰於石頭西門武帝軍不利遣使招喻久之乃降。

陳書夜作徒。

後隨周文育西討王琳軍敗為琳所拘尋與侯安都等逃歸累遷太子左衛率。

太平御覽曰初有一道人詣靈洗母求食食訖曰勞母設食當為求善墓地使母隨行山上以白石識其地曰葬此暴貴矣。靈洗因移父葬其所後以陳佐命功臣與周文育侯安都為三傑云。

靈洗等敗於沌口為王琳所執武帝召臨賊諸將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見賞。文帝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內中直兵參軍。

陳書曰文季隨侯安都討留異異黨向文政據有新安文季率精甲三百徑往攻之文政遣兄子瓚來拒文季與戰大破之。

文帝嗣位子隆領甲仗宿衛封益陽縣子累遷廬陵太守周迪據

五

五四

臨川反，子隆隨章昭達討迪。

陳書曰：時東昌人脩行師應之，率兵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乞降，許之。

<sup>一六三六</sup>迪退走，因隨昭達討陳寶應。

陳書曰：軍至建安，寶應據建安之湖際以拒官軍。子隆與昭達各據一營，昭達先戰，不利，亡其鼓角。子隆來救，大敗賊徒，盡獲昭達所亡羽儀甲仗。

<sup>一六三六</sup>錢道戡字子韜，侯安都之討留異，道戡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都督，領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衛將軍。

<sup>一六三七</sup>陳書曰：以道戡為步軍都督，由間道斷紇後。大建二年，又隨昭達攻後梁江陵，以功加散騎常侍。

陳書曰：戰別督眾軍與陸子隆焚青泥舟艦，仍攻安蜀城降之。

<sup>一六三七</sup>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仕梁為邵陵王中兵參軍事。後以軍功封富陽侯。

陳書曰：瑒鎮巴陵。侯景兵至，日夕攻圍。瑒督部兵悉力拒戰，賊眾奔退。又從大軍沿流而下，克姑孰，力戰有功，除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一千戶。

<sup>一六三八</sup>周遣大將軍史寧乘虛攻之。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周兵不能克。

陳書曰：寧率眾四萬乘虛掩至。瑒助防張世積舉外城應之。所失男女軍民三千餘口。周兵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焚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棧。時瑒兵不足千，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為用命。周人苦攻不克，乃矯

五  
五五

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偽許以怠之，而潛修戰具，棲雉器械，一朝嚴應，周人甚憚之。

及<sup>一六三</sup>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既而遣使奉表歸陳。

陳書曰：瑒集其將士謂之曰：吾與王公陳力協義，同獎王室，亦已勤矣。今時如此，天可違乎？

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萬餘襲敷，敷大破之。

陳書曰：追奔五十餘里，曇朗單馬走，盡收其軍實。

荀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略。梁簡文帝密詔授朗豫州刺史，令典外

蕃討景，景使宋子仙等頻征之，不能剋。時都下饑，朗更招致部曲，眾至數萬。

陳書曰：解衣推食，以相振贍。

周<sup>一六四</sup>是<sup>一六三</sup>梁太清元年，為弋陽太守。侯景之亂，梁孝元承制改授西陽

太守以軍功累遷都督江州刺史。

陳書曰景遣兄子思穆據守齊安。吳率驍勇襲破思穆，禽斬之。景將任約來據樊山，吳典寧州長史徐文盛擊約，斬其部將數人，乘勝追之，頻克約眾，殆盡。

<sup>一六四三</sup>太建五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一月之中，獲十二城，敗齊尚書左丞陸騫軍。

陳書曰騫以眾二萬出自巴嶺，與吳遇，吳留羸弱輜重，設疑兵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禽獲不可勝計。<sup>一六四三</sup>及吳入朝，龍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於是令吳為江北道大都督，總統眾軍討龍昇，斬之，盡復江北之地。

陳書曰龍昇使弋陽太守田龍琰率服二萬，斬于亭川。景安于水陸陰山為聲援，龍昇引軍別營山谷，吳乃分兵各當其軍，身率驍勇先擊龍昇，大敗之。龍琰望塵而奔，並追斬之。景

五

五六



悉達<sup>一六四</sup>安走。

勒麾下數千人濟江而歸武帝。陳武見之喜曰：「來何遲也。」

陳書載：悉達對曰：「陛下授臣以官，恩厚矣。沈泰襲臣，威亦深矣。然所以自歸陛下，以陛下豁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高帝

歎曰：「卿言得之矣。」

光大元<sup>一六五</sup>年，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進討。軍至夏口，見皎舟

師強盛，莫敢進。廣達首率驍勇直衝皎軍。

陳書曰：時戰艦既交，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獎勵士卒，風急

艦轉，樓為搖動。廣達足跌墮水，沉溺久之，因救獲免。

禎<sup>一六六</sup>明三年，廣達卒。尚書令江總題詩于其棺頭，又製廣達墓誌，述其忠概云。

陳書載其略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冑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

懷恩感報，撫事何忘。

<sup>一六四六</sup>初，隋將韓擒濟江，廣達子世真與弟世雄及所部奔擒，擒遣使

致書招廣達，廣達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曰：「公國之重臣，吾所

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黃金，即日還營。

<sup>一六四六</sup>愚按：廣達子叛君，宥恩深矣，終欠一死，故不入忠義。

楊孝辯魯廣達隊主也，時從廣達在軍中。

<sup>一六四九</sup>冊府元龜曰：廣達友人。

陳兵得人頭，皆走獻後主，求賞金銀，弼更趣孔範，範兵暫交便敗

走，陳軍盡潰，死者五千人。

陳書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摩訶無所用力，為隋

軍所執。

<sup>一六五三</sup>太建五年，眾軍北伐，毅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

陳書曰：齊援滄陵，又破之，進克潼州，下邳、高柵等六城。

五) 五七上

樊猛一六五字智武。臺城陷，隨兄毅西上。梁南安侯方矩為湘州刺史，以猛為司馬。會武陵王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隨都督陸法和進軍拒之。

陳書曰：時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爭峽口，相持久之不決。法和揣紀師老卒惰，因令猛率驍騎三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眾驚，皆棄舟登岸，赴水死者千數。時紀心膂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曲三十餘人，蒙楯橫戈，直登紀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相枕藉不敢動。

樊猛一六五太建中，以軍功封富川縣侯。

樊氏祖孫父子兄弟皆封侯，亦將門佳話。

明興化李 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五冊下 卷六十一至卷六十七

本冊編集者 諸暨 何槐昌

全書統纂者 鄮山 徐靜波

五

五七下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六冊<sup>(上)</sup>卷六十八至卷七十四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南史六十八

蔡景歷在侯景中與南康嗣王會理通謀匡復事泄被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客游京口

陳書曰梁景文為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會理謀扶簡文出奔

<sup>一六六。</sup>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輟文無所改

陳書載景歷書曰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奏自輟巴渝杞梓方彫豈盼樗櫟仰惟明將軍誓勤王之師總義夫之力鯨鯢式剪役不踰時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或帝室英賢貴游令望齊楚秀異荆吳岐嶷武夫則陸拔山岳水斷蚪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壘若文鸞焚艦如黃蓋百戰百勝

六

一



豺為羣。文人則彫麗暉煥。搗挾絢藻。子雲不能抗其華。元瑜  
無以高其紀。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羸軍却。復有三河  
辯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瞬息。治民如子賤。  
析獄如仲由。直言如毛遂。銜使若相如。懷忠抱義。感恩徇己。  
海內雄賢。牢籠斯備。至如走賤。妾庸人耳。自陽九遭厄。天步  
艱阻。溺於巨寇。備踐薄冰。今王道中興。獲存微命。方歡斂喙。  
是謂來蘇。竊服高義。暫謁門下。明將軍管蒞不棄。折簡賜留。  
欲以雞鶩。廁鶩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脅  
入秦。忽逢盼昧。擔簦入趙。便致留連。方之非匹。何用克堪。眇  
眇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蚋。托驂尾而遠驚。竊不自涯。  
願備下走。且為腹背之毛。脫充鳴犬之數。

<sup>一六六三</sup>時合州刺史陳襄。賦污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令人於六郡乞米。  
民甚苦之。元鏡劾奏免之。

陳書載元饒奏云、襄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塊王沈之出、賤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真之嚴、科寔推明憲。

<sup>一六六五</sup>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

陳書曰、時南州守宰多鄉里酋豪、不遵朝憲、文帝令皎以法馭之、王琳奔散、將卒多附於皎。

<sup>一六六五</sup>皎起自下吏、善營產業、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並送都下。

陳書曰、湘州地多所出、所將並入朝廷、糧運竹木、委輸甚眾、至油蜜脯菜之屬、莫不營辦。

<sup>一六六五</sup>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啟求廣州、以觀時主意。

陳書曰、高宗頻命皎送大艦、金翅等、推遷不至。

<sup>一六六六</sup>梁明帝授皎司空、巴山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

潘智度、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於皎。

陳書曰：僧朔，吳郡錢唐人也。勇健善鬥，後以丹陽太守從征，留異及侯安都於巖下出戰，為賊所傷。僧朔單刀步援，又從征周迪，屢官巴州刺史，皎敗，坐誅。

桂陽太守曹宣

陳書曰：宣，高祖舊臣。

湘東太守錢明

陳書曰：錢明，本高祖主帥，後歷湘州諸郡守。

又一六六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為之用。

陳書曰：曹慶，本王琳將，蕭莊偽署左衛將軍、吳州刺史，部領亞於潘純陀。琳敗，文帝以配皎。

既而一六六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武帝受命，仍兼舍人。

愚按：陳書無師知弒敬帝事，通鑑亦不採，獨見南史。雖它年

終於陳文為廢帝死，而不得上比。到仲舉，下廁陳子高，附名忠傳。以此雖然，陳武弒敬帝在篡位次年，胡至此方云受命。又沈恪傳內載，陳武將篡命，恪勒兵衛敬帝如別宮。何云在內殿，語多不合。未知師知弒敬帝事確否，不列賊臣存疑云爾。

一六六七

陵云：案山陵簡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使御獨為衰經？若言公卿胥吏並服衰經，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祗經而奉華蓋，衰衣而升玉路邪？同博士議。

陳書載師知又議曰：禮出人情，可得消息。凡人有喪，既陳几筵，總帷靈房，變其常儀，蘆箔草廬，即其凶禮。堂室之內，親賓具來，齊衰總麻，羞池哭次，立冠不吊，莫非素服。豈見門生故吏，綃縠間趨，左姬右姜，紅紫相糝，况四海過客，率土之情是

六

三

同三軍編素為服之制斯壹遂使千門旦啟非塗壘於彤闈  
百僚戾止變服粗於朱黻而耀金在列鳴玉節行求之懷抱  
譬以山陵之禮葬既始終已畢故有吉凶之儀所謂成服本  
成喪禮百司內外皆變吉容使御獨不何謂成服若靈無使  
御則已有則必應練服

<sup>一六六</sup>素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皆服重而侍中至  
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紵青典平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  
愚意或謂典成服有殊

陳書載蔡景歷又議曰使御之官本出五百爾日備服居廬  
仍於本省引上登殿豈可變服貂玉若別攝餘官以充簪珥  
則爾日便有不成服者山陵自有吉凶二儀成服凶而不吉  
猶依前議同劉舍人

<sup>一六六</sup>喜即馳入謂孝宣曰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

陳書載喜言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既臻中外危懼皇太后  
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省方當共康庶績比德伊周。愚按  
孝宣欲為晉倫齊鸞而喜乃比之伊周何耶。

一六六  
宗社至重願加三思。

陳書載喜言曰以喜之愚須臾聞奏無使姦賊得肆其謀。

一六七  
宣帝曰子高即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  
高受委前朝名為杖順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固之一壯士之力  
耳。

一六八  
陳書載喜言曰然甚輕狎恐不時授首脫其稽誅或愆王度  
帝又欲進兵彭沛以問喜喜以為難左新平邊人未輯周氏始吞  
齊國難與爭鋒未若安人保境斯久長之術也。

陳書載喜言曰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  
人所便。

吳明徹卒俘於周。

一六七 陳書載宣帝謂喜曰，卿之所言，驗於今矣。

初，宣帝委政於喜，喜數有諫爭，事並見從。

陳書曰：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惟略地淮北，不納喜謀，而吳明徹遂敗。

一六七 太建中，歷位太子詹事、吏部尚書。

陳書曰：其年起君理為信威將軍、左衛將軍，又起為持節都督東衡、衡二州諸軍事、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又起為中書令。前後奪情者三，皆不就。太建元年，服闋。

一六七 宣帝以君理女為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位侍中，尚書右僕射。

一六七 陳書曰：其年疾篤，輿駕親臨視。

山才個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綰並欽重之。

陳書曰：王僧辯授山才儀同府西曹掾。高祖誅僧辯，山才奔

會稽依張彭彪敗乃歸高祖。  
一六三  
華皎經綸云始既顯元功殷憂之辰自同勁草雖致奔敗未足為  
非。

愚按皎傳叙次未明心跡無由見得數言而躍然。

六

五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南史六十九

表求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去

陳書載表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為養仕不擇官官成梁朝命存亂世妻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姜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姜丘七十有五臣門弟侄故自無人姜丘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臣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思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彝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特乞霽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

詔答曰當救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也

六

六

陳書載詔曰朕頽寡薄兼纏哀疾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  
釋簡南園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覩朝榮不  
虧家礼。

<sup>一六八四</sup>且北軍萬里遠鬥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頽後梁安背向  
為心修旰匹夫之力。

<sup>一六八五</sup>南史誤以修旰為宵旰今取陳書正之。

文帝尋救都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甚慰勞  
懷。

<sup>一六八六</sup>陳書作其慰勞之懷若此南史非是。

緯薦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

時有大心嵩法師著無諍論詆之緯乃為明道論用釋其難備  
載陳書以文冗長不錄。

<sup>一六八七</sup>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酢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

時有彈指聲。

史糾曰：死諫之臣，宜加善辭，復膺厚詆，何以勸後？且大鳥騰翮，忽下揚公之龍，巨蛇揮涕，偏叩竇氏之櫬。漢朝不為志怪。

陳史何故斥言延壽亦宜削去。

<sup>一六八</sup>頑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

陳書載其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裔，世祖東定吳會。

西破王琳，高祖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

<sup>一六九</sup>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

陳書曰：第三弟充國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

<sup>一七〇</sup>時有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好學博通經史，仕梁為太子舍人。

陳書曰：濟諡梁武帝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張纘劉之遊典濟

六  
七

討論皆莫能抗對。

<sup>二六八</sup>大建中歷位五兵度支祠部三尚書。

陳書曰濟大建中為揚州長史高宗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謂左右曰我謂蕭長史長於經傳不固精練煩劇至此遷祠部尚書。

<sup>二六八</sup>姚察幼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

<sup>一六八</sup>陳書曰博奕雜戲初不經心勤苦勵精以夜繼日。遇梁室喪亂隨二親還鄉里。

陳書曰時東土兵荒告糴無處察家口既多每崎嶇險阻求供養之資糧粒恒得相繼又常以己分減推諸弟妹乃至故舊之絕者皆相分卹自甘唯藜藿而已。

<sup>一六八</sup>在亂離間萬學不廢孝元即位荊州授察原鄉令。

陳書曰時邑境蕭條流亡不反察輕其徭役勸以耕種戶口  
殷盛。

<sup>一六九</sup>陳永定中史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復引為史佐。

<sup>一六九</sup>陳書曰陵讓官致仕等表並請察製焉陵見歎曰吾弗逮也。  
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頻讓不許。

陳書載表曰臣偷生晷漏冀申請理豈期朝恩曲覃被之纓  
紱且宮闈秘奧趨奏便繁竄茲荒毀所宜叨預伏願至德孝  
治矜其孔奪使殘魂喘息以遂餘生。

<sup>一六九</sup>後主嘗別召見為之動容。

陳書載後主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

<sup>一六九</sup>命停長齋令從晚食。

<sup>一六九</sup>陳書曰察雖奉此敕猶敦宿誓。子猶惜察不移之終喪也。  
又詔授秘書監領著作奏撰中書表集。

六)

八

陳書曰：察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

<sup>一六九</sup>場帝

即位，授太子內舍人，及改易衣冠，刪定朝式，預參對問。

陳書曰：切問近對，一人而已。

<sup>一六九</sup>葬日

止靈車，即送厝舊塋北。

冊府元龜載命曰：吾在梁世，年方四十，深悟苦空，頗知回向。嘗得留連山寺，一去忘歸。及仕梁代，為諸名流許焉。兼時蒙主恩過，遂至通顯，自入朝來，又蒙恩渥，牽纏人世，素念弗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年。

<sup>一六九</sup>專志

著書，白首不倦。

陳書曰：察手自抄撰，無時暫輟。尤好研覈古今，誤正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後主所製文章，甚多別焉。一本何察有疑，悉令刊定。嘗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精當，且訪

對詳明聽之使人忘倦。故每製文筆，敕使索本，曰：「故是一宗。」  
匠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作，多所推重。謂子儉曰：「姚學士  
德學無前，汝可師之。」江總為詹事，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時  
徐陵與諸名賢並同此作。陵後謂總曰：「我所和公五十韻，願  
寄公集內。」又總編次文章，無復察和本。及迷陵意，謂察曰：「今  
須公所和，用偶徐侯章察謙讓未付。」總曰：「若不得公此製，僕  
詩亦須棄本。」復乖徐侯所寄，察乃寫本付之。其為通人推挹  
如此。

<sup>一六九二</sup>隋開皇中，文帝遣中書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

<sup>一六九二</sup>陳書曰：「今內殿一本多察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尚有所闕。  
臨亡，戒子思廉撰續。」思廉在陳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  
簿。

為唐書曰：「思廉字簡之。」陳書曰：「入隋累官河間郡司法。」大

六  
九



業初內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陳二史。

舊唐書曰思廉為代王侑侍讀會唐師克長安王府僚奔散  
惟思廉不離王側兵將升殿厲聲曰唐公舉義匡王室卿等  
不宜無禮於王眾服其言皆布列階下高祖聞而義之許扶  
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觀者咸嘆曰烈士也。

一六九二  
顧姚

栖託藝文蹈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哉。  
待無他殊行愆大層積前孝行而改謀傳詐云過乎劉師知  
以列疑故別論。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

列傳第六十 循吏

南史七十

杜慧慶

資治通鑑作慧度

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文士聞刺史滕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過水陸津要瑗收眾斬遜州境獲寧

宋書曰遜之在州十餘年典林邑累相攻伐及北還林邑王范胡達圍州城時遜之去已遠瑗典第三子玄之悉力固守多設權策累戰大敗之追討于九真日南連捷故明達走還林邑

義熙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慧慶瑗第五子也

宋書曰瑗卒府州網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慶行州府事辭不就

六

十

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與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之。

宋有房法乘齊有李叔獻皆交州刺史冊府元龜曰房法乘刺史交州屬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擅權改易將吏法乘聞而大怒繫登之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囚於別室法乘復就登之求書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慮動疾况讀書乎遂不與乃啟法乘心疾不任事孝武以登之為刺史法乘遂至嶺卒又曰交趾李叔獻據交州遣使求刺史詔南海太守沈煥刺史交州以叔獻為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及齊受禪乃以叔獻刺史交州就安慰之方受命繼而斷割外國貢獻稀少武帝以司農劉楮為交州刺史發兵征之叔獻遣使求申數年貢十二隊銀兜鍪及孔雀氍毹武帝不

允叔獻為楷襲間道自湘州還朝。愚按交趾詩其險遠屢  
干朝命。它年自國稱王。皆見端於此。故附錄焉。  
時王弘為江州。雅相知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

宋書曰。元嘉九年。遣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宜不  
就。

長之一七〇四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

南史後作前誤。今從宋書。

洪範一七一既北人而有清正。州人呼為虜父。使君言之皆落淚。

史糾曰。洪軌起家初政。以貪墨致敗。後即改絃。遠稱良吏。史  
官實甚。譬如失節之婦。悔其心蕩。從事整束。徒勤晚蓋。遂許  
為十年不字。吾未見其可。愚按。此史官典人為善。不遠而  
復之義。故不改。

郡送一七二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

己。

梁書曰。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担者。民無老幼。皆出拜辭。號哭。聞數十里。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南史七十一

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

梁書曰尚書右僕射徐勉為之墓誌其一章有云東區南服  
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執奏書或卧其轍或攀其車或固其  
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寇曷以尚諸

子挺字士標

梁書作士標

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典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

梁書曰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有云公  
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覲東山之嘆豈  
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頽影莫酬秋風  
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

六

十二

能無托時因吟咏動輒盈篇楊生沈鬱且猶復盜惠子五車  
稱多踏馭不期過賞還速隆渥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用不  
羞固陋無憚龍門聊効東方獻書丞相勉以書報之有云卿  
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明若魯國  
名駒邁雲中白鶴故能捐此薜蘿出從鷓鴣無乖隱顯不亦  
休哉

<sup>一七三四</sup>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終之而已當時  
國家吉凶則皆取決焉

冊府元龜曰鬱林王隆昌初有司議祀明堂配國子監祭酒  
謝曇濟議按祭法禘郊祖宗並列且爾西配助教徐景嵩謂  
嚴父配天宜以世宗文帝配獨終之謂周之文武尚推后稷  
配天文王宜配世祖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彰嚴父詔可  
齊書禮志曰高宗以建武二年朝會時武帝過客未終朝議

疑作樂典否。終之議曰：昔舜受終，文祖義非胤亮，及故勳祖落過密三祀。晉懷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於時何充議云：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從之。又羣臣以文帝忌祥禫，有日宜議至尊泄哀之儀，國子助教謝曇濟謂文帝雖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極，實錄前王。今周忌祥禫，無所依設，終之獨曰：春秋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主上雖仰嗣高皇，嘗北面世祖在天之恩，理不容替。竊謂世宗祥忌，至尊宜吊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哀，仍致哀陵園，以引追遠之慕。時太常丞李撝亦言：晉景獻后亡，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違后典，追尊之帝宜同帝禮，典終之議合，詔可。

愚按：南齊之文帝，即明惠宗父之孝康帝也。惜永樂時無以此議上聞者，然則孝康之仍號懿文太子何也？將文帝仍號



文惠太子耶。冊府元龜載東晉永元二年終之議曰。按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饗而郊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顓頊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秦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違聖典。漢明以來。未能反昔。故明堂無兼配。竊謂先皇宜列太祖。世祖於文祖。尊新廟為高宗。並世祖以配。申嚴父義。先皇於武皇。倫則弟義。則臣設配享。一坐宜在世祖下。並列。俱西向。子博士王禘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周頌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彌知明堂無矣。

終之又言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為宗祭法以文為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云嚴父耶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蓋文以文治為祖武以武定為宗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詔可答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以義師為賊武捨之去尋兵至見殺

二三四 遙光踵鸞為賊何名義師此死不得其所以其死惜乎為西有學士助賀琛撰錄書戒兼司文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

一七四八 愚按子祛以儒生猶兼武職它官皆類是豈欲文武一視耶一七四八 稿辭辭從橫難以荅抗諸儒聳氣時哀說朝聘義稿典往復哀精

六 十四

采自若領答如流。尚文深加歎賞。

陳書作哀時聘義。

自梁

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答之。

陳書載表曰。梁太清季年。數經否剝。朝聞鼓鼙。夕招烽火。洪  
儒頌學。解嚴甚于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於帷蓋。襄成之祠。  
弗陳祿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紀。後生敦  
悅。不見函杖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銜歷升統。  
宜建立庠序。式稽古典。選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  
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銛銛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  
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足用。古者王世子之  
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所  
以見師嚴而道尊也。皇太子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前  
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

聖遺烈，深以炯戒。况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可使玄教儒  
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

六)

十五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文學

南史七十二

明帝即位為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河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鑿岳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

梁書載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將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

濟矣

蕭惠開為別駕超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

南齊書云我與卿俱起一老姥

又制著十志多為左僕射王儉所不同

南齊書曰超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菽文依

六

十六

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  
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  
元為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禮又立處士烈女  
傳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  
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  
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  
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  
之精是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又立帝女傳亦  
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當載列女若止常美仍舊不書  
詔曰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

既典物多忤史功未就從交州於路見殺

南齊書但云卒官  
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自陳竟不被申

南齊書載書曰。民信理推心。庶謂丹忱感達。豈虞寂寥。忽焉  
三稔。去昔竒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即勦。而人情更迷。當此之  
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知共困。  
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  
抽刃斬賊者。惟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頽者。惟丘巨  
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  
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胆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  
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  
此賊強盛。勝負難測。羣賢法不染毫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  
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  
其三可論也。且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即就齏粉。若  
使桂陽得志。民不輟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  
熟念。宜微賜存在。少沾飲斲。乃棄之溝間。如蜉如蟻。既非草

六

十七



# 木何能弭聲。

冲之<sup>一七三</sup>

以為尚疏，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

南齊書載表曰：臣博訪前蹟，遠稽昔典，五帝纏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平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氏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視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厘，心窮籌策，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歷疎舛，類不精密，羣氏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著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雋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歷，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

閏閏數為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歷紀屢遷，實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都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即用秦歷，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歷，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伋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既著，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檢漢注，並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爰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為方北列宿之中，元氣肇初，且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

(六)

大

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日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歷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歷。上元之歲。莫植此名。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歷中眾條。並應以此為始。而景初歷交會遲疾。亦並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羣流共源。度無乖誤。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效。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竅始終。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具。用繁之意。願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為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準。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為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伏願頒宣群司。賜垂詳究。

緇<sup>一</sup>弟<sup>八</sup>緩字含度。為湘東王中錄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

一府。

梁書曰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

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道。江海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

梁書曰嶠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品。其序云。昔南風之辭。御雲之頌。厥義實矣。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馬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為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

六

十九

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青剛之氣。贊成厥美。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固已含跨。劉郭陵轡。潘左。故如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義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遺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一曰

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言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以風力。潤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初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凋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馳騫焉。於是庸音褻體。各為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黜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眾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為古拙。

六)

廿

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  
朝滿學謝朓劣好黃鳥度青枝徒自棄高聽無涉於文流矣  
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滑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  
榜其文未遂嶮感而作焉

<sup>一七九</sup>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孰博學善屬文

梁書曰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

<sup>一七八</sup>興嗣兩手先患風疽十二年又染癘疾左目盲

獨異志曰興嗣有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句者令興嗣次之  
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盲及卒啟視之心如搗礫泥  
<sup>一七八</sup>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

愚按梁武既謂齊春秋不實何以又命撰通史恐亦嫌其直  
筆故口非而心許之也

<sup>一七八</sup>承聖初除中書侍郎

陳書曰時杜龕為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元帝使晃任掌書翰仍敕之曰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稟及龕誅乃歸陳世祖委以書記親遇甚篤兼記室參軍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義駭典

太清元年表請試吏除南沙令

陳書曰侯景之亂之敬率領所部赴援京師至郡境聞臺城

陷乃與眾辭決歸鄉里

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遂隨咸至湘州

陳書曰之元仰而歎曰詞旨若此豈欺我哉

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獲

七十五年行事為三十卷

陳書曰之元以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為帝典既云師古在理

六

廿



為優。故今之所作，稱為梁典。其序曰：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宇清晏，太清以後，寇盜相侵，首尾而言，未有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為六意。以高帝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若干卷為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臧否，識民黎情，偽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寔云殷阜。今以若干卷為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若干卷為叙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殷庸斯在。今以若干卷為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若干卷為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若干卷為後嗣主，至太宗，雖加善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以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歷，自接太清。愚按之，元論未是，簡文實踐極，詎可沒此。

鏡羊且不遵大寶年號者，孝元有無君自利心，非從拘於賊景起見也。之元又曰：自獯狁孔熾，梗我中原，始為一君，終為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為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扶為東魏，宇文所扶為西魏，蓋以別之也。後人號西魏、東魏，本此。

<sup>一七九</sup>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

陳書曰：安都素聞其名，見之降席為禮。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安都令伯陽為謝表，世祖覽而奇之。

<sup>一七九</sup>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

陳書曰：皇太子幸太學，詔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為辟雍頌，甚見佳賞。

<sup>一七九</sup>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

陳書曰：簡文雅尚學業，每自升堂說經，正見嘗與講筵，請決

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坐屬目。

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

陳書曰卓在途遇賊形容毀瘁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仍護送出境。

陳亡

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遺疾卒。

梁有劉綺朱詹顏氏家訓曰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寮察綺以才華為國常侍兼記室殊荷禮遇終於金紫光祿大夫又有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好學家貧累日不炊時吞紙實腹寒無毡被抱犬犬而卧犬亦饑虛往食處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棄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為梁孝元所礼。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孝義上

南史七十三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穎節義，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宋書載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跡顯；時屬棟橈，則獨立之操彰。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林迫受職。璩故史龔穎，殞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偽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此旌命。叔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肆詈楚王，方之於穎，蔑以加焉。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卿曹，敢率愚慙，舉其所知。

家貧。

穎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垂泣瘞之。

郭巨初欲埋兒，見金與土中止，惟世通乃真埋兒者。又同氏

(六) 廿三

郭尤奇。

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為祠堂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

宋書載曰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

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荅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痛耳。

愚按原平以至孝遇大道故憤與痛俱以此激發為臣子者耳不止報恩也。

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責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

宋書載興宗教曰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追風曠古山陰朱

百年妻孔氏，耄齒孀居。寡迫時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  
帳下米各餉百斛。

原平誓死不受，百年妻亦固辭。

宋書曰：或勸其受，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耶，則無一介之  
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老耶，耄齒甚多，屢空比室，非吾

一人。

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

宋書：韶之以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以吳遠義行純至，列坟  
成行，故并列上。

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

宋書載詩曰：東室惟金，南木有喬。發輝曾崖，竦幹重霄。美哉  
茲土，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九臯。唐后明敷，漢宗蒲輪。我  
皇降鑒，思樂懷人。羣臣競薦，舊章惟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

六)

廿四

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婦，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偕單，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丸丸，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士，無然怠荒。

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宋書載州議曰：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遑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不測之罪，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拘執憲文，加以罪戮。

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貧。

宋書載耕辭曰：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今以千斛助官振貧，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

孝武即位，贈天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諡壯侯，車駕臨哭。

宋書載詔曰、日者逆豎犯輝、釁變卒起、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宜加甄贈、以旌忠節。

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刻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復躍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碍、眾並歎服。

宋書載天生語曰、我向已不度、今者必墜此坑中、丈夫跳此不度、亦何須活。

以兄死、為孝武所留心、大明末、為弋陽太守。

宋書曰、天生以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隨王、誕於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塹、率數百人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賜布千匹。

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事被斬。

愚按、伯興忠於宋室、故同袁粲之謀、何得言伏誅、天生忠於孝武、故同殷琰之舉、亦不得言同逆、各為其主、俱是忠臣、天

(六)

廿五



典有此子弟，可謂異行同道矣。今改伏誅曰遇害，又改同逆曰共事。

一六一。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為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補迎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宋書曰：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居，為鄉邑所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一六二。顏色並悅，甘心赴死。

宋書曰：棘聞聽代，顏色甚悅，答云：得爾，旦則為不死。又薩聞之，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薩有何恨。

一六三。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

宋書曰：支體殆不相屬。

一六四。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我狄者我。也。遂見殺。

資治通鑑曰：柔然主伏連等推冠先墜崖死。武帝以冠先不奪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

資治通鑑曰：敕雄喪妻絕域不可復尋，任進無嫌。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

南齊書魏鹵傳曰：太祖建元初，未遑外略，乃遣後軍參軍車僧朗使鹵，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大位？僧朗曰：虞夏登庸，魏晉匡戴，時宜各異，豈得一揆？又問：南國無齊王，何故封齊？僧朗曰：營丘表海，實為大國，今淮海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又問：蒼梧何故遂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武王斬紂，懸之太白，何傷於義？先是宋昇明中，殷靈誕，荀昭先亦使北，至是聞齊受禪，靈誕謂鹵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通？及鹵冠豫州，靈誕因請為劉昶司馬，不獲。及僧朗使北，鹵置之靈誕下，僧朗立席言曰：

六

廿六

靈誕昔是宋使，今成齊民。希魏朝以礼見處，靈誕遂相忿罽。調商曰：使臣不能立節本朝，誠自慚恨。劉昶賂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爾收誅奉君，殞斂僧朗，送喪隨靈誕等南旋，厚加贈賻。世祖踐祚，昭先具啟聞，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愚按：靈誕所言亦似忠於宋者，寧北死，何南旋，然終不死，惜哉。

母未<sub>二</sub>免喪而死，終身不食魚肉云。

又有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于時<sub>一</sub>四州入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仰邴原也。

南齊書曰：延伯儔居東海，不至京師，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與此不同。

又讓<sub>一</sub>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

問。

南齊書達之傳後又載河南人辛普明自少與兄同處一帳兄亡以帳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冀免其兄將葬隣人嘉其義賻贈甚多初雖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忍以是者遺物為家財乎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嶷辟議曹從事卒年五十

一、三。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為郡丞兼掌書翰

陳書曰文帝鎮會稽令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為山盜所劫出執十旬遣劉鎮討平乃免。

一、三。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南史以持附孝義然持僅云居喪過禮耳其佗所為皆舛故改撰傳

六)

廿七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孝義下

南史七十四

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

梁書曰、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

但父一六四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

梁書曰、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

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

愚按、拔扈亦有至情、節取之可也。

頃之、敕起還府、累啟固辭、敕不許、負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

梁書曰、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候貞、見其形

體骨立、寬喻之、貞因更感慟、氣絕良久、二人亦涕泣不自勝。

及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

及事發、仲奉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官而已。

六)

共上

愚按、北史分孝行節義為二、南史合之。若不佞、可謂兼其二矣。

周朝優詔答之、即教荊州以禮安厝。

陳書載周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樂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里已改、猶壞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

越州孫緒像錄

明興化李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六冊上 卷六十八至卷七十四

本冊編集者 豐縣 張翼翔

全書統纂者 鄧山 徐靜波

六)

十八



(5)

3  
2  
1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六册(下)卷七十五至卷八十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隱逸上

又為命子詩貽之。

南史七十五

宋書載詩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歷世垂光。御龍  
 勤夏。豸韋翼商。穆穆司徒。歟族以昌。紛紜戰國。漠漠衰周。鳳  
 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虬繞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子愍侯。  
 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啟土開  
 封。疊疊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道。眾條  
 載羅。時有默語。運固隆汙。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  
 勲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謂斯心。  
 而可近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皇仁  
 考。淡焉虛止。寄跡夙運。冥茲溫喜。嗟余寡陋。瞻望靡及。碩漸  
 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

六)

廿九

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爾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一六六一  
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覲就受之。

宋書曰。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臨川王義慶辟為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

一六六二  
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受。以壽終。

南齊書曰。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別駕。並不就。永明中。與劉蚪同徵。為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為諮議。並

不就。

<sup>一六五</sup>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

宋書曰：柳稱其思學鈞深，心無近事，性之所適，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

<sup>一六六</sup>宋國初建，元嘉中徵，並不就。

宋書曰：宋初徵為散騎侍郎，元嘉中徵為國子博士，東宮初建，徵太子中庶子，又徵散騎常侍，皆不就。

<sup>一六七</sup>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為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可就。

宋書曰：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

<sup>一六八</sup>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迹幽深。

六 冊

宋書又載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徵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迹廬山於今四世棲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隕有傷風化乃止。

一八六七  
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為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

宋書曰次宗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與子侄書曰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為性好閑志栖物表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跡之意登于弱冠托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排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年淵匠既頌良朋凋索續以學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

願頓盡一朝，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婚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托，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玩歲月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

<sup>二六八</sup>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

冊府元龜曰：四學並建，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sup>二六八</sup>希林少守家業，徵名一無所就。

宋書曰：希林晉世徵衛參軍，元嘉初奉為著作佐郎。後又徵

六

卅



員外散騎侍郎皆不就。

<sup>一八六</sup>中書郎范逖見之數曰此荆楚之儂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

宋書曰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舉為平西參軍又徵太子舍人皆不起。

<sup>一八七</sup>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

元嘉中除武昌國中軍江夏王義恭廣陵王誕臨南徐州辟為從事西曹俱不就。

<sup>一八四</sup>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歡父既為農夫何以辨其為賦且不解何以止無乃父亦高人耶。

<sup>一八五</sup>齊高帝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頌歡上表進

政網一卷。

南齊書載歡表曰。臣聞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絳裘代進。今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刑撰老氏獻治網一卷。臣志盡幽深。無典榮勢。自足雲霞。不須錄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一八七五  
時員外郎

劉思效表陳讜言。優詔並稱美之。

南齊書載劉思效表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增。於往而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痍不復。儲無半菽。小民嗷嗷。貴勢之流。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趨高華。至於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流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布恩澤。薄賦斂。省徭役。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鷓鴣之巢。青丘為狐兔之窟。鬼泣蕩泉。

六

卅一

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慙生、耆老看左衽而齒沒、陛下宜  
仰答天人、授鉞衛霍之將、萬道俱前、窮山盪谷、此即恒山不  
足指而傾、渤海不足斂而竭、何虞殘寇哉。

一八七五  
乃著三名論正之。

南齊書載著三名論甚工、鍾會四本之流。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隱逸下

南史七十六

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

南齊書曰：褚淵曾啟太祖，稱其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

代。

徐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玉，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為臨川王

映所賞異，著禮裙拾三十卷。

時有辛居士襄陽，記曰：辛居士名宣仲，隴西人。宋大明末，寓

居襄陽縣六里，多植松竹，棲遯其下，林下起一草廬，容膝而

已，善彈箏，與淮南胡陶、京兆駱惠度同志為友，常讌集此林。

陶能吹笛，惠度工歌，時謂三公樂。卻陵王休若刺史南雍州，

躬造焉。宣仲正彈箏林中，了不回顧，遂巡置箏於席，延休若

與語，寒溫而已。時休若有解音者，授箏令彈，固請乃答曰：某

(六)

世三

非王門伶人，何事見逼。占對詳雅，眾不能屈。齊文惠太子吟  
川，吳興沈約奉教，聘引並不降志。約與共論文章，宣仲言茲  
老而已，各言其志，不能相屈。建武中病卒，惠度、陶皆不知所  
終。

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

南齊書曰：約與吏部郎沈淵共薦之。其表曰：麟士英風素挺，  
峻節早樹。家世貧窶，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  
薪，行歌不輟。長兄早亡，孤姪數四。攝梏鞠稚，吞苦推甘。年踰  
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標比嚴。云  
云。

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

梁書載李緒論云：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跡，存乎極弊。  
弊極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為，為非道之至。然不垂其

跡則世無以平，不完其本，則道實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  
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  
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缺彼明智，體  
二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本居宗，更言其  
本。良由跡須極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

<sup>一八九六</sup>梁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

吉日，躬往禮拜。

本史曰：白日有神仙魏夫人忽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  
著絳紫羅縠袿襜，年皆可十七八許，色甚潔美，言語良久，謂  
郁曰：君有仙分，所以來尋當相候。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  
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  
甚逸，青鳥既來，期會至矣。

(六)  
三四

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

梁書曰又夢青龍自懷出。

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

唐賈嵩陶隱居內傳曰先生神表孤邁膚色皙澤每出路人爭聚觀咸曰陶郎玉京中落仙乃執羽扇自障雖冬月不除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內傳曰先生兼嫌讀書未滿萬卷乃以內書兼之朝儀故事多所取焉。

談藪曰齊高帝問曰山中何所有乃賦詩荅曰山中何所有

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

內傳云世祖初拜宜都王侍讀桂陽王登双露臺置酒名宗

室王侯兼其客。先生從宜都預焉。桂陽採名頌號。各令為賦。置十題器中。先生探獲水仙。大愜意。沈約任昉讀之。歎曰。如清秋觀海。第見澶澄。後欲入山訪道。表辭。詔許之。典宜都別。彼此嗚咽。左右莫能仰視。或謂宜都曰。王愛重如此。何聽其去。王曰。今為天下勝事。天子許其不臣。吾何敢然。以裘鏡贈別。齊公卿並送。歎江東未有此事。先生曰。秦皇漢高。楚羽吳策。並勢橫海外。寸氣不續。則一丘之壤。况二三子之徒也。

一。詔贈大

中大夫。諡曰貞白先生。

梁孝元金樓子曰。予於隱士。重陶貞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義理精博無窮。一時名士也。

一。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秦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

高僧傳作保誌。曰。法師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東道林寺。

(六)

三五



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陶人徐龍駒宅而帝  
頸血流於門限焉。

高僧傳曰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  
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登此後顯達起兵留齊之鎮州  
及敗齊之走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有樹與鳥如所畫悟  
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為無人而返竟免齊屯騎桑  
偃欲謀叛往詣誌誌大呼云圍臺城令反逆斫頭破腹後事  
發偃適未方為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王恢嘗屈誌至  
第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於門上莫測所以少時恢出為  
荊州刺史。

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詐遠近。

高僧傳載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遊冥漠語其佛理則聲聞  
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著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弗得復

禁自是多出入禁中。師平日好用小便濯髮，有俗僧譏笑之。此僧好飲酒，食豕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為食盛糞袋？譏者懼而慙服。簡文初生，武帝遣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然寃家亦生，後推尋歷數，實與侯景同年月日生。

所謂誌公符是也。

隋書五行志曰：梁天監二年六月八日，武帝講于重雲殿，寶誌忽起歌舞，復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候賊起。且至馬中問，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祚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北子地，景作亂始於戊辰，至午，帝年以憂崩，十年四

(六)

三六

月八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九尾狗子始作狂欲死不  
死嗚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三湘橫死一旦無  
人藏景小字狗子懸瓠則古汝陰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  
景葬敗之所。

救命筠為碑蓋先覺也。

洛陽伽藍記曰沙門寶公不知何處人貌陋心通魏有洛陽  
人趙法和請占早晚有壽否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  
急須作時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亡大竹箭者直杖東廂  
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此寶公者或公即寶誌  
宋時有僧導永那跋摩陳時有僧慧弼高僧傳曰宋武帝客  
長安聞導名邀與相見恨其晚也及東歸留子桂陽公義真  
鎮關中謂導曰兒年少願法師頌壞後赫連勃勃陷關中義  
真南遁與導俱南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遇于中路謂

追騎曰劉公以此子托貧道當以死送之度不可得無煩相  
追羣寇駭其神氣因此回鋒義真得藏草中會遇中兵段宏  
挾與歸然亦導力也元嘉末文帝為太子幼所弒孝武即位  
討誅之事定遣使請導導翻然應詔至京山中興寺孝武躬  
迎之導以三光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即  
敕開講瓦官寺帝親臨幸公卿咸集導登臺生曰昔如來托  
生王宮現滅雙樹自爾以來時踰千載淳流永謝澆風不返  
給園丘墟鹿苑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羣生以  
火宅為淨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淒惶者哉因潛然下淚四  
眾為改容又曰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渡遊  
江居金陵祇園寺文帝嘗謂曰弟子恒願持齋不殺以自徇  
物不獲其志法師何以教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  
由人且帝王凡庶所脩有殊凡庶身賤名微德不及遠若不

(六)

三七

苦身利己，行善持戒，將何所用心。帝王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清則不夭其命，役簡則無勞其力，如此持齋已大，不殺已眾矣。安在乎缺一時膳，全一禽命也。為弘濟也。帝撫几嗟嘆稱善。良久乃曰：俗人迷于遠理，沙門憚於近教，如師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又曰：隋滅陳，獨釋慧弼，以父祖世受陳恩，言旋故里，念安國寺乃陳武所營，房廡彫壞，乃蒙犯霜露，廣率同志修理，遂得寺宇光華復舊。故僧真觀製寺碑有云：月臨月殿，粉壁照於金波，雲映雲臺，畫梁承於玉葉，是也。

愚按此三僧，其言其事皆可傳，故附錄於此。  
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概，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

梁書曰：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並禮異之。璩丁

<sup>一九。四</sup>母憂毀瘠，恆屢存問。

隣人有被執為盜，被治劾妄款。

本史於被治劾妄款五字，誤作見劾妄款，今正之。

<sup>一九。五</sup>每出，帝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

梁書又曰：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

<sup>一九。六</sup>僧有虧戒律者，集眾佛前，作羯磨而答之，多能改過。

孝秀於陳伯之叛，非開梁國安危，而舉事輕率，既逃其身，又

免其妻妾，以獨禍而母，未知佛前作何讖悔，吾欲問之。

<sup>一九。六</sup>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存所

未聞，王尤欽重之。

梁書曰：湘東王極為法曹參軍，不赴。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恩倖

南史七十七

尚元二六之時為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為  
撫軍諮議參軍太守如故

宋書曰太宗即位以法興嬰害凶悖追復削法還其封爵有  
司奏法興孫靈珍襲封又詔曰法興小人專權豪恣雖虐主  
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封封爵可停

孝武元二七在巴口元嗣具言弒狀

宋書二殺俱作弒不知南史何以改為殺今正之

爰元二八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  
宣力為功臣之斷於是內外博議

宋書載表曰皇宋承金行浼季荆定鯨鯢天人佇屬宜依銜  
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

六

元



之斷其偽玄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克珍自詳之晉錄其犯命干紀受戮晉朝雖揖讓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

<sup>一九一八</sup>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

<sup>一九二〇</sup>宋公安得有元年北朝魏收謬議祖此。

<sup>一九二〇</sup>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為名休範奄至新亭見殺。

宋書曰休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內而道隆領羽林精兵向朱雀門時賊已至航南而道隆忽召鎮軍將軍劉劭於石頭劭至命開航道隆怒曰賊至急擊寧可開航自弱劭不敢復言催劭進戰劭度航便敗賊乘勝逕進道隆棄眾走向臺所乘馬連聳踣不敢前遂為賊兵所及見殺。

<sup>一九二四</sup>順帝即位運長為宣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起兵運長與同志。

愚按運長賊害親王罪宜死正此一事可嘉本史何云有異志今改之。

<sup>一九三五</sup>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剋日有楊祖之者謀臨斬作難。

<sup>一九三三</sup>祖之義士誰為表而書之者。

又典施文慶李脫兜比周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

<sup>一九三八</sup>愚按姚氏陳書皆不列諸事賴有南史耳。

及葬後主自為製誌銘。

陳書曰後主自製誌銘辭情酸切卒章曰天不典喜殲我良臣其見幸如此。

<sup>一九四二</sup>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名為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

史糾曰、陳亡始于江總、成于孔範、姚察陳書不列範傳、謂之  
縱惡。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夷貊上

南史七十八

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畫扶南國俗本裸文身被髮不製衣裳以女人為王號曰柳葉

凡事見前代無闕於宋齊梁陳者皆宜削去此朱昭道史紀

中語今從之見北史

<sup>一九五七</sup>其固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名畫記朝野僉載曰張僧繇吳人武帝天盟中為武陵王紀國將軍吳興太守帝脩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帝每有思遣繇傳寫儀刑對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乃後梁孝明帝所置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曰釋門內門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及周武帝滅佛法焚國內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折又金陵安樂寺

六)

四

畫四龍不點目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須  
史雷寔破壁。一龍乘雲騰去。未點睛者。見在。閩州興國寺。苦  
鳩鷓栖梁上。穢污聖容。僧繇乃畫鷹東壁。鷄西壁。皆側首視  
簷外。自是鳩鷓不敢至。其神若此。唐閩立本見僧繇江陵畫  
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三往乃寢食其下。數日  
方去。

<sup>一九五八</sup>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并獻沉檀  
等香數十種。

梁書載表曰。揚州陶浮提震旦。天子萬善莊嚴。一切恭敬。猶  
如天淨無雲。明耀滿目。天子身心清淨。亦復如是。今奉薄獻。  
<sup>一九五九</sup>願垂哀受。

後跋。陀死。子毗針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獻金  
芙蓉。雜香藥等。

梁書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臣國土安樂人民和善猶處雪山  
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迴屈曲順趨大海一切  
衆生成得受用大梁天子功德寶藏救世大悲是故至誠敬  
禮稽首問訊

一九六三  
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

宋書曰各務造新以相誇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  
糜損無極無聞神祇有累人事

一九六三  
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

宋書載表曰臣聞帝王締制八宇雖儒法枝派名墨條分崇  
親嚴上殿絲靡爽惟浮罔為教陵越典度夫隨方眇迹迷製  
化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為道不輕比丘遭道人期  
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桑耆  
臘而直體萬乘者哉今九山賁寶百神聳職而幾氓之內舍

六

四

弗臣之氓。陞席之間。延抗礼之客。非所以登一風範也。臣等

參議以為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

一九六三

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為客主酬答。其歸以為六度典。五教並行。信順典。慈悲齊立。

宋書載曰。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爾。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釋氏即物為空。空物為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為異。安得同。白曰。釋氏空物。物信空耶。黑曰。然。空之又空。不翅于空矣。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今構羣材以成大厦。因專寢之實。積一毫以至合抱。無檀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山茂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為誤矣。白曰。所言實相。

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山高累卑之辭。川樹積小之詠。舟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於中國。非理之奧。故不舉為教本耳。子固以遺情遺累。虛心為道。而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間乎。黑曰。周孔為教。止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開無窮之業。板重淵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勝其化。叙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大其言矣。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蹈道。懼地獄以救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乘無吝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耽逸之慮。

(六)

四三



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有欲矣。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度慮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幽。都永謬滯。昧谷遼遼。閔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耳。乃丹青眩媚。絲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興糜費之道。單九服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羣生之急。苦節以要勵。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聞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曰。三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聖跡之敝。豈有內外。且黃老之家。符章之偽。水祝之誣。

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濁水，違於清淵耳。白曰：有跡不能不傲，有術不能不偽，此聖人所以徑悟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戒俗，不正其傲，反以為高耳。淫妄之徒，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夷俗，便無取於諸華耶。白曰：曷為其然？愛物去殺，大士布兼濟之念，仁義玄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為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不實，請嘗言之。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談說行於天解，而息於貪偽。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閉其免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

一九六四  
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

六

四

天安乃後魏獻文帝年號。魏書又以為魏取宋淮北之兆。觀此則於宋不祥孰甚。

一九六五  
梁大

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黎那使使奉表貢獻。

梁書載表曰。謹白大梁明主。我先王以來。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為善。慶若己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今奉薄貢。願垂納受。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夷貊下

南史七十九

明帝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歷齊並授爵位百餘歲死。  
南齊書曰：璉亦使魏南，然強盛不受制。魏置諸國使，邳齊使  
第一高麗次之。永明七年平南參軍顏幼明元從僕射劉思  
敷使南，南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為主客郎裴叔令曰：  
我等來造邲國，抗敵惟魏。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  
我躡踵，思敷謂為南部尚書索思冲曰：我朝處魏使，未嘗與  
小國列。思冲曰：寔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此間坐起甚高，足  
以相報。思敷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魏國必纓冕而  
至，豈容見黜。高麗冠折風一梁，謂之幘。知讀五經，使人在京  
師。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  
答曰：此即古弁遺像。

六)

四

<sup>一九七九</sup>武輿國本仇池。

南齊書曰：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却敵狀高，並數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緣而升，東西二門，蓋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沃於上，平地立宮室，果園倉庫，無貴賤皆為版屋土廡。  
<sup>一九七九</sup>楊難當自立為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

宋書曰：高祖踐祚，進氐楊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以其長子玄為世子，盛卒，玄立，玄字黃眉，雖為蕃臣，猶奉晉義熙之號，善待士，為流舊所懷。安南將軍撫有文武知略，玄不能容，因其子殺人，并誅之。文帝以玄為武都王，乃奉元嘉正朔。玄卒，弟難當廢玄子保宗自立。  
<sup>一九七九</sup>其兄子文德又聚眾葭蘆，宋因授以爵位。

宋書曰：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肅等舉義，立保宗弟文德為主，分平諸戍。文德自號仇池公，遣露板馳告朝。

廷太祖詔曰近者仇池公表爾縱逸寇竊仇池將士挫傷民  
萌塗炭眷言西顧矜旣在懷楊文德世萬忠順糾率義徒奄  
珍凶醜鋒旗所向殲潰無遺念功惟事良有欣嘉便可遣使  
慰勞宣示朝旨

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

宋書曰時世祖鎮襄陽執文德送京師以失守免官削爵土  
王師北討起文德為輔國將軍率眾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  
文德宗人楊高率陰平平武羣氏據唐魯橋以拒文德水陸  
俱攻大破之高遁追斬之陰平平武惠平使文德從祖兄頭  
戎若蘆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文德不同見殺世祖追贈  
征南將軍秦州刺史孝建二年以保宗子元和為征南將軍  
以頭為輔國將軍元和繼楊氏正統年小才弱不能綏御所  
部頭母妻子弟並為南執頭至誠奉順無所顧懷朝廷不正

六)

四六

元和號位、維州刺史王玄謨上表言、頭自元嘉以來、實有忠誠於國、自言不顧孝道、陳力邊捍、未為朝廷所識、所希正在西秦假節爾。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鹵患、頭實有力、四千里荒州、殆未足吝。元和小弱、未可專委、數年後必可嗣業。若才用不稱、則應歸頭。若若盧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許、其後立元和為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復奔索鹵。

元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成葭蘆、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弘為白水太守、屯武興。

元宋書文度作文慶。

元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為陰平王、葭蘆鎮主。

南齊書曰、建元元年、詔以廣香反、迷歸王復地千里、以為督沙州諸軍事、沙州刺史、尋進征鹵將軍、梁州刺史、范柏年被誅、其將軍烏奴懼、走入氐中為寇、荊州刺史豫章王疑遣兵

討之。典廣香書曰：夫廢興無謬，逆順有恒。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柏年，壞挾鬼態，首鼠兩端。既已被伐，盤桓稽命。遂潛遣李烏奴叛，楊文弘扇誘邊疆，荒謀柏年。今已梟擒烏奴，頻被摧破。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參事行晉壽太守王道寶等領銳卒三千，適途風邁，浮川電掩。又命輔國將軍三巴校尉明惠照等，並簡徒競，驚選甲爭馳。雍州水步行次魏興，并山東僑舊，會於南鄭。或汎州墊江，或飛旂劍道，腹背颯騰，表裏震擊。君奕世忠欵，深識理順，想即應接，共為犄角。昔沈攸之資十年之積，權百里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屠。朝無遺鏃，士靡傷痍。况曩爾小豎，方之篋如，其取殲殄，豈延漏刻。奈以寡昧，分陝司藩，清氛盪穢，諒惟任職。比府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剪伐萌蘖，弗勞洪斧。撲彼蚊蚋，無假多力。罪止首惡，餘無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

六

聖



也。故存其言如此。  
文洪死，以族人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南齊書曰：集始反，率氐蜀雜眾寇漢川。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禦之，不利，退保白馬。賊眾萬餘人縱兵火攻其城柵。智伯又遣馬步數千人救援，至白馬城東相去數里，集始等悉力攻之。官軍內外奮擊，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奔潰，殺獲數千人。集始奔入魏界，後復請降。

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其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

此秦主苻登之後。耶。晉書稱登孫宣奔楊盛當本此。  
居武陵者有雄溪、橫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

宋書作舞溪。

北狄種類實繁，柔然、蓋、匈奴之別種也。

南齊梁書曰：芮芮國。

宋昇明中遣王洪範使馬引之共謀魏。

南齊書曰宋世其國相希利聖解星算數術通胡漢語常言南方當有姓名齊者其人當與是歲通使求并力攻魏。

南齊書曰太祖建元三年為為主頻遣使貢獻與上書欲伐魏謂上足下自稱吾。

其相國刑基祇羅回表言京房識云卯金辛草肅應王歷觀罔緯代宋者齊。

南齊書載表曰昔晉室將終楚桓竊命寔賴宋武匡濟故能扶衰定頌休否以秦詐流九葉國嗣不繼今皇天降禍於上宋室猜亂於下臣雖荒遠粗閱圖書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虛危納祉宋滅齊昌此其驗也水運遘屯木德應運子午垂刈劉穆之記崱嶺有不祚之山京房識云卯金十六

六  
四

草甫應王。歷觀罔緯，休徵非一。皆云慶鍾蕭氏，代宋者齊。適此國使反，採訪聖德，彌驗天縱之姿。故能光權定之業，濟時主之難。冥績既著，寶命因歸。帝無常族，歸於有道。計受符革，詐久已踐極。荒裔傾戴，莫不引領。設未龍飛，不宜冲挹。皇為承緒，肇自二儀。吳漢殊域，義同唇齒。方欲克斯中原，冀行天罰。振霜戈於并代，鳴和鑿於秦趙。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永敦隣好，倅蹤齊魯。荒餘歸仰，豈不盛哉。

又獻

呬子皮袴褶

南齊書曰：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乃扶拔皮，非呬子皮。

其國

後稍侵弱。永明中，為丁零所破，更為小國，而南移其居。

南齊書曰：芮芮王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曰：知須醫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並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土異。織工並女

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  
為誤。

六)

四九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

列傳第七十 賊臣

南史八十

未幾結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為定州刺史。

梁書曰：景以私眾見榮，榮甚奇之，委以軍事。會葛榮南通，榮

自討命，景先驅至河內，擊葛榮，大破之。

<sup>一九九三</sup>景以眾降，仍為歡用。

梁書曰：景性殘酷，馭軍嚴整，然所得財寶，皆班賜將士，故咸

為之用，所向皆捷。

<sup>一九九三</sup>尋封濮陽郡公。

資治通鑑曰：高歡與宇文泰戰於沙苑，將濟河。景曰：今茲舉

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兩軍，相繼而進。

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以渭曲葦

深，欲出之。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眾中焚死，誰復位

六

五

之歡從之竟以戰敗。

一九九四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知。及歡疾篤。

梁書曰：歡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必不為汝用。

一九九四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偽。

愚按：高歡疾篤時，見澄色憂，諄諄畫制景策，豈於加點事獨不道破，乃資治通鑑云：景得書無點，辭不至，何也？歡忘之耶？吾未敢信。

一九九四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

梁書載表曰：高澄天性險忌，觸類讒嫉，累信見召，懼讒畏戮，拒而不返。遂觀兵汝潁，擁旆周韓，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歸誠聖朝，惟有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一驛走來，不煩經畧。黃河

<sup>一九九四</sup>以南臣之所掌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高澄嗣事為勃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

資治通鑑曰：澄遣武衛將軍元柱將數萬眾晝夜兼行，冀景

<sup>一九九四</sup>過景於潁川，柱等大敗。景以梁師未至，退保潁川。

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兗請救于西魏。

資治通鑑曰：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啟以為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臣既不容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今以四州為餌，敵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現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救境上，各置重兵，典臣影響，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况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暇辭費。

<sup>一九九四</sup>高澄以為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

六) 五



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

梁書載景書曰僕鄉曲布衣出身為國綿歷二紀富貴當年今北面相抗何哉實以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專欲屠剪捐軀非義身名並滅故耳尊王在昔見與比肩共獎帝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闕言今梁道雍熙招携以禮被我獸文縻之好爵吳楚剽勁帶甲千羣吳兵善馬控弦十萬兼僕所部義勇如林此而為弱孰足為強書稱士馬精新尅日齊奉指期盜賊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彼既嗤僕愚迷此亦笑君晦昧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荆襄廣穎已屬闕右項城懸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賜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司寇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昔

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因楚乞養自若胡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坑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昔典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為仇敵撫弦擗矢不覺傷懷裂帛返書如何能述。

元四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

三國典略曰澄欲問景於梁典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景佯叛欲與固西魏西人知之故景更固南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信也。

元九五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戶郎中王則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為魏主。

資治通鑑載偉等言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民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有立

六

五

<sup>一九九五</sup>高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保渦陽。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邦，莒國之男女，為大梁之臣妾。

三國典略曰：景與段韶夾渦而軍，韶潛於上風，縱火，景眾騎入水，出而却走，火不復燃。

<sup>一九九五</sup>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既而又為景敗。

資治通鑑曰：光與張持顯陣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汝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疲水南，必紹宗教汝，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矢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持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

<sup>一九九七</sup>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通，景聞之懼，馳啟固諫，帝不從。

資治通鑑載啟曰：高氏心懷鳩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子登嗣惡，計滅待時，所以味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

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亟亟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謂北魏安強，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強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將死之鹵，使其假命強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員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實在翟，惡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惟恐千載有穢良史，及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冀雪仇耻。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宜清靜自居。景

六

五三

又啟曰。臣今蓄糧聚眾。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以陛下為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上又報曰。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再啟也。愚按。貞陽侯淵

一〇〇 明易侯景事。通鑑載於此。數啟後。宜從通鑑。

一〇〇 元貞如景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忍。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

一〇〇 通鑑曰。上以貞為始興內史。亦不問景。

一〇〇 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母。鐵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則致禍。景乃使鐵為導。

資治通鑑載鉄言曰。國家承平年久。人不習戰。聞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立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精甲百萬。其何能濟。

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船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

資治通鑑曰：信方食甘蔗，有飛矢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

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

資治通鑑曰：鳴鼓吹脣，喧聲震地。

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

三國典略曰：景焚大司馬門後，閤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賞戰士，直閤將軍宗思領將十人出城外洒水，久之火滅。

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保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

資治通鑑曰：景載其屍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

六)

五四

朱异家黥奴乃典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詔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

資治通鑑曰：朱异遺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剗剗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倖，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僕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嘆，吾一葦杭之，日明氣淨，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表東魏主曰：「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秦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已屈建康，江海未蕪，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

尋當整饬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教始承猶  
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思念臣之弱者如何仰報今輒贖  
啟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愚按景南北兩啟  
必皆王偉代草予故備錄之以著其謫云。

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昇傳岐同請納之。

資治通鑑載二人言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  
乘此擊之可大破也。

朱昇以手槌胸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和告景並  
烹之。

愚按桃棒不遠之後宜與陳昕俱改節義所以改昕不改桃  
棒猶以密貪重賞見利非見義故也。

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蔡洲景分軍屯南岸。  
資治通鑑曰景悉驅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

六

五五



頓盡。

以火車焚城東南隅大樓，因火勢以攻城。

資治通鑑曰：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為樓，火纜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

賊又作蝦蟆車，運土石填塹，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內飛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

資治通鑑曰：又於城內作飛橋，懸軍二土山，景象見飛橋，迴出崩騰而走。

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

資治通鑑曰：仲禮亦氣索，不敢復言戰。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

魏書烏夷傳曰：行每募人出戰，初或暫勝，後必奔敗，景宣言曰：城中非無菜，但無醬耳，以戲侮之。

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冀得書達。羣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

資治通鑑曰：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啟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噪，上以朗為直閣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

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大半。

魏書島夷傳曰：軍人共於德陽殿前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疋，賣一犬，得錢二十萬。雀鼠皆盡，死者相枕，初有盜取其池魚者，行猶大怒，勅付廷尉，既而宿昔俱盡。

初景之末，度江，魏人遣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驚愚，將為景欺。

魏書通鑑載紹宗杜弼檄曰：我皇魏之垂統也，駕雲車而自

六

五六

北策龍御以固南方志所不傳。荒徑所不緹。莫不繩谷釣山。  
依風托水。惟彼吳越。獨阻聲教。僞主蕭衍。矯情飾詐。事非一  
緒。毒螫滿懷。妄殺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靜。至乃大興寺塔。  
廣繕臺堂。昭陽倒景。垂珠啣壁。崢嶸刻削。千門萬戶。鞭撻疲  
民。盡其筋骨。延壞運石。悲歌掩途。死而可析。甘同仙化。知淺  
謀疎。曾不自揆。過桐柏之流。翻為己害。子亡齊之胤。忽為戎  
首。至於廢捐冢嫡。宗樹愚子。疾視扼腕。二紀於茲。所幸元首  
懷舞戚之風。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舟車  
遵湖川。陸光華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  
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負恩。棄德身為。亂階委慈母如脫。  
庭棄少弟如遺土。羣子陸陸。妻妾成行。慕姜兜之爽言。蔑伯  
春之宛轉。比之梟獍。異類同醜。及遠托開隴。委命冠逆。寶炬  
定君臣之分。黑獺結兄弟之親。授以名器。救其重圍。俄而背

德親尋干戈，釁惡禍盈。側首無托，以金陵逋逃之數。江南流  
禦之地，甘辭卑禮，詭言浮說，叛豎救命，豈將擇音，偽朝大夫  
幸災忘義，遂雀去草，曾不是國，竊寶叛色，椒蘭比好，人而無  
禮，其能圖乎？蓋物有定才，事無定勢，是以吳侵齊境，遂存勾  
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况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  
築壘擁川，舍舟繳利，是以援槍秉麾之將，投距超石之士，含  
怒作色，如赴私仇，鋒刃暫交，土崩瓦解，掬指舟中，矜甲鼓下，  
同姓異宗，縲綆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  
見黃雀而忘深阱，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若景位班  
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知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  
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以利器，誨以慢藏，使其勢得容  
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奸謀，將復作矣。  
然推堅強者難為功，推枯朽者易為力，計景雖非孫吳猛將，

六

五七

燕趙精兵，猶是久陟行陣，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  
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  
踵粗於股，倔強不掉，狠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  
叛。避而禍大，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  
楚國亡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  
揚人物，死亡天石，夭折露霧。且偽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年  
既老矣，耄又及之。災異降於上，怨譴興於下。傳險躁風俗，任  
輕薄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強  
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穀，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  
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鷓蚌相持，我乘其敝。當使鍾  
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鄴之宮，麋鹿遊姑蘇之館。若吳  
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歎軍門，委命下吏。當授客卿之秩，特加  
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愚按魏書所載，典通鑑前

後差異，今合摘之如此。  
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偽降，以河南自效。

資治通鑑載偉言曰：今臺城不可猝拔，吾軍乏食，且偽請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然後伺懈，急擊之，一舉可取也。

又啟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

資治通鑑曰：景又言，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渡江。太子並答許之。

嘗典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為深恨，遂因事害之。

愚按：梁有數蕭賁，其一以告南康王會理，圖侯景為景先封

六

五八

後殺者。又其一。齊竟陵王子良孫。為繹法曹參軍。以譏刺繹。所作檄。餓死獄中者。疑內參事即一人。記事或訛耳。  
二〇〇六  
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

梁書載景啟曰。陛下往因世季。光宅江表。劬勞治道。享年長久。人君菟業。莫之與京。然名典實真。請一二陳之。陛下與高。以通和。年踰一紀。必將分災恤患。寧可納臣一介之使。貪臣汝穎之地。使絕好。河北。檄詈高澄。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托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其失一也。臣與高澄有仇。歸身有道。陛下授以上將。任以專征。方欲挂旆嵩華。懸旌冀趙。而陛下欲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儒貞陽。裁見旗鼓。鳥散魚潰。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為戮。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臣作牧壽州。方欲收合餘燼。厲甲候戰。雪羯陽之耻。陛下喪其

精魄無復守氣，便信貞陽謬啟，復求通和。臣頻陳執疑，閉不從。童子猶羞翻覆，况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畏懦逗留，軍有常法。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不能拒敵，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而面縛敵庭，宜絕其屬籍，以釁征鼓。乃憐彼苟存，欲以微臣規相貿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懸瓠大藩，古稱汝穎。羊鴉仁無故棄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既不為罪，臣得之不以為功。其失五也。臣竭陽還，蚡非戰之罪，實陛下君臣見誤。乃還壽春，祇奉彌謹。鴉仁自知素州內懷慙懼，啟臣欲反。陛下曾無辯究，默而信納，豈有誣人莫大之罪，而可並肩事主者。其失六也。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朱异之徒，積受金貝，遂比胡趙為開張，誣掩天聽。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聞敵鼓，與妾俱逝，不待貞陽論罪應誅，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罰無章，其失七也。臣任壽

六

五九



陽助戎裴之悻等。倖臣檢制。無故適歸。又啟臣欲反。陛下不責其違命離局。反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臣歸身有道。罄竭忠規。每有陳奏。恒被抑遏。朱异專斷軍旅。周石珍總司兵仗。陸驗。徐麟。典司穀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臣無賄於中。恒被抑折。其失九也。鄱陽鎮合肥。臣以藩枝。每相祇敬。乃或聲言臣反。或啟臣織介。招携當須。以礼忠烈。何以堪此。其失十也。昔韓信。雄桀。亡項。霸劉。未為女子所烹。方梅。荆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竊笑之。豈容遵彼覆車。以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興甲晉陽。直濟長江。陳枉直而指臧否。誅君側之惡人。清國朝之秕政。然後還守藩服。以保忠節。資治通鑑所載。又不同。有曰。陛下崇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為嘉禎。以天譴為無咎。敷演六箴。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鉄為貨。使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鑄印。朝章鄙

襍更始趙論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為血仇，卻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餓，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惟典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奄豪戚，眾僧殿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卻陵所存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親為孫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伏願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

橫屍

魏書烏夷傳曰：死者相繼，無復板木，乃劍柱為柩。

臭氣熏

數里，爛汁滿溝洫。

資治通鑑曰：高帝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

六

卒

二。八  
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  
二十餘日方升祥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

子論曰世皆言梁武納侯景為失策而吾獨謂未盡失不記魏明元與宋武交聘而一聞武殞即遣執使者親率兵取河南乎梁武背東魏和以納景降亦祖而家背宋故事耳獨惜梁武不能自將且不能將將夫所謂將將必其深知深勇次能先制景而後能以制景兼制東魏彼梁武猶子貞陽侯淵明一紉袴子耳昔梁用臨川王宏禦魏而畏魏如虎貽誚蕭娘若昏醉如淵明是再見蕭娘也况又佐以善適趙伯超為呂姥續其敗而俘以此然則當日誰將惟羊侃耳夫侃去魏歸梁與景志殊而迹同在北則雄名固為景所憚在南則赤心亦為景所欽且他日居圍城中猶能出奇無方使景屢攻屢摧侃亡斯城破寧有長於防城而短於禦敵者若梁武不

將淵明將侃，則景必垂頭拜耳。惟所指揮制晉，乃制東魏。况東魏所恃者一慕容紹宗耳。侃景合力而紹宗孤智，若紹宗破，則北土震矣。且是時大將軍高澄恃甚，嘗主毆君，無人臣礼。若梁武摘數澄罪，謂吾不背，歡背澄，詎曰無名。斯時也，因景所納東魏土之半，長驅入鄴，君臣並俘，奏凱南還，燕趙服而關隴搖矣。然後待宇文黑獺死，徐吞西魏為一家，使後世誦大一統者，不言隋文自北并南，而言梁武自南并北，詎不為江左吐氣。故吾謂梁武納景非失策，而不將侃以將淵明為失策也。何以知之？則又於淵明敗後，侃結陣徐還，知之惜也。僅用以救敗，而不用以制勝。

諸元

子弟封王者十餘人

資治通鑑載簡文大寶元年五月，景以元思虔為東道大行臺鎮錢塘。

六

六一

及發景即與深陽公主共據御床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

資治通鑑曰景納上女深陽公主主有色景甚愛之。

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構扇遂懷逆謀矣。

資治通鑑曰景嬖深陽公主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為所讒因勸景除帝。

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為太孫。

梁書載元建言曰四方之師所以不至正為二宮萬福若遂行弒逆結怨海內事機一去雖悔無及。資治通鑑曰吾扶天子令諸侯猶恐不濟無故廢適以自危何安之有。賊徒悉驚駭競射之不能中。

三國典略曰景將拜受冊命夜有鶴鷄鳴於太極殿上景深以為惡自控弦伺之。

乃以廣柳車載鼓吹，素駝負犧牲，輦上置筌蹄，垂足坐馬。

南史：輜車林，作廣柳車，又輦上置下無筌蹄二字，語意不明。

今依梁書補正。

方饗羣臣，中會而起，觸辰墜地。

隋書五行志曰：景升園丘行，不能正履，識者知其不免。

于時景修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的頭烏，拂朱雀，還與吳。

三國典略曰：景飾朱雀門，有白頭烏萬餘，集門樓，故童謠云。

景二年，謝朓仁攻東陽，劉神茂降，以送建康。

資治通鑑曰：謝朓仁攻神茂，程靈洗、張彪將勒兵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于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于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不能進，神茂不從，其偏裨。

六

三

多北人不與同心，別將王暉等據外營，降于荅仁、劉埒、義尹。

二。一三 思合等棄城走，神茂遂孤危。

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張黑宵遁。

資治通鑑曰：景懼，下詔赦蕭繹，王僧辯眾皆笑之。

二。一四 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

資治通鑑曰：景棄稍執刀，左右衝陣，陣不動。

二。一五 景既退敗，不敢入宮，斂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

資治通鑑曰：景召王偉責之曰：爾勸我為帝，今日誤我，偉不能答。

能答。

二。一六 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於王僧辯。

鯤本傳作鵬，殺景事詳見鵬傳。

二。一七 人並呼為闍梨，景甚信敬之。

廣古今五行記曰：揚州未陷，通多拾無數死魚首，積西明門。

百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漂陽公主亦預食馬。

外又拔青草荆棘植之市里。及景渡江先屠東門一城置頭於西明門外為京觀。并邑荒蕪。景又惡通言說得失欲害而憚之。乃遣將于悅將武士四人往候。謂如預知則弗害。不知則捉之。子悅先入通逆謂曰。汝來殺我耶。子悅拜云。不敢。馳報景。景乃已。

梁典略曰。并烹漂陽公主。典此不同。當從本史。愚問漂陽公主未知食景肉後嫁乎。守乎。獨念不更二夫。為閨閣常經。而惟漂陽不更逆。景愈醜。更矣乎。曰亦不可。簡文弒則主殉。或曰彼唐程氏女。其父兄死於盜掠。已去。已隱忍十餘年。手刃盜而聞祭不聞殉者。非典夫能復仇於夫身後。則不嫁。勝嫁。惟自律何必死。而不能復仇於辱身後。則嫁。典不嫁皆不可。惟有死。噫。漂陽安居。此典略所以有并烹漂陽公主之說。

六

三



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也。

四海一作赤縣。

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

陳書曰：文育使長史陸山才說迪，迪乃大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以功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

孝欽等與余孝頃逼迪，迪大破之。

陳書曰：猛等與余孝頃合眾，且二萬，未趨工塘，連八城，以逼迪。迪使周敷率眾頓臨川，故郡截斷江口，與戰，大破之，屠其八城。

擒孝欽、猛，孝頃送建鄴。

陳書曰：收其軍資器械，山積，並虜其人馬，迪並自納之。臨川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效。

陳書曰其人足痛。舍於邑子。邑子以告臨川太守駱牙。牙執之。

傳首建鄴。梟於朱雀航三日。

此南史所列賊臣之一也。然迪但不識天命。尚有善政可紀。若以抗忠臣王琳為罪。則謂之奸惡固宜。

或曰南史之多所未備也。孝行節義。北分南合。子析而分之。備乎。且烈女補。流術補。皆如北史例。而獨於外戚酷吏罔補。何也。予曰。有以夫。外戚不橫。故不見。且其字乎。能自見者宜特傳。而不宜類傳。若孝義美名也。顯微闡幽。以搜剔為決。獨酷吏何搜。又何剔。故於外戚則不必其有。而於酷吏則反幸其無。

湘州平帝乃下詔。揚其罪惡。使司空侯安都討之。

陳書載詔曰。異進謝羣龍。自躍於千里。退懷首鼠。恒持於百

六)

六四

心賜以名爵，教以國姻，倘望懷音，猶能革面，乃結阿凶，乘惟  
欣禍亂，雖復違家入質，子陽之態轉道，侍子還朝，愧蹈之心  
方識，罪止異身，餘無所問。

<sup>三</sup>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晉安獨豐沃，士家強盛。

陳書曰：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  
典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並奔歸之。

<sup>二</sup>志在亂常，自致夷戮，宜矣。

愚為之論曰：南史所編賊臣傳一卷，皆記當時叛逆之臣，則  
內之與外，何殊？然誰為賊臣？俾斧鉞之誅，浮伸於後世。蕭道  
成弒宋順、蕭齊弒鬱林、海陵二君，則賊陳霸先及王僧辯以  
廢梁敬為辭，而既篡復弒，則尤賊。獨蕭衍初意以南海置齊  
和猶善，而卒聽沈約言以弒，無有初心可原，善賊也。雖然，若  
輩不以賊臣，幸手嚴於臣而恕於君，曰：「否否，書廢書弒者，史

諱而余禍亦既凜凜帝紀矣。臣之固賊君而亦賊何窮焉。或曰李延壽著南北史北詳南略獨北史無賊臣傳何居曰是乃所以扶南而抗北也。臣得其罪斯君正其名。

趙詣鄉里告乞

南齊書告乞作自賣

越州孫緒承錄

六)

空

明興化李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六冊下

卷七十五至卷八十

本冊編集者

豐縣

張翼翔

全書統纂者

鄮山

徐靜波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七册卷

佚篇上

至卷



南史佚篇

李氏南北史合注南史本文有為殿版所據之北監本及局版所據之汲古閣本所無者具錄於此名曰佚篇。

梁本紀簡文皇帝紀後孝元皇帝紀前有少帝棟紀一篇文曰少帝諱棟字元吉昭明太子嫡孫豫章王歡子也歡薨襲封侯景廢簡文帝奉以為主時王方興妃張氏鋤葵而淫駕奄至王驚不知所為恠而乘輦。

天正元年即簡文帝大寶二年也八月壬戌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丙寅追尊皇祖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皇祖妣金華敬妃蔡氏為敬皇后皇老豫章安王曰安皇帝尊皇妃太妃王后為太太后立妃張氏為皇后以劉神茂為司空冬十月壬寅侯景弑簡文帝十一月己卯加侯景九錫封漢王漢國置丞相以下官景尋篡位偽封帝為淮陰王孝元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等大敗侯景景

七)

一



道孝元弒帝崩。初帝之即位，升武德殿，歔有迴風，從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識者知其不終。及為景所廢，與二皇弟橋、穆皆鎖於密室。景敗，兄弟相扶出，逢杜崩於道，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免橫死矣。帝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尋為宣猛將軍朱買臣所害。初，王僧辯為都督，將發，諮孝元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德。孝元曰：六門之內，目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役，請別舉人。乃別敕買臣使行忍酷。會簡文已被害，帝及二弟遇買臣呼登舟共飲，未竟並沉於水。

梁本紀呼登舟共飲，未竟並沈於水。  
愚按侯景推少主棟與爾朱兆，推廢主暉，朱溫推昭宣。帝曰：然暉、文、庶、昭、宣、幼子，而棟、正、嫡，不黜暉與昭宣，獨黜棟、耶若。云景賊臣應黜其所樹，則兆、溫為賊臣，與景又何殊。故宋呂祖謙標目與明王禕大事記皆於棟立後時記元天正、紹簡。

文大寶而孝元之承聖始繼此予所以特為棟立記以少帝  
題也雖然不獨兩賢王僧辯不又云乎嗣君萬福嗣君呼而  
帝紀定矣。

同上敬皇帝後尚附有末主一篇文曰

末主附

末主諱莊孝元皇帝嫡孫武烈世子方等子也承聖元年封永嘉  
王魏克江陵年甫七歲為民家所匿後王琳迎送建鄴敬帝立出  
質於齊太平二年敬帝遜位於陳琳乃求援於齊且請王主梁祀  
齊許之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王自溇城濟江

天啟元年春三月王即皇帝位於郢州大赦改元追諡建安公淵  
明曰閔皇帝拜王琳為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命總軍國事  
是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

二年春三月遣使入貢於齊丞相王琳遣將雷文策襲殺後梁監

七)

二

利太守蔡大有冬十月丞相王琳奉主出屯濡須口十一月琳大敗陳將吳明徹引兵東下冬十月後梁略取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三年春三月周兵襲郢州丞相王琳與陳兵戰於蕪湖大敗芝澗城尋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待衛主及琳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主達於齊境拜辭而還遂降陳仲威奉主奔壽陽遂入齊齊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許以興復境不果而齊之王在鄴飲氣而殂

李本於梁本紀卷八後加梁本紀第九一卷茲錄於下

梁本紀第九

南史九

中宗宣皇帝諱譽字理孫高祖武皇帝之孫昭明太子第三子也母保林龔氏以天監十八年生於東宮七歲封曲江公幼而好學

尤長佛義，特為武帝嘉賞。及昭明薨，進封岳陽郡王。初，武帝捨王兄弟而立簡文，海內噂噓，故封王兄弟，皆大都寵臣諸子，以慰其心。王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因進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琅玕、彭城二郡太守。大同四年，以王為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會稽人物殷阜，故有此授，亦以慰王也。王既以昆弟不得為嗣，常懷不平。又以武帝衰老，朝夕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勇敢者多歸附，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王嘗於會稽作遊七山寺賦，詞甚玄致。中大同元年，以王為使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邠州之竟陵、司州之隋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王以襄陽形勝，又武帝創業之所，時平足樹根本，世亂可圖霸功，遂克己厲節，樹恩百姓，務須刑政，志存綏養。乃下教曰：昔之善為政者，不獨師取見藉，聽眾覽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矚致明。是以厭參郵民，蓋訪言於高逸。

七)

三

馬援居政，每責成於掾史。王沈爰加厚賞，呂虔功有所由，故能顯善政於當年。流芳塵於後代，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按，忘饑思納良謨，以匡不逮。雍州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吏貪殘，戍將懦弱，闕市恣哀刻，豪猾多所包藏，並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張弛未允，循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蹇，彌思啟告，用祛未悟。益梅舟楫，允屬良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其款意。於是境內稱治。太清三年，以王第二兄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刺史。纘恃才，經河東州府迎候有缺，河東深銜之，遂托疾不與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感纘，纘構河東及王於湘東。王繹令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河東，告於王。王聞之大怒，及湘東將後建業，令所督諸州並發兵發都。王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為前軍，出漢口，及將發湘東，又使諮議參軍劉毅召王。

自行王不從而方貴潛與湘東相知克期襲王未及發會王以他  
事召方貴方貴謀洩遂據樊城拒命王遣軍攻之湘東乃厚資遣  
張纘若將述職而密授方貴纘次大堤樊城已陷王擒方貴兄弟  
黨與並斬之王時以河東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  
衆攻江陵以救之湘東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王曰以姪伐叔逆  
順安在王曰家兄無罪屢被攻圍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  
退兵湘水吾便旗旆襄陽時攻柵不克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衆  
頗離心軍主林岸二弟幼安及其兄子龕以其屬降於江陵王大  
駭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澧水王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  
寶求附庸西魏時西魏文帝大統十年也魏丞相宇文泰令丞相  
東閭祭酒禁權來使是歲湘東令柳仲禮圍襄陽王乃遣妃王氏  
及世子寮為質請救泰令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為援十六年忠  
擒仲禮平漢東魏命王發喪嗣位王以未有璽命辭不敢當乃使

(七)

四

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權策命王為梁王。王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射蔡大寶守雍都。而朝於長安。魏廢帝元年。王至自長安。魏恭帝元年。秦命柱國于謹等攻梁。孝元於江陵。王以兵會之。及江陵平。

大定元年春正月。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東城。大赦。改元。追尊皇考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嫡母蔡妃為昭德皇后。尊生母龔保林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世子歸為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車服節文。並同王者。惟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勳級。又兼用柱國等官。贈皇叔邵陵王終太宰。諡壯武。皇兄河東王譽丞相。諡武桓。封皇子巖為安平王。岌東王。岑河間王。故安成王子欣為安成王。時魏丞相宇文泰置江陵防主統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我。備禦。內實相防也。王琳遣其將潘純陀侯方兒來寇。帝出師禦之。純陀等退。

歸夏口以雍州刺史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尚書左丞王操為五  
兵尚書二月晉安王方智稱梁王是歲魏恭帝二年合注既臣魏  
必紀其年後仿此梁敬帝紹泰元年

二年春正月帝擊侯平於公安王琳稱臣於帝合注是歲梁  
太平元年三年

春正月魏周公宇文覺廢其主恭帝為宋公自稱周天王柱國尹

正卒秋九月周宇文護弒其主孝閔帝冬十月陳霸先篡梁自稱

皇帝廢梁敬帝為江陰王是年某月三更京師闔門火發四門出

入不泄焚死千餘人是歲周閔帝元年合注陳主霸  
先永定元年

陳於梁為臣子故書名四年遣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

等郡合注陳主霸先五年王琳遣其將雷文柔襲陷監利郡太守

蔡大有死之已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帝帝許之師未出而

琳軍敗附於齊其主莊亦奔齊遣太子歸朝於周以蔡大寶領太

子少傅六月陳主霸先卒兄子蒨立秋八月周主始稱皇帝

七) 五



六年夏四月大雨雷震前殿崩壓一百餘人周宇文護弒其主明

帝毓吏部尚書甄成卒陳合注是歲陳文帝天嘉元年既易主矣且

七年春正月湘州城主殷亮以城降陳秋九月乙巳客星見於翼

翼楚分也占有白衣之會人主惡之前尚書右僕射張綰卒冬有

鵬鳥鳴於寢殿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八年春二月帝崩於前殿時年四十四先是熒惑犯太微占曰熒

惑主死喪太微天子之庭也又曰雖有名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其

犯太微主命惡之至是帝崩秋八月葬平陵諡曰宣皇帝號中宗

中宗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

能得其死力好文義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聲

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更不

服並棄之一幸姬媵病卧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避之

檐輿者冬日必須裹首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

覽簿領好為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崩。時年四十四。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竝行於世。

世宗孝明皇帝諱歸。字仁遠。宣皇帝第三子也。母曹貴嬪。以大同八年生於會稽。俊辯有才學。兼好內典。又善撫御。得其下歡心。大定八年二月。宣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天保元年。即大定八年也。事皇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生母曹貴嬪。曰皇太妃。立東陽王琮為皇太子。皇子獻為義興王。以柱國蔡大寶為司空。中書監王操為尚書僕射。散騎常侍蔡大業為都官尚書。柳詳為吏部尚書。夏五月。太皇太后龔氏崩。六月。周以荆安州襄州江陵為四川總管。秋九月。皇太妃曹氏薨。是歲。周保定二年。

二年春正月皇太后王氏崩領軍將軍蔣暉卒。

三年春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中書監蔡大寶卒。

四年夏四月吏部尚書王浚卒於周周遣使來徵沈重又詔前年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具公私年七十以外者宜贖為庶人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遣杜元茂等城安湘。

五年夏四月彗星見。

六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已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時皎送其子玄響為質仍請兵伐陳帝上言其狀於周秋九月周詔衛公直督荊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帝亦遣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直遂殺大將軍李廣等亦為陳人所虜長沙建陵並陷於陳衛公直乃歸罪於我之柱國殷亮帝雖以退敗不獨在亮然不敢違周命遂誅之吳明徹乘勝攻克我河東郡。

守將許孝敬被獲東平王岌薨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是歲周天和元年

七年春三月陳吳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帝出頓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尚書僕射王操拒守馬軍立馬武吉徹等擊明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帝乃還江陵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八年左民尚書蔡大業卒尚書僕射劉盈卒

九年春三月陳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帝遣將士合周總管陸騰等擊走之昭達又寇章陵之青泥帝令大將許世武赴援大為昭達所破見昭達傳以華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以戴僧翔為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十年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周以基平鄴三州來歸  
十一年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秋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七)

七

周詔前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為百姓。

十二年。是歲周建德元年。

十三年春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五月周廢佛道二教。

十四年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侍中尚書王操卒。

十五年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周武帝自將伐齊。

十六年春正月周滅齊。帝朝於鄴。禮畢歸。帝經途古跡皆駐馬賦詩以叙其懷。至於江陵凡三十首。十一月己亥晦日有食之。

十七年夏六月周武帝崩。太子贊立。是歲周宣帝宣政元年。

十八年春二月周宣帝贊禪位於太子闡。是為靜帝。

十九年夏五月周宣帝崩。詔柳莊聘於周。

二十年春二月周隋王稱皇帝。三月詔遣太宰蕭巖司空劉義入賀於隋。隋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都官尚

書王湜卒。是歲周大定元年。又隋文帝開皇元年。

二十一年春二月。隋備禮納帝女為晉王妃。夏四月。封皇子璵臨海王。瑒晉陵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瑒新安王。秋九月。江水赤如血。自荊州至建康。凡數千里。冬十二月。隋罷江陵總管。帝專制其國。

二十二年夏五月乙巳。遣皇太子賀隋。遷都。七月丁卯。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壬申。帝朝於隋。

二十四年夏五月甲申。帝寢疾崩。年四十四。臨終上表奉辭。并獻所服金裝於隋。隋文覽而嗟悼之。葬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世宗孝弟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大小乘幽微。並行於世。

後主諱琮。字溫文。孝明皇帝長子也。性倣儻不羈。然寬仁大度。博

七

八

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自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天保二十三年孝明崩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

廣運元年春正月隋文遣使來錫璽書又錫我大臣誠勉璽書以安平王巖為太傅尚書令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隋徵吳岑入朝隋復置江陵總管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叛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誅之有鳥集帳隅。

二年春正月江陵寺銅像流汗夏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隋徵帝入朝帝率臣下二百餘人朝長安江陵父老莫不隕涕曰吾君其不反矣隋文以帝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都州九月乙酉安平王巖及義興王嶽等懼弘度掩襲請降於陳陳荊州刺史陳慧紀引兵至江陵巖等率其部眾駟文武男女二萬餘口

奔陳。隋文聞之，廢梁國，遣左僕射高穎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宣帝明帝各給守陵十戶。拜帝柱國，賜芳園，公。煬帝嗣位，以皇后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公宗族總麻以上，五隨才擢用。諸蕭昆弟布列朝廷。公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列。隋煬令約宣旨，誡勵約復以私情諭旨。公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灾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為尚書令，見公嫁沒，父妹鉗耳氏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公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鹵也。何得相比？公曰：以羌異鹵，未之前聞。素慙而止。公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賀若弼深友。弼既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武，隋煬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殖贈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梁宣任術好謀，愛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馬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稱籓強國，終據有全楚。中興，穎運

(七)

九



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  
賢哉。孝明篡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措有方密邇寇仇則威略  
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令主乎。後主大玄其邦因  
而不反遂為外戚不事自持亦守滿之道也。

梁主銑附

梁主諱銑。後梁宣皇帝曾孫。祖巖。巖生璿。璿生銑。銑少負傭書事  
母孝。隋煬帝時以蕭后外戚擢為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  
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人張繡  
等曰。謀叛。隋將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微。不為眾所服。羅川  
令蕭銑。故梁裔。寬仁大度。有武帝遺風。且帝王之興。必有符命。隋  
氏冠帶皆號起梁。此蕭氏才興之象也。若欲推主。當從眾望。乃遣  
人告令。令大悅。報景珍書曰。我先人昔臣隋朝。以小事大。朝貢無  
闕。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祫。我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恥。今公等降

心將光復梁業吾敢不激厲士眾以從公志即日募兵數千揚言  
跡盜以應景珍會潁川賊沈柳生來寇羅川擊之不利因謂其眾  
曰今岳陽豪傑首謀起義推我為主且吾先人昔國於斯從其所  
請必復梁祚因以片帑檄召群盜柳生亦當從我矣眾皆大悅  
鳳鳴元年自稱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幟柳生以眾歸之拜車騎  
大將軍不五日遠近爭附有眾數萬乃趨巴陵景珍內迎遣徐德  
基郭華率州中首領數百人詔軍迎謁先見柳生柳生與其下謀  
曰梁公初起先附者我於勳第一今岳陽兵眾而位多孰肯為我  
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以進則誰先我者遂與左右  
殺德基詣中軍白公公大驚曰今欲撥亂遽自相屠吾不能為若  
主矣乃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死公責而宥之令復舊位遂  
陳兵入城景珍進言曰徐德基倡義竭誠柳生擅殺之不誅無以  
為政且為賊凶頑今雖從義尚不革厥心同處一城將為變若不

七)

十

早圖噬臍無及公從之景珍還斬柳生於城內其下皆潰散公於是築壇城南燔告天自稱梁王會有異鳥至建元鳳鳴

二年夏四月王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故事追諡從父琮為孝靖皇帝祖巖河間忠烈王父璿文憲王封董景珍晉王雷世猛秦王鄭文秀楚王許弘徹燕王萬瓚魯王張繡齊王楊道生宋王遣宋王楊道出擊隋南郡下之隋將張鎮州王仁壽來降時遣魯王張繡狗嶺南鎮州仁壽拒之我不能克已聞隋煬帝遇弒乃降隋欽州刺史寧長真以鬱林始安之地來降九江鄱陽來降初林士弘潛號畧有其地俄自相誅滅士弘逃於安成之山洞二郡遂降隋交趾太守丘和來降初漢陽太守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林士弘主與士弘各遣人招和和從主命寧長真帥嶺南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力言不可和從之以士廉為耳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我軍士真僅以身免已聞

隋煬帝凶問始以郡降宋王楊道生攻隋始安郡克之以郡丞李襲志為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嘉其為隋固守故也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峡南盡交趾北距漢川皆為我有勝兵甲十餘萬乃徙都江陵脩復園廟以岑文本為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兼掌機密令宋王楊道生攻唐峽州為刺史許紹所敗。

三年秋八月命我將陳普環率舟師上峽規取巴蜀復為唐峽州刺史許紹所敗普環被獲遣兵戍安昌城及荆門城唐趙郡王李孝恭拔我道開二州東平王閻提為所殺。

四年冬十一月大司馬晉王董景珍叛降唐命齊王張繡討殺之時諸將橫恣多專殺主恐浸不制陽議休兵營農實黜其權也景珍弟時為將軍懷怨謀作亂伏誅景珍方鎮長沙主下詔赦之公還江陵景珍懼遣使詔唐夔州總管李孝恭請舉地降主遣繡攻景珍景珍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為相攻繡

七)

十一

不應追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為麾下所殺。唐峽州刺史許紹拔我荆門鎮。以齊王張繡為尚書令。錄平董景珍功也。已繡恃功驕恣。主又殺之。主外寬內忌。疾勝己者。諸大臣相次誅戮。故人邊將皆疑懼。叛主不能制。兵勢益弱。

五年春正月。唐黔州刺史田世康內侵。陷五州四鎮。二月。唐以趙郡王李孝恭為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又以李靖為行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將圖我也。夏六月。唐黃州刺史周法明攻安州。拔之。總管馬貴遷被獲。秋七月。唐褒州道安撫史郭行方攻荊州。拔之。唐發巴蜀兵以趙郡王李孝恭為荆襄道行軍總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為荆郢道行軍元帥。出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擊我。冬十月。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叛。降唐。唐趙郡王李孝恭拔荆門宜都二鎮。敗我將文士弘兵。時孝恭

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主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遂拔二鎮，追至夷陵。我將文士弘以精兵數萬屯清江，為孝恭所敗，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者萬計，追奔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唐遂入北江。江州總管孟彥舉以石州叛，降唐。唐兵圍江陵。主出降。初，主罷兵營農，僅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外，遠不能遽集。乃悉發兵拒戰。唐李孝恭擊敗之，大獲戰艦。李靖乃使孝恭盡敗之。江中援兵見舟艦，疑不進。時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主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主降。主乃謂群下曰：「天不祚梁矣。若待力屈，必害黎元。是以我一人塗炭一城也。及城未拔，宜先出降。諸人何患無君？乃以太牢告於太廟，下令開門降。守城者皆慟哭。主率群臣，總麻布幘，詔軍門曰：「當死者惟銑，百姓無罪，請無殺掠。」孝恭入，據江陵城。南方州

七)

十二

縣聞之皆望風降。主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叛。甲  
降。孝恭執主道於長安。唐主淵面數其罪。主曰：隋失其鹿，英雄競  
逐。銑無天命，故至於此。亦猶田橫南面，非負漢朝。若以為罪，甘沒  
鼎鑊。唐主怒其不屈，斬於市。年三十九。時唐武德四年也。初，梁及  
後梁將亡，江陵寺銅佛像皆有流汗之異。至是年，像復大流汗，身  
首如雨，竟日不息，遂亡。

〔合注〕

或曰：子附銑於後梁三帝後，何居曰銑興於隋末，故應附然  
并及唐初事何居曰：後梁滅而銑復起矣。銑滅而梁始亡矣。  
既而曰銑其可與言大禮乎？乃追帝正統之伯而僅王本生  
之祖父。通計梁後梁與隋末唐初之梁幾百年矣。

列傳第一

上后妃

東昏褚皇后傳後加潘貴妃傳如下

東昏潘貴妃名玉兒，建康人。一曰本俞名尼子。王敬則伎，或言宋

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氏潘妃有國色東昏甚嬖之太子誦所生母黃貴嬪早亡今妃母養誦拜貴妃妃嘗乘卧輿東昏騎馬從後莊嚴寺有王九子鈴外國寺佛有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剝取施妃殿飾妃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再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虎珀釧一隻直一百七十萬嘗鑿金為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人共逞姦毒富人悉誣為罪田宅貲財莫不啟乞或云寄附隱藏復加收沒計一家見陷禍及親隣又慮後患男口必殺先是明帝崩東昏竟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及妃生女百日亡乃制齊衰經杖衣悉粗布羣小來吊盤旋地坐舉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閹豎王寶孫諸人共營饋羞云為天子解菜又於苑中立居肆模大市雜取貨物與宮人閹宦共為裨販以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門者就妃罰之東昏小

七)

十三



有得失。妃則興杖，乃殺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閭內不得進，實中。荻然雖畏妃，而竊與諸姊妹淫通。每遊走，妃乘小輿，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履。東昏自我服，騎馬後，又開渠，五埭射，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潘妃酤酒，時百姓歌云：「閔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及東昏遇害，梁武欲納妃，從諫而止，乃以賜軍主田安妃。」不從。泣曰：「昔上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遂自縊。潔美如生，輿吏皆行淫穢。

此傳係從東昏紀及王茂傳內摘出

列傳第二后妃下簡文王皇后下有少主張皇后文如下  
少主張皇后為豫章王妃王即位立為皇后後不知所終

已錄入本史

同上敬王皇后下尚有昭德蔡皇后元龔太后宣靜王皇后孝曹太妃各傳如下：

昭德蔡皇后宣明太子妃宣帝嫡母薨諡敬妃少主棟立追尊敬  
皇后宣帝天定元年追諡明德

元龔太后天監中為昭明太子保林生宣帝天定元年尊為皇太  
后天保元年尊為太皇太后夏五月崩諡曰元太后

宣靜王皇后先為宣帝妃大定元年立為皇后天保元年尊為皇  
太后二年春正月崩諡曰宣靜皇后

孝曹太妃先為宣帝嬪生孝明帝天保元年尊為皇太妃秋九月  
薨諡曰孝皇太妃

列傳第四宋宗室及諸王下邵陵王友前尚有江夏王燮一傳  
錄於下

江夏王燮字仲綏明帝第六子義陽王昶於前廢帝時奔魏帝贖  
之不獲乃以燮繼昶封晉陵王詔曰晉熙國太妃謝氏沈刻無親  
物理罕比骨肉至親尚相棄蔑况以義合免苦為難可還其本家

七)

十四

削絕藩秩。先是改射氏為謝氏。元徽元年。變年四歲。以為郢州刺史。明年復昶所生射氏為晉熙國太妃。齊受禪。降封安陰縣公。云謀反賜死。

見本卷明帝諸子傳內此重錄

列傳第三十四。明帝諸子後有補遺一篇。諫昏文如下。

補遺

東昏侯二子黃淑儀生太子誦。吳淑媛生綜。

太子誦。東昏長子。及即位立為皇太子。東昏遇殺。誦亦廢為庶人。後不知所終。

丹陽王綜。字世謙。其母吳淑媛。自云東昏子也。梁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為侍中。鎮右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翬

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  
如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而  
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與綜相抱哭每日  
夜泣泣又每靖室閉戶藉地被髮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輟惟留  
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蠶服厨庫恒致罄乏常於內齋布沙於地  
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百里嘗有士人姓王以屯躡投告綜  
時大乏惟有眠床故皂複帳即解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  
會如此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惟帝不疑及長有才學善  
屬文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  
隨至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女淑  
媛恒節其宿止過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政  
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操殺駒犢常陰服微行著烏絲布帽  
夜出無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帝有敕疏至輒

七

十五

忿恚形於色。帝性嚴，群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繚可云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表陳便宜，求經畧邊境。帝並優教答之。徐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未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歲時設席於別室，祠齊氏。此廟又累微行，王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繚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避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間，登宏羊車，遺糞而出。居都下，所為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為都督南充州刺史，頗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詔，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帽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繚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寶寅謂為叔父，襄陽人。梁詒母死，法鸞說繚厚賜之，言終可任。使

綜遺詒錢五萬及葬畢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淮陰苗文寵家言文寵於綜綜引為國常侍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眾軍權鎮彭城并擁徐州府事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為魏所擒手敕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詒苗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長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氏不答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名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手答其拜送洛陽及旦齊內諸閭猶閉不開眾莫知所以惟見城外魏軍叫曰豫章王昨夜已來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眾軍乃退不得還者甚眾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離馬乘之退走煥足為杪所傷人馬俱弊煥於橋下歇杪復至煥足痛不得復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綜長史江革大府卿祖暉並為魏將所擒帝聞

七)

六

之驚駭。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陽王梁詒苗寵並為光祿大夫。綜改名纘。字德文。近服齊東昏斬衰。魏太后及羣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淑媛。媛俄遇鵠卒。詔復其品秩。諡曰敬。使直主其喪。及蕭寶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渡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魏孝莊初。歷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至洛。送綜啟求還時。吳淑媛尚在。敕使以綜小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以申其志。當時莫不怨之。後梁人盜其柩。乘奔。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直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北史合注本於南史孝行傳後加節義傳俱沒別傳改入茲錄其目如次其見於南史者就南史改正僅註明其所沒出其不見於南史者則錄其全文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

南史七十一

節義

張偉

卜天興

子伯宗天生

伯興

白慧文

賈襲宗

袁淑袁榮

劉秉

弟韞韞弟述

沈攸之 威寅

邊榮

程邕之

宗儼

王蘊

裴顛

丘冠先

荀丕

劉思忌

董僧慧

陸超之

七)

十七



蕭子晉子游

蕭會理理

蕭推

陳昕

沈浚

祖皓

霍僎

元頽李占附

王琳

陳伯茂

韓子高

傅緯

楊孝辨父子

顏見遠子協

蕭確族人駿

韋粲

張嶸

江子一子四子五

柳敬禮

李瞻

樂雲

張彪

劉仲舉

陳叔慎

章華

何慧文不知何許人鄧琬等奉晉安王子勛稱帝尋陽慧文將為  
之用其母苦禁不從母乃携女歸江陵遽嫁之衡陽內史王應之  
率郡文武五百許人襲慧文於長沙經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戰  
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  
應之斷足殺之及琬徵慧文赴尋陽已發長沙行數百里聞湘東  
國侍郎虞洽起兵乃還攻洽復破走之及尋陽已平明帝特加原  
宥令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委質晉安又害應之天網雖復恢  
恢何面目見天下之士和約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死。

賈襲宗淮南定陵人晉安王子勛稱帝尋陽先為子勛將劉胡所  
得後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於建安王休仁休仁拔為司徒  
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為胡所擒以火炙之問台軍消息一無  
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內侮窺覩神器未聞奇謀遠畧而為炮  
烙之刑僕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時有前軍曲籤危道興

七)

七

明帝舊錄志不同。琬為琬所殺，贈負外散騎侍郎。

袁淑、袁粲見列傳第十六，袁湛傳內。

劉秉見列傳第三，長沙景王道憐傳內。

沈攸之見列傳第二十七，沈慶之傳內。

王蘊見列傳第十三，王彧傳內。

裴顛字彥齊，方明從祖弟。顛少有異操，泰始中，于總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為參軍，昇明末，為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外戚，諸顛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遇害。

丘冠先見孝義傳。

苗丕字令哲，潁川人。齊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猶以為未足，而豫章王嶷後房六千餘人，丕猷出於疑，極言其失。嶷咨嗟良久，書答之，又為之減遣，後為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苗君丕，報書曰：第王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

殊長史且人人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耶相如不見屈於渑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於此敦宜於是直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不顯高人之迹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啟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不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悅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

劉思忌不知何許人齊明帝時為新野太守建武三年魏孝文帝遣兵攻其城晝夜不息思忌隨宜應接魏人語之曰房伯玉已降何為自石糜碎思忌令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浚汝小鹵語也相持日久食盡煮土為粥以待援兵而雍州刺史曹虎遣軍至均口不敢進魏統軍李佐攻陷其城傅思忌問曰今欲降未對

(七)

十九

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遂被殺贈冠軍將軍梁州刺史。

〔合注〕

愚按綱不書思忌死事偶遺耳乃發明者誤云以惡蕭鸞故鸞之篡弒與忌何與故予特撮其事為傳。

席謙不知何許人父恭稷為鎮西司馬東昏末梁師東下謙以新蔡太守鎮盆城聞而哭曰我家世忠貞有殞死不二年遂為陳伯之殺。

此傳未列目中或係遺漏。

蕭子晉子游見列傳第三十三齊高帝諸子傳。

顏見遠見列傳六十二文學。

梁南康王蕭會理。口並見列傳第四十四

韋祭見列傳第四十八韋叡傳內

陳昕見列傳第五十一陳慶之傳內

張曠 見列傳第二十一張裕傳內

沈俊 見列傳第二十六沈演之傳內

江子一 見列傳第五十四

祖皓 見列傳第六十二文學傳祖冲之傳內

柳敬禮 見列傳第二十八柳元景傳內

樂雲 見列傳第四十六樂藹傳內

王琳 見列傳第五十四

張尅 同上

始興王陳伯茂 見列傳第五十五文子諸子傳

到仲舉 見列傳第十五到彦之傳內

韓子高 見列傳第五十八

岳陽王陳叔慎 見列傳第五十五宣帝諸子傳

傅縡 見列傳第五十九

七)

卅

李本隱逸傳後加藝術傳凡三人

祖冲之

徐文伯子雄 弟嗣伯 薛伯宗

殷濟

祖冲之 見文學傳

李本卷六十三 列傳第論後尚有蔡大寶諸人傳茲抄錄於下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父點梁尚書儀曹郎南充州別駕大寶少孤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紀國佐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給之遂博覽群書學無不綜梁宣帝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為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及宣帝出鎮會稽大寶詣選曹諮議不得以為記室大寶攘臂而出曰不為孫秀非夫也宣帝以岳陽王蒞襄陽遷諮議參軍謀謨皆自大寶出及孝元與河東王

譽結隙。宣帝令大寶使江陵觀之。孝元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  
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畢，孝元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  
白宣帝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授臺城。」宣帝納之。及  
稱帝江陵，以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進柱國、軍師、將軍，封  
安豐縣侯。孝明嗣位，冊受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  
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天保三年卒，及葬，孝明三臨其喪，贈司徒。  
進爵為公，謚曰文凱。配食宣帝廟。大寶性嚴肅，有智謀，雅達政事。  
文辭贍速。宣章表、章書記、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帝推心委任，  
以為謀主。時人以帝有大寶，猶先主之有孔明。所著集三十卷，及  
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  
世之務。尚宣帝女宣城公主，歷御史中丞。後主入隋，終於成州  
刺史。大寶弟大業，有至行，官至都官尚書、太常卿。子允恭，報最知  
名。美姿容，工為詩，位太子舍人。梁滅，入陳，為尚書庫部郎。陳亡，任

(七)

廿



隋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宣帝母龔太后之外弟，性敦厚，有籌略。初為帝外兵參軍，親任亞于蔡大寶。及稱帝，歷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柱國，封新康縣侯。孝明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為寇，帝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領荊州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卒，帝舉哀于朝堂，流涕曰：「天下使吾蕩平江表耶？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于瓦官門，贈爵為公爵。為公諡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位中書黃門侍郎。魏益德襄陽人，有材幹，胆勇過人。宣帝踐極，進柱國，封上黃縣侯。卒，贈司空，諡忠壯。進爵為公。天寶五年，以忠益德配食宣帝廟。尹正，其先天水人。宣帝蒞雍州，正為府中兵參軍。擒張績，獲杜岸，皆正之力。及稱帝，除護軍將軍，位柱國，封新野縣侯。卒，贈開府儀

同三司。謚曰剛。孝明天保五年，以正配食宣帝廟。子德毅位權畧位大將軍。初，宣帝既平江陵，德毅說帝曰：「臣聞人主之行與正夫不同，正夫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鹵貪憚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充軍實。然此等戚屬或在江東，悠悠之人，未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此，咸為天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又誰與為國？今魏之精華于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為設享會，固請于謹等為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事，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析簡可致。然後濟江入踐，皇極續堯，復禹萬世一時。帝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鹵，入關又失襄陽。帝恨之，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此。』後以見疑賜死。」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為簡文所知以錄事  
參軍隨宣帝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頗參政事以江陵兵甲殷盛  
遂懷二心密書與孝元具申誠疑或有得其書送宣帝宣帝深信  
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遂獲免帝後見之  
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後位吏部尚書有集二十卷詔少沈敏  
閑習政事歷尚書右丞從主入隋終太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父昶散騎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  
史以刑獄參軍隨宣帝至襄陽帝初請附西魏以善方兼記室充  
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封長寧縣公及宣帝即位為散騎  
侍郎起部尚書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帝委以機密卒贈太  
常卿諡曰敬所著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利之象最知名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幕隨宣帝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  
長帝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常戲之曰卿何謂謗經如

周踞踏自陳不謗，帝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詣，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大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為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官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早如周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眾咸服其寬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仕俊，安成內史。敞少有識量，博涉經史，以吏部郎使詣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後，敞固不從，因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盜有江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携以理，若使梁行人後陳，恐彝倫失序，豈使臣所望者不能屈，以狀奏周武帝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民尚書。從陳後主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樵州刺史。

論曰：宣帝在藩稱帝，以蔡大寶為股肱，王操為腹心，魏益德、尹正

(七)

廿三上

薛暉許孝敬薛宣為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傳淮褚珪蔡大業  
典眾務張瑄以舊齒竄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獎拔  
咸盡其器能及孝明篡業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  
室則蕭欣蕭翼人望則蕭確謝溫柳洋王堤徐岳外戚則王洋王  
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居游君公柳信政事則袁敞柳莊  
蔡延壽甄翊皇甫茲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今載蔡大寶  
以下尤著者附于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則不兼錄。

明興化李 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七冊 佚篇上

本冊編集者 豐縣 張翼翔

全書統纂者 鄆山 徐靜波

(七)

廿三下



明興化李清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七冊卷  
至卷

佚篇下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二月。

北史載甲寅魏中常侍宗愛弒太武帝。

末主 年甫七歲為民家所匿。

資治通鑑曰尼法慕匿之。

天啟三年

王在鄴飲氣而殂。

不稱帝何不成君也。附帝紀何從何之元作梁典欲為莊立後嗣主紀旌王琳忠也。或曰魏長廣王曄安定王朗之不得比莊何也。曰有故魏有君復君故削而梁無君有君故推。

欽定南史缺卷

南北史合注卷九

梁本紀第九

南史九

器械輜重多沒於健水。

蕭韶太清記曰諸將並欲追躡湘東以猶子不忍曰彼不應來而來明其為逆我應逐不逐見我之弘蓋亦韶虛美也。

七)

甚

以兵會之及江陵平。

愚按世之持論者皆以宣帝助魏攻孝元為罪然河東王譽次兄也業死孝元手猶日相攻爾若侯景所立少主棟及二弟橋樛又皆宣帝嫡兄歡子也景雖篡梁猶未弑棟而孝元乃命沉之水且并及二弟則昭明嫡系已絕不止殺譽一事也宣帝挾父兄猶子之怨以報其仇叔豈曰無辭尤可恨者當孝元平建康後杜岸弟前以梁臣子發昭明太子安寧陵焚之雖報家怨敢虐儲君且虐及賢明故儲君乃孝元尊為人主親為人弟竟不責也噫孝元日無死兄而欲宣帝意有生叔哉若云臣魏非則臣齊者誰非孝元耶罪則均罪恕亦均恕偏繩可乎故予獨謂宣帝報孝元未為過。

追尊皇考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

愚按江右祀昭明於龍沙又署文孝皇帝未知誰謚。

外示助我備禦，內實相防也。

姚士舜後，梁春秋曰：時魏與帝初定江陵，乃令楊忠鎮穰城，為犄角勢。

是歲魏恭帝二年。

既臣魏，故即位初元必紀其年。後倣此。梁敬帝紹泰元年。二年春正月，帝擊侯平於公安。

後梁春秋曰：湘州刺史王琳聞江陵已陷，遣別將侯平攻我。帝乃擊平於公安。平與長沙王韶引兵還長沙。琳遣平鎮巴州。

王琳稱臣於帝。

後梁春秋曰：初江陵之陷，琳妻子皆沒於魏。至是侯平叛，奔江州。琳勢益衰，因稱臣於帝，以求妻子。是歲梁太平元年。三年，焚死千餘人。

七)

廿五

佛臧曰、僧智曠從人乞草履云、今夜當急行、後果有此災。  
是歲周閔帝元年、又明帝元年。

陳主霸先永定元年。陳於梁為臣子、故書名。

四年

南平等郡。

後梁春秋曰、時上游諸將不受琳指麾、雖屢寇梁、師老兵疲、不能進、帝乃遣操率兵畧取琳之三郡。三月王琳奉永嘉王莊稱皇帝、年號天啟、陳主霸先弑其故主敬帝。

五年

秋八月周主始稱皇帝。

是歲周武成元年。

六年

吏部尚書甄成卒。

是歲齊主殷乾明元年、又孝昭帝皇慶元年、陳文帝天嘉元年。既易主矣、且陳文非首惡、故書法如常。

七年

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八年

以此獲譏於世。

齊武成帝太寧元年。

後梁春秋曰釋曇彥曾與許詢同建浮圖未成而詢亡彥以  
長年至梁見帝是詢後身彥呼帝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  
圖今如故帝曰弟子姓蕭名譽彥乃以三昧加帝帝恍然悟  
前身也及即位後見居邑殘毀干戈日用和其威略不振常  
懷憂憤乃著愍時賦周書載其賦曰嗟余命之舛薄實賦  
運之逢屯既殷憂而彌歲復坎壈以相隣晝營營而至晚夜  
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云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晉璽之遷趙  
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范之明略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  
免謂小屈而或伸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  
輕弱本無志於爪牙謝兩章之雄勇恧二東之英華豈三石  
於杜鄩異五馬於琅玕直受性而好善類蓬生之在麻冀無

七

共

啓而露慶、將保靜而黷邪、何昊穹之弗惠、值上帝之紆眷、神州鞠為茂草、赤縣繞於長蛇、徒仰天而太息、空撫衿而咨嗟、惟古人之有懷、尚或感於知己、况托夢於霄極、寵渥流於無己、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昔待罪於禹川、歷三考而無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起隆於宗子、始解印於稽山、即驅傳於湘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嘉祉、既川岳之形勝、復龍曜之基趾、此首賞之謬及、謂維城之足恃、值諸侯之携貳、遂留滯於樊川、等勺踐之絕望、同重耳之終焉、望南枝而灑泣、或東顧而潺湲、歸典之情何極、首邱之思邈然、忽值魏師入討、於彼南荆、既車徒之艷赫、遂一鼓而陵城、同寤生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泯、實有感於恩靈、矧吾人之固陋、迴飄薄於流萍、忽沉滯於茲土、復期月而無成、昔方千而畿甸、今七里而磐索、寡田邑而可賦、闕邱井而求兵、無河內

之資待同榮陽之未平。夜騷騷而擊柝，晝子子而揚旌。烽凌雲而迴照，馬伏櫪而悲鳴。既有懷於斯日，亦焉得而云寧。彼雲夢之蕩都，乃標奇於昔者。驗往記而瞻今，何名高而實寡。寂寥井邑，荒涼原野。徒榆揚於宗玉，空稱嗟於司馬。南方卑而嘆屈，長沙濕而悲賈。余家國之一匡，庶興周而祀夏。忽索憂而北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狗盜鼠竊，蜂蟄狐狸。群圍隸而為寇，聚臧獲而成師。窺覲津濟，跋扈江湄。屢征犖於殿歲，頻戰起於軒時。有扈興於夏典，採芑著於周詩。方叔抗於蠻貊，伯夷捷於淮夷。在逋穢其能幾，會斬馘而寡旗。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我欺。交州路之雲擁，理凋瘵而未怡。

明年

大足八年二月，宣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不踰年改元，此大失。

改防主為總管。

(七)

廿七



後梁春秋曰時為之者田弘陸騰高琳等也。

是歲周保定二年。

齊河清元年。

四年

遣杜元茂等城安湘。

是歲齊後主天統元年。

六年

守將許孝敬被獲。

後梁春秋曰初六月彗星犯上將長一丈。閏六月歲星合在

柳。占云太白為兵象。柳為周分。占為內兵。又曰主人凶。憂失

城。此為周師喪敗。元定被擒。殷亮誅死。及帝失長沙。巴陵。河

東諸郡之應。

是歲周天和元年。

陳天康元年。

七年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九年

是歲陳主伯宗光大元年。

帝遣將士合周總管陸騰等擊走之。

愚按此事始末俱見周書陸騰李遷哲傳故不詳錄。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是歲齊武平元年陳宣帝太建元年。

冬十月周以基半都三州來歸。

後梁春秋曰華皎將朝周至襄陽請於衛公直曰梁主既失

江南諸郡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

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俾梁國直然之乃遣使

言狀周武帝許之詔以三州歸我。是歲齊武平元年。

十三年

五月周廢佛道二教。

後梁春秋曰周武定三教先後以儒為上道為次釋為後至

是遂禁佛道二教寺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時江陵大明寺

(七) 其

十六年

周滅齊帝朝於鄆禮畢歸。

乃宣帝所建以旃檀像歸之而天皇寺則帝所置也。內有柏堂張僧繇為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怪問沙門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是廢滅佛法焚寺塔獨以此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拆。

後梁春秋曰周武帝平北齊得傳國璽帝至鄆朝賀初入周歲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牢米九十石醯醢各三十五壘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賓以致帝末帛乘馬設九介侍之禮成而出明日帝朝受享於廟既至享大冢宰又命一公玄冕乘車陳九賓以末帛乘馬致食於賓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執贊設九賓以勞賓帝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贊於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授贊受贊並於堂之中楹又明

日帝朝服設九介乘車備儀衛以見於公事畢公致享明日  
三孤一人又執贊勞於帝明日帝還質又明日帝見三孤如  
見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贊勞帝帝見卿如見三孤於是三  
公三孤六卿又各饋賓並屬官之長為使牢米束帛同三公  
周武雖以禮接帝然未之重也帝知之因宴乘間乃陳其父  
荷太祖拯救之恩並叙二國艱虞唇齒倚角之事辭理辯暢  
因涕泗交流周武為之欷歔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武  
帝大會羣臣及諸蕃客齊氏故臣叱別長又亦預焉武帝指  
謂帝曰是登陣罵陣者也帝曰長又未能輔桀翻敢吠堯武  
帝大笑及酒酣武帝自彈琵琶令故齊主高緯起舞達磨支  
其故安德王延宗悲不自勝緯舞訖仍謂帝曰當為梁主盡  
歡帝乃起請舞武帝曰梁主乃能為朕舞乎帝曰陛下既親  
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周武大悅賜謀繒萬段良馬數十

七)

廿

匹并賜齊後主妓妻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遣歸國執帝手曰待破突厥必送梁主歸江東。

十一月己亥晦日有食之。

是歲齊幼主承光元年亡。

十八年 是為靜帝。

是歲周大成元年改大象元年。後梁春秋曰先是周改元

宣政帝離合其字為宇文亡日其年六月周武果崩至是帝

復離合大象二字為天子冢明年周宣亦崩。

十九年 詔柳蒞聘於周。

後梁春秋曰時周宣帝崩以隋文帝輔政帝乃令蒞奉書入

關。

廿年 周隋王稱皇帝。

後梁春秋曰初隋王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

時帝將帥皆密請興師，典迥等為連衡之勢，進可盡節周代，退可席卷山南。帝不可，俄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

布帛萬匹，馬五百匹。

後梁春秋曰：隋文踐極，恩禮彌厚。又曰：帝朝於隋，隋文甚敬待之。詔帝位在王公上，帝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屬目，百僚傾慕。隋文賜帝縑萬尺，珍玩稱是。月餘歸，隋文親餞於滹水。上。此隋書外戚傳所載，必誤也。辯見後。

廿一

瑒義安王瑒新安王。

後梁春秋曰：晉王廣欲以妹蘭陵公主配瑒，隋主許之，不果。隋罷江陵總管，帝專制其國。

後梁春秋曰：隋既與帝聯姻，漸見親待。獨狐后言於隋文曰：梁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勞猜防也。隋文然之，罷江陵總管。

二十二年

七月丁卯，日有食之。

七)

卅

二十三年

壬申帝朝於隋。

是歲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

後梁春秋曰帝朝隋次於郊外詔平王楊雄吏部尚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於驛館雄等降就便幕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瑞珽立於東階下西面文武陪侍如梁國雄等立門右在西帝攝內史令柳頌言出門請事世康曰奉詔勞於梁帝頌言入告帝出迎於館門外西面再拜持節者導雄與帝俱入至庭下帝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館門外道右東向帝送於門外西向再拜及奉見隋文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御大興殿如朝儀帝服遠遊冠朝服引入君臣并拜禮畢而出及還隋文親執帝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帝拜謝而歸。子考隋書本紀於文帝即位之間皇元年載梁遣太宰蕭巖等奉賀非孝明親

朝也。至開皇四年始載親朝一次。北史與周書皆同。獨隋書外戚列傳內一叙一朝再朝甚明。若果一朝再朝則隋書禮儀志內所載受勞奉見之禮何載於開皇四年之再朝而不載於開皇元帝之初朝。且既親朝詔書遣使則又何不大書梁主蕭瑋來朝。如開皇四年例。是一隋書中已本紀與外戚列傳左故予獨取北史及周書定之。定於一。

二十四年。

隋書曰罷江陵總管。其後梁請依舊從之。愚按隋復置江陵總管乃後主時。非明帝時。讀者辨之。

并獻所服金裝劍於隋。

隋書載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恩踰連山。爰及子女。尚主婚王。每願躬環甲冑。身先士卒。掃蕩逋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遠罹疢疾。屬續在辰。顧陰待謝。長違聖世。感

七)

卅一



後主廣運元年

廣運元年春正月隋文遣使來錫璽書

戀嗚咽遺嗣藐孤特乞降慈伏願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  
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

隋書載璽書曰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  
諧內外親任才良幸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宇咫尺陳人  
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場之間猶  
未清肅惟當示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  
積世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汝陵之地朝寄非輕為國為  
民深宜抑割恒加饒粥以礼自存

隋徵吳岑入朝

後梁春秋曰拜岑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

有鳥集帳隅

後梁春秋曰時有鳩鷓集其帳隅占曰野鳥入君室其邑虛

君亡之他方。是歲隋開皇六年。

二年春正月、江陵寺銅像流汗。

後梁春秋曰、初晉永和時、有像現於城北、莫測所從來、大司馬桓溫令僧曇翼奉安本寺後、勸像光背梵文、云是天竺阿育王所造、歷宗齊梁、每以放光為瑞、流汗為疹、大定七年、像流汗、宣帝崩、天保十五年、明帝迎像入大內、禮懺冥感、至是帝移像于仁壽宮、又大流汗、未幾亡。

吾君其不反矣。

蔡元恭後梁春秋曰、及行、群臣辭於送客堂、後主下馬、一一執別、莫不流涕。

拜帝柱國、賜爵莒國公。

是歲陳禎明元年。

殖贈左光祿大夫。

(七)

卅二

梁銑元年

唐書曰隋大業十三年從子蕭銑稱皇帝於江陵追諡孝靖皇帝。愚按後主殂落後又以其弟子鉅為梁公至唐遂八葉宰相矣詳見諸王傳。會有異鳥至建元鳳鳴。

是歲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西恭帝義寧元年。

二年 為刺史許紹所敗。

是歲隋東恭帝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西隋亡。

三年 東平王閔提為所殺。

是歲東隋亡。

五年 至是年像復大流汗身首如雨竟日不息遂亡。

子按梁主之亡杞恨在多忌而包羞在不殉責以兩言足矣。獨宗祁新唐書一贊以殺降聖唐高謬且以殺故梁子孫之降聖唐高尤謬范祖禹目為淫刑胡寅指為不仁范胡正而

胡尤厚矣。胡之言曰：宜徵周武王封宋故事，詐以江南百里使奉梁祚。雖然，是元魏宇文周待後梁近事也。何遠引武王噫，唐德不及魏周，且蓋之毒猶云聖哉。或曰：子附銑於後梁三帝後，何居曰銑興於隋末，故應附。然并及唐初事，何居曰後梁滅而銑復起矣。銑滅而梁始亡矣。既而曰銑其可與言大禮乎，乃追帝正統之伯，而僅王本生之祖父，通計梁後梁與隋末唐初之梁，幾百年矣。

陳朝。

權長沙王謚曰思。

陳書曰：王琳請鎮湘川，詔追象軍緩其攻。

潘貴妃遂自縊，潔美如生，與史皆行淫穢。

潘妃自縊事見本史王茂傳，然亡齊者此妖也。故於東昏記及茂傳內摘出，另為傳，倣馮小憐，張麗華例。雖然，玉兒不伍小憐矣，以猶能獨死。又梁武本紀云：帝收嬖妾潘妃，誅之，恐

七)

卅三

非實錄。

由海道襲破廣州。

宋書曰：循還廣州，圍季高。由海道襲破，危謂右將軍劉藩曰：廣州雖險固，本賊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季高眾力寡弱，不能持久。下官與季高同歷艱難，泛滄海，於萬死克平廣州，豈可坐視圍逼？於是率兵南還。季高時為賊圍困，單守圍迫，聞田子忽至，大喜。田子乃背水結陣，身先士卒，一戰破之。尋季高病沒，山賊攻沒城郭。田子隨宜討伐，旬日平珍。鼓譟而進，合圍數重。

宋書載田子慰士卒曰：諸軍損親戚墳墓，出矢石間，正希今日耳。封侯之業，其在此乎。

即以咸陽相賞。

宋書載田子謝曰：此聖略所振，武臣効節，田子何力之有。

送義真南還，因據閩中反。

宋書曰：田子典弘之謀，矯高祖命誅之，并力破勃勃安閩中，然後南還謝罪。

年十三過家禍。

宋書曰：時雖逃竄，晝夜哀號，母王氏止之。林子曰：家門酷橫，無復假日之心，直以至仇未復，且苟存耳。

乃自歸陳情，率老弱婦孺請命。

宋書曰：時諸將東討，會稽咸縱其下南掠，獨高祖軍政嚴明，無所侵犯。林子乃自歸。

從伐慕容超，平盧循，並著軍功。

宋書曰：林子從伐鮮卑，行參鎮軍軍事，大軍於臨朐交戰，賊遣虎班突騎馳軍後，林子率精兵東西奮擊，皆大破之。廣固既平，而盧循奄至，初循之下也。廣固未拔，循遣使結林子。

七)

卅四

却密白高祖。高祖還自廣固。謂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克之士多懷二心。惟季通獨斷大義。古今一也。循至蔡州。貴遊之徒皆議遠徙。惟林子請移家京邑。高祖怪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戎。李典舉宗居魏。林子才非古人。然思恩一也。高祖稱善。時林子領別軍於石頭。屢戰摧陷。循揚聲當悉眾於白石步上。而設伏南岸。林子揣其故詐。未有實。及大軍既去。賊果上。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賊養銳待期。而吾眾不盈二旅。難以有功。今拒守此險。足以自固。赤特以賊眾向白石。留者必加老弱。便鼓譟而出。賊伏兵齊發。赤特果敗。棄軍奔北岸。林子率軍攻赤特散兵。進戰破之。徐道覆乃更上銳卒沿塘數里。林子曰。賊沿塘結陣。戰者不過一隊。今我據津扼要。彼雖銳師數里。不敢過而東。必也。乃斷塘而鬥。會朱齡石救至。賊乃散走。

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

宋書曰：時襄邑降人董神虎，有義兵千餘人，祖欲綏懷，初附，即拔為太尉參軍，領兵從戎。林子率神虎攻台垣，克之，神虎伐其攻徑，還襄邑。林子軍至，殺神虎而撫其眾。

林子謂道濟曰：

宋書載：林子言曰：今蒲坂城堅池深，非旬日可拔，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不如棄之，還援潼關。

林子按劍曰：

宋書載：林子言曰：相公志濟六合，許洛已平，關右將定，事之濟否，所係前鋒，今捨已捷之形，棄垂成之業，大軍尚遠，賊眾方盛，雖求還，豈可復得。

宋武復遣林子累戰。

宋書曰：高祖以通津阻要，兵糧所急，復遣林子爭據河源，林

七

世五



子卷甲進討。

宋武令林子差次勲勤，隨才授用。

宋書曰：高祖器其才智，出仕以來，便管軍要，自非戎軍所指，未嘗外典。

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

宋書曰：林子賞賜重疊，皆散於親故，家無餘財。性又至孝，遭母憂，葬畢，高祖不欲使哭泣減損，過典入省，旦夕撫慰。

永初三年卒。

宋書曰：時上不豫，羣公恐以實啟，必有損動，每見呼問，輒答疾病還家，或有中旨，亦假為其答，上尋崩，竟不知也。

寵愛殊異，以為主簿。

冊府元龜曰：濬雖日覽州事，一以委璞，文帝從容問璞曰：沈璞才優才贍，文義可觀，且沈深守靜，且委以事，引典語對璞。

當作舊宮賦。久未畢。濬問之。璞因事陳答。辭甚可觀也。重典書曰。昔聊相敦問。遂斐然成翰。下筆成章。良謂逸才。吾楚慙楚。元門盈申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

以璞為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

宋書曰。俄遷宣威將軍。時昭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無虞。璞以強寇對陣。事未可測。郡首淮隅。道當衝要。乃脩城浚隍。聚財石積鹽米。為不可勝之算。眾咸不聞。朝旨亦謂為過。俄因主拓拔燾。自率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京邑騷懼。腹心勸璞還京師。璞曰。若大眾不矚小城。故無所懼。若肉薄來攻。則成禽也。諸君何嘗見數十萬人聚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肥前事明驗。此吾報國之秋。諸軍封侯之日。眾見璞神色不異。老幼在焉。人情乃定。收集得二千精手。謂諸將曰。足矣。但恐過爾。賊既濟淮。諸將毛選詐胡崇之。威澄之等。為爾所覆。無不

七

卅六

珍盡。惟輔國將軍臧質挺身走，收散卒千餘人來向城。眾謂  
璞曰：若不攻，則無所事。若其來也，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  
人多，鮮不為患。今閉門勿受，不亦可乎？璞歎曰：不然，賊不能  
登城，為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賊之殘害古今未有。  
其中有福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雖烏合，寧不憚  
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也。今人多則退速，人少  
則退遲。吾寧欲專功，緩賊乎？乃命開門納質。質見城隍阻固，  
人情輯和，鮭米器械山積，大喜。及賊至，四面蟻集攻城。璞典  
質隨宜應拒，攻守三旬，盡乃遁。有議欲追之者，璞曰：今兵士  
不多，又非素附，雖固守有餘，未可言伐。但可整舟楫，示若欲  
渡岸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咸以為然。臧質以璞城主使  
自上露板，璞推功於質，既不自上。質露板亦不及。太祖嘉璞  
功效，徵還拜淮南太守，賞賜豐厚。朝士有言璞功者，上曰：沈

璞以謙自牧，惟恐賞之居前。此士燮之意也。

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之奉迎之晚，見殺。

宋書曰：元凶弒立，璞號泣曰：「一門蒙殊常之恩，而逢若斯之運，悠悠上天，此何人哉！」日夜憂歎，以至動疾。會元凶逼令送老弱還都，璞性篤孝，尋聞尊老應出，執轍哽咽，不自勝。疾遂增篤，不堪遠逆。世祖義軍至界首，方得致身。先是琅玕顏竣欲典璞交，不納。竣以致恨及世祖，將至都，竣讒璞逢迎之晚，橫罹世難。所餘詩筆謀文，凡二十首。愚按南史於此二事皆削不錄，無乃以子傳父功未久而罪亦飾耶？讀者辨之。

子約只見。

宋書曰：伯玉林之弟，雲之子。除世祖武陵國南中郎，行參軍。以文義見知，及世祖踐位，累官衛尉丞。世祖舊臣，故佐普皆升頭。伯玉雖有藩邸之舊，一不造問，由是官次不進。士以伯

七

卅七

玉容像似畫。周仲尼像呼為孔丘。舊制。駕出衛尉。出直門。常戎服。至景文。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向上孔丘奇形容。於是特聽伯玉直門。服玄衣。出為晉安王。子勛前軍參軍事。子勛即位。以為中書侍郎。及子勛敗。伯玉下馬獄。見原。復累官太農。解職卒。

杜騏

勇果有氣力。宋偏禪。小将莫及。

史糾曰。此一役也。騏罪可斬。己則委罪。而中人以死。如鬼如蜮。不宜入循吏。今改附於此。

幼文所蒞貪橫。家累千金。

宋書曰。女妓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

吉翰

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史糾曰。典籤固有罪。然罰之可殺之不可。劉法之吏。以寬不赦之民。不宜入循吏。○書索鹵傳曰。蓋吳北地。瘡水人。先

是南地謠言滅南者吳。至是吳年二十九，於杏城天台舉兵。叛南諸戎夷並響應，有衆十餘萬。南主拓拔燾要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吳上表涕順曰：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蒼元踣犬噬之悲，萬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仗義，因機乘寇，南天亡之期，藉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迹天台，爰暨咸雍，義風一鼓，率土響同。師不崇朝，羣狡震裂，珍逆鱗於函關，掃凶跡於秦土。非仰協宗靈，俯息羣頑，焉能若斯者哉。今平城遺虐，連兵大壇，東西狼顧，威形莫接。長安孤危，河洛不戍，闔境顛顛，的望皇澤，伏望陛下給一旅之衆，北陵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進可厭捍內寇，復其巢穴，退可宣國威武，鎮御舊京。使中都有鳴鸞之響，荒餘懷來，蕪之德，燾遣軍屢敗，乃自率大衆攻之。吳又表曰：昔中都失統，九城分崩，羣凶並列於天邑，飛鷲鳩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內發，愍及戎荒，剪偽羗於長安，雪

七

卅八

黎民之塗炭。天未忘難。禍患仍起。猥狁侏張。侵暴中國。縱毒  
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歎忿。傾首東望。仰希拯接。臣  
仰恩天時。以義伐暴。東西結連。南北樹黨。遙憑威靈。千里雲  
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南王二月四  
日。傾資倒庫。典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屍  
蔽野。伏願特遣偏師。垂極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姦酋潰亡。遺  
民小大。咸業生造。太祖詔曰。北地蓋吳起眾。秦州華戎響附。  
奮其義勇。頻致克捷。屢遣表疏。遠効忠款。志梟逆酋。以立勳  
績。宜加爵號。褒獎乃誠。可以為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  
西將軍。雍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秦  
攻吳大小數十戰。不能克。文帝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郡及  
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典吳使隨。宜假授。屠各  
反叛。吳自攻之。中流矢死。吳弟生率餘眾入木函山。皆尋破。

散。北史陸侯傳吳因侯赦其二叔死罪遂斬吳自贖典此不同當從北史。愚按吳身雖居魏而心實係宋故子特從宋書索南傳錄出附宗傳末云而災生命矣夫。

杜驥貪生嫁禍吉翰舞文立威削循吏而入謀傳詎云過乎。

欽定南史文皇  
帝多衛陽雜

臨汝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一

南史四十二

文皇帝

及因襄陽因執害之。

南齊書曰柏年華陽世人為土豪知名州里宗世以晉壽太守討氏賊遂為梁州柏年強立善應對既誅太祖猶曰柏年幸可不爾為之恨恨。

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訓答。

南齊書載太子問少傅王儉等曰曲禮云無不敬上之接下

七)

兪



慈而非敬。今典下之奉上，總同敬名，將不為味。儉曰：鄭玄有云：「礼主於敬，尊卑所同。」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今乃接敬，接下豈在三義？」儉曰：「奉君必同至極，建下不慢而已。」傳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竟陵王子良曰：「礼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典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略為碍。

太子並應機酬答，甚有條貫。

南齊書曰：太子以長年臨學，亦近代所未有。

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資治通鑑曰：太子子孫無遺。

位豫州刺史辛諡憲公。

衛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南齊書魏南傳曰、遙昌字季暉、解褐祕書郎、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為征南將軍、豫州刺史、二年、南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遣參軍崔慶遠詣宏、慶遠曰、屈完有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師當有故鄉、欲使我舍瑕、依違為、欲請卜其事、慶遠曰、未承來議、無可舍瑕、宏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主上與武帝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為鬱林王、通太后嚴令下、迫羣臣稽顙、踐登皇極、未審聖旨何疑、宏曰、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蔡之誅、其二十餘王、內升清階、外典方牧、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孑遺、卿言美而乖實、又曰、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豈不善哉、宏曰、卿為欲朕和親、為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

七)

四十

設酒及羊炙，謀果。又謂慶遠曰：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荅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相之。今近藩無成王之賢，且霍光亦立宣帝，宏曰：霍光何不自立為君？慶遠曰：此非其類，皇上可比宣帝，豈得與霍光為匹？若爾，武王伐紂，何以不立微子而輔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人進城，賜慶遠袴褶，給帶、遙昌。永泰元年卒。帝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豆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為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佳則，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謚憲公。愚按：信如所載，魏孝文何以又遣使臨江，數明帝罪惡，釋則不數，數則不釋，其為南齊書飾詞無疑。南史削而不錄，有以夫。資治通鑑又存其言，誤也。

丹陽王綜

南史作豫章王，梁封也。今改作魏封，以後綜志。

女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

梁書曰：綜懼南歸，無因與寶寅相見。

祖暉並為魏將所擒，帝聞之驚駭。

魏書島夷傳曰：衍初聞慟哭氣絕，甚為慙悅，猶云其子為病風所致，人咸笑之。

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

資治通鑑曰：贊懼而出走，趣白馬山被執。魏知其不與謀，釋不問。梁書曰：為津吏所執，魏人殺之。愚按梁書風傳之說，無足辨。若如南史言贊果欲奔寶，寶何以不與謀？見釋當從通鑑。

綜啟求還時，吳淑媛尚在。

愚按贊既絕，梁武呼東昏父為服斬衰，安有求還理。且前既

七)

四一

云淑媛俄遇鳩卒而今又云尚在一史中自相矛盾則此事  
烏有可知。

嘗作聽鐘鳴悲落葉以申其志。

梁書載其作曰聽鐘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  
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臺聽鐘  
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  
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雁何所栖依依別鶴夜  
半啼聽鐘鳴聽此何窮極二十有餘年冷留在京城窺明鏡  
罷容色雲悲海思徒掩抑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縱橫  
去不歸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悲落葉落  
葉何時還凡昔同根本無復一相關。

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

愚近考高志載綜典主合葬墓無恙所恙維柩無乃梁人假

之耶、梁武又不知以何人之子為子矣。

或曰、綜為東昏侯寶卷子疑耳、子何實其疑、乃改梁武子為東昏、兒子曰否否、綜亦既仇梁武而父東昏、定于一定矣、則從其所仇、與所父可矣、雖然寶卷無嗣、更益以寶卷父負心、鸞則無嗣、愈可具有後也、恨哉、夫至以有後為人恨、則鸞與寶卷之為臣、為猶子、又為君可知矣。

### 典胤俱勸夜攻臺

愚按、遙光殘忍、狂悖、有成事理否、不勸之無反、而以攻臺、勸即攻之、亦無成、若非一死、不免長惡。

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

愚按、南史列二人孝義、然不得死所、何義之有、今改雜傳、始終營護、甚有吏節。

南史初置季直於孝義傳、然繁、東宗室忠臣也、季直捨繁、東

劉胤  
欽定本無

柳叔夜

七

四

宣帝八男  
欽定本缺

而就淵智有之忠安在且淵之失節何足立碑有吏節而無  
臣節宜改謀傳

梁祚不永其以是矣

劉胤兄弟不得死所與柳叔夜而三陶季直不識逆順以齊  
臣嬰梁官直寄焉耳附之齊末宜哉

珣南海王

新唐書宰相世系圖曰珣仕隋歷充光祿大夫梁公食邑三  
千戶贈遷州刺史子鉅鈞鉅隋時嗣梁公為千牛鈞終唐太  
子率更令生渝州長史灌灌生嵩相玄宗二子華衡華相肅  
宗二子恒悟恒殿中御史生僊相穆宗悟為大理司直生放  
相僖宗衡尚新昌公主為太僕卿駙馬都尉生子復相清宗  
次子湛湛生寔相懿宗寔生構相僖宗以事具唐書不全錄  
珣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新唐書世系圖載瑀相高祖。又傳曰瑀字時文。九歲梁封新安王。幼以孝聞。梁已入長安。女兄為晉王妃。瑀好釋氏。又兼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嘗以劉孝標辨命論詭悖。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頌言。諸葛穎嘆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為太子。授右千牛。即帝位。妃為后。而瑀沒親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藥。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為道階矣。后聞。責之曰。爾亡國之後。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語。罪當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行旨。稍見忌。煬帝至雁門。為突厥所圍。瑀謀曰。夷俗可賀。教典兵馬事。况義成公主以帝女為之。若走一單使往。喻宜不戰而解。又眾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復事遼東。故息不肯戰。願下詔赦高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公

(七)

四



主說辭謂突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瑀言。謂群臣曰。突厥何能為。瑀乘未解時。乃紿我。遂出瑀為河池郡守。郡有鈔賊萬人。吏不能制。瑀募勇敢士擊降之。悉捐資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眾數萬。高祖入京師。招之。擊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秦王領右元帥。攻洛陽。署瑀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連。無所憚。上使宣。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故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初。瑀開內田宅。悉賜勲家。至是。還給之。瑀盡以分宗族。獨留廟堂奉祀。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年。

以榮感犯古執法求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元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瑒不能無少望乘罅切諫辭旨疏蹶太宗怒廢於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為左僕射帝問瑒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瑒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賴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明効帝納之始議封建坐典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為晉州都督入拜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瑒論議明辨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瑒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瑒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為太常卿拜河內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帝嘗曰武德之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願朕扶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瑒於爾時不可以利休死懼社稷

七)

四

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眾持法，主怒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耶？晉王為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礼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而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言，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膠固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惜感否？因為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間請捨家為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為，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耶？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斂以單衣，無卜日。詔贈司空。

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諡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諡貞禎。  
愚按瑀孝明親子故全錄唐書餘不盡錄。後梁春秋曰後  
主一男鉉位襄城通守集州刺史。

宗族無少長皆棄市。

南史初從陳書置曇朗賊臣傳然琳固梁忠臣也應琳者豈  
得為賊今改附梁諸臣傳後。

禍胤將作不可下援臺城宣帝納之。

資治通鑑曰岳陽王譽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  
據武寧遣使至江寧詐稱赴援眾議欲告以侯景已破令其  
退軍湘東王緝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進也乃使謂大寶曰  
岳陽屢啟連和不相侵犯卿何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  
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澧水待時進軍譽聞召大寶  
軍還。

七)

四五

陳亡任隋起居舍人。

愚按允恭入唐累官太子洗馬著後春秋惜不傳明姚士舜補之仍其名。

尹正

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此。

愚按是時代梁孝元者為子謹韋孝寬謹則宇文泰所取計而孝寬則先挫高歡於玉壁歡懼邑疾死兩人知略乃爾豈頓為宣帝所誘而俛首就戮若果用此計不但無成有立敗耳姑取其志可也若以不用德毅為失策真書生迂見。

武帝一子闕母以。

愚按昌乃武帝子宜另立傳冠於文宣諸子首不宜混入陳宗室傳內今改之。

張偉

酖君求生不如死乃自斂而卒。

愚按偉宜入晉書姑附此以著宗惡。

庚子曜

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殺之。

顏氏家訓曰梁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友愛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為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杜栢

父經產見隱逸。

南齊書曰同郡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栢常在側融指謂曰昔陳太丘名元方方之為方以今方古古人何貴。

劉秉  
彥節

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

史糾曰景倩志操立於童年胡至此人之多言譬蠅點壁書史之誣猶眾口也。愚謂即繁有之亦宜為忠臣諱而况必無此必諸淵王儉文其過以掩己罪耳噫繁納貨而方孝孺叩頭矣。

七)

四六

率軍來應，秉侯伯等并赴石頭事泄。

宋書曰：其日秉懼擾不知所為，晡後便來裝束，暗載婦女，席卷就繁，由此事泄。

中旨用嗣祖為師。

愚按：嗣祖仕齊則醜，仕梁則可。

吾本濟國家，豈計此之升降。

宋書曰：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厝同異。

遣人取舟及流查大將囊米。

宋書曰：攸之從子懷寶為賊帥，在諸圻遣親人楊公讚齎書，書誇攸之，乃斬公讚，封書上呈。

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力所斬獲。

宋書曰：初劉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眾并懼，攸之曰：不然，若

沈攸之

劉思忌

遂被殺贈冠軍將軍梁州刺史。

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言惑眾耳勒軍中不得妄動。

愚按綱目不書思忌死事偶遺耳乃發明者誤云以惡蕭鸞故鸞之篡弒與思忌何與故子特撮其事為傳。

蕭子晉

兄弟皆有異謀并遇害。

愚按子晉等固梁齊志也不得云謀反伏誅作齊書之蕭子顯以齊孫秉筆梁代故不敢不云然南史何為不改故子特改入節義亦曰齊孫應然耳。

蕭推

侯景之亂守東府。

梁書曰推隨方抗拒頻擊挫之。至夕東北樓主許壽華啟開延賊城遂陷推握節死之。

元顧

獨顧無愧云。

七)

四七



此三人皆梁忠臣也。乃附侯景傳內。去埋名幾何。若願以北  
國宗子。作南朝忠臣。尤為僅見。故子特改列節義。使復見天  
日云。

及琳

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者。其有所論進。帝皆任使焉。  
陳書曰。子高隨侯安都征留異。頓挑支嶺嶺巖下。時子高兵  
甲精銳。別列一營。單馬入陣。傷項之左。一警半落。平除假節。  
貞毅將軍。東陽太守。

鞭妃

一百。其夕狂主亦殞。非命。

江氏宋南平王  
錄妃

或曰。子改江妃於烈女傳。何也。渠未死。予曰。死志。以鞭代刎。  
典。緼以子代軀。不烈妃。誰烈。漢湖陽公主坐屏風後。聽宗弘  
酬對。對未知再醮。乞氏與否。即謂二天可也。志移。妃一身白。  
而三子血。雖未知。因痛致殞。典否。即謂烈女可也。志定。噫。何  
必死。

晉陵公主劉氏  
原註見謝弘微傳

晉陵公主劉氏

顏氏家訓曰、謝氏、梁鄱陽王世子嗣妃、父遵、當侯景之亂、妃主姬妻、鮮能潔處、獨妃登屋、詒怒、為賊射殞。

吳康之妻趙氏

趙詣鄉里告乞

南齊書告乞作自賣。

陸楚媛

女以身蔽刃、先父被害。

顏氏家訓曰、張氏女、吳郡人、三歲喪母、有靈、牀上屏風、乃母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晒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但、不能飲食、延醫視之、皆云腸斷矣、因吐血卒、中外憐之。

陳叔陵

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劍、進叔陵怒。

陳書叔堅傳曰、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為。

陳伯固

伯固懼罪、詣求其意。

七

四上

愚按伯固此事，與宋始興王濬論太子幼同。

明興化李 清映碧著

南北史合注

南史第七冊 佚篇下

本冊編集者 豐縣 張翼翔

全書統纂者 鄆山 徐靜波

七)

四八下